# 旅行雜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第二十一卷・四月號

CHINA TRAVELER
Vol. 21, No. 4 - April 1947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及儲蓄信託業務

宗旨：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發展國際貿易。

總行：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本埠分行：

上海愚園路 上海南京西路 上海八仙橋 上海林森中路

上海北四川路 上海東大名路

外埠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鷄 長沙 長沙北城 南昌

屯溪 漢口 漢口漢正街 蕪湖 南京 南京珠江路 南京下關

南京大行宮 鎮江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廣州漢民路 北平 北平東城

北平西城 天津 天津黃家花園 天津梨棧 青島 濟南 蚌埠




Int. Copr. Res. Copr. 1942 Borden Co.

上海

# 永安有限公司

## THE WING ON COMPANY

FED INC. U. S. A.

**統辦環球貨品**

**推銷中華國產**



地址
南京東路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
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永安公司爲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大東旅社・鸞鳳廳　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大東跳舞場
七重天咖啡室
永安月刊社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舖面・

帽部　男裝部
女式部　毛衫部
襪部　手袋部
手巾部　化粧品部
藥部　水瓶部
文具部　花鳥魚部
墨水筆部　糖果部
伙食部　烟草部
五金部　燒青部
玻璃部　磁器部
茶葉部　酒部
南貨部　禮券部

・二樓・

綢緞部　疋頭部
毡被部　京蘇部
裁縫部　新裝部
皮貨部

・三樓・

照相材料部　永安攝影室
象牙部　鐘表部
銀器部　首飾部
眼鏡部　電器部
收音機部　運動部
玩具部　鞋部
音樂部　漆器部

・四樓・

傢具部　皮箱部

#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一卷 四月號 目次


杭州三潭印月……陳修……封面
在蘇聯旅行……伍蠡甫……一
美國記者看東北……張德乾……一三
中國兵逛紐約……徐同鄴……一九
我從湖上歸來……陳其英……二二
記故都湖海之勝……朱偰……二五
靈岩山水情……陳適……二九
蜀隴紀游蹤……饒毓菁……三七
題松江懷古記……姚鵷鶵……四一
台灣屐痕記……蔡禹門……四三
湖上春光（美術圖景）……阿暎……五一
展新的京滬路（美術圖景）……陳其英……五二
雨中羅馬……張安治……五三
一片孤城万仞山……陳澄之……五五
巴黎漫步……王琦……六〇
峨眉山的猿群……朱伯商……六二
訪印度蒙古兒王朝故都……周祥光……六三
愛爾蘭河谷游……霍宏暄……六七
好望角一週間……菽園……七一
海屋劍客群（長篇小說）……葉勁風……七五
交通消息……記者……八三
京滬滬杭兩路時刻表……八五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叁萬元

二、本社收款後掣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概以掛號寄遞

四、來款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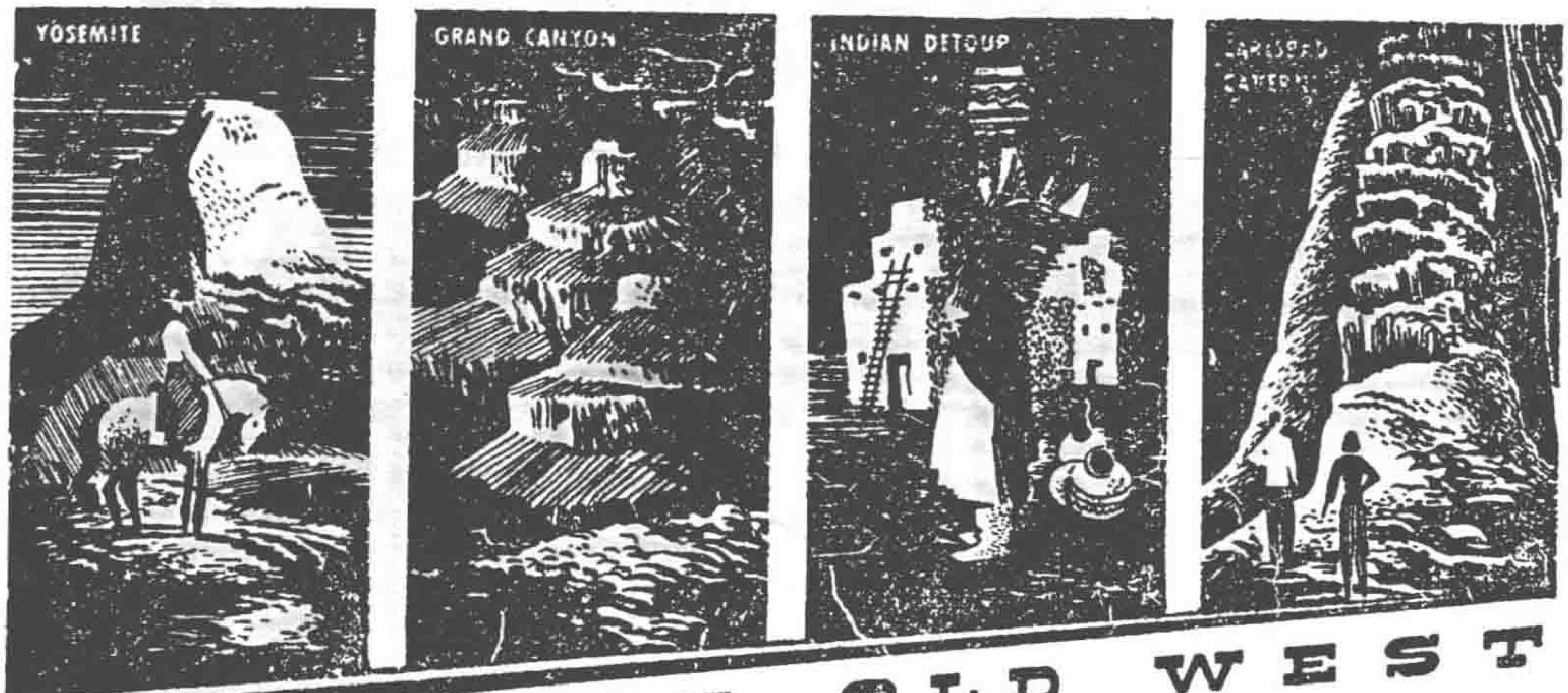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概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為限

七、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國幣 $5000 圓




# VISIT THE OLD WEST

# Vacation IN AMERICA

★ Enjoy a memorable, relaxing holiday on your next vacation in the States. ★ On Santa Fe's modern, streamline trains, with their luxurious sleeping accommodations; famous Fred Harvey food and exacting Santa Fe service, you can visit the country where America grew up ★ Pause a day or more in Historic New Mexico for an intimate detour through age-old Indian pueblos and primitive Spanish-American villages. ★ Follow rim drives and thrilling mule trails at Arizona's wonder of the world, the Grand Canyon of the Colorado River. ★ Explore the hidden witchery of Carlsbad Caverns underground in southeastern New Mexico. ★ See the majestic mountains, waterfalls and giant trees of Sequoia. ★ All these and countless other scenic attractions along the Santa Fe Railway, can make your trip to America the best remembered vacation you have ever enjoyed.

## 西美古蹟一覽無遺

在美渡一值得紀念怡目賞心的假日，請乘新型穩快之「聖太飛」列車。臥車佈置之華麗，著名「佛萊哈維」車餐之佳美，以及「聖太飛」鐵道一貫誠懇之服務精神•君可遍遊西美郊外，飽覽昔日之美洲情況。如中途分程一日或二日往遊含有歷史性之新墨西哥，從而深入印第安人及西班牙人古村落，作一身歷其境之考證，更屬可貴•

火車行經險道奇境，如「亞力祟」世界奇景「考樂拉度」河大峽谷等在新墨西哥東南部可探視幽勝之「客斯班」大地洞，並眺望崇山峻嶺，瀑布巨松，沿路奇異美景，指不勝屈，使君此行愉快，永不忘懷矣。詳細情形，請照下列英文地址函詢

「聖太飛」鐵道在進輪口船抵埠時派員洽助行旅

Santa Fe

**WRITE, C. C. Thompson, Pass. Traffic Mgr., 121 E. Sixth St., Los Angeles, Calif., U.S.A. or**

**T. B. Gallaher, Gen'l Passenger Traffic Mgr. 80 E. Jackson Blvd., Chicago, Ill., U.S.A.**

★ *Santa Fe Agents meet all steamers on arrival to assist with travel arrangements*

# 在蘇聯旅行〔上〕

約翰・斯特羅姆著

伍墨衢

著者現年三十四歲，已婚，有子女三人，原住在芝加哥，但在伊里諾伊斯州克拉克邑長成。他雖出身草原，却關心國際事務，曾遊歷五十五國。他在宗教上是浸禮會的會員，又是規矩會的會員，在政治上加入共和黨。他在伊里諾伊斯大學畢業後，即環遊世界，訪問甘地等著名人物，寫成世界遊記。於是加入中西部著名農報「草原農民」。任管理記者。最近出遊蘇聯，寫其沿途見聞，成文六篇。他又是美國農務記者聯合會的會長。

## 第一篇

莫斯科——俄國人民不要戰爭，而要和平，因爲和平是他們改善生活程度、整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以及建立家庭、農場、工業、以爲將來計劃的唯一機會。這次我獲得獨一無二的機會，經過巴埃洛魯西亞、烏克蘭、高加索、莫斯科，而無官場領導員或檢查員爲伴，獨自旅行四百哩，所得的印象是極有力量的。

我在許多工廠、農場、市場、家庭中跟俄國人隨意談話。我不知道史太林在想什麼？或莫洛托夫在想什麼？但我能知道俄國的廠工、農夫、跟一般公民所想的，跟所說的。

我覺得我的機會是旁人罕有能獲得的，很少人曾邀俄國當局准許，遊歷蘇聯，不受妨礙。就我所知，沒有一個報人會得到這麼大的自由，而可隨意到達各處，隨意跟人暢談，——尤屬難能可貴的是：在所謂鐵幕後面攝取生活跟現狀的照片數百張。

我於電達史太林總理後，才得到這個特殊權利。平時由正常機關請求赴俄的護照，往往費了六個月的功夫，仍不能達到目的。我籲請史太林准我以美國農場刊物記者的身分跟俄國普通人民會談，藉以增進兩國人民間的諒解。我旅行完畢後得到比農務部長所發告誡更堅決的官方訓令，命我「據實而言」。

我的底稿未經一個官員檢查，我旅程中所到之處，沒有一人引領，所以我得目覩共產生活的「良好」景況。我在俄國城市農場所映的照片數百張，甚至沒有一人曾驗看過。

### 農夫赤足犂田

我經過的許多地方，以前是俄國的「麵包籃」。巴埃洛魯西亞的農夫仍在赤足犂田，他們現在仍舊挨餓，他們現在仍舊住在經過慘烈戰爭所餘的荒墟中。他們厭惡戰爭，因爲只有深知戰爭可怖的人們才能衷心厭惡它。他們曾從上次戰爭受到痲木、飢餓、流血，因此想及又要跟一個大國開戰，不勝恐怖。許多人堅決地告訴我，那個國家是他們熱切心愛的。

「美國濟助我們糧食，使我們免去飢餓，」莫斯科街上一個女子說道。「美國供給我們斯蒂陪克卡車，那是幫助戰爭勝利的，」史太林格勒的一個兵士說道。

我的旅行是用萬花筒的方式，或乘飛機，或乘吉普車，或乘火車，或乘自動車，或步行，沿途獲得種種印象，今分列如下：

（一）俄國公民對於美國所知道的，比我們平日所望於他們的爲多，雖然受管制的俄國報紙登載世界消息是有限制的。

（二）俄國人民對美的眞誠感謝，不但因爲我們援助蘇聯擊敗德國人，並且因爲「聯總」源源地接濟糧食，減輕他們的飢患。

（三）人民在報紙中讀悉美國現正蓄謀侵略俄國，並將以原子炸彈爲攻具，大爲驚呆。

（四）俄國所行的共產主義，遠非烏托邦。

當我旅行經過蘇聯時，漸覺俄國人民——現在非說蘇聯的報紙或蘇聯的領袖，——深切關心美國跟美國的各事，這在史太林格勒可以得到幾個證據。

我的汽車夫曾請我在他的吉普車旁替他攝一照片，所



莫斯科也有乞丐：在莫斯科大教堂前面，大約聚着有八十餘個，大多是跛足的，盲目的——分立着兩行。圖中婦人正手握着一把零幣，在一一施散。

以我能告訴美國人民，俄國人如何感謝美國幫助他們所用以擊敗德人的這種租借設備。

某天我走到一所農業機車站，見站前懸有一板，上書歡迎「我們的美國朋友」，板的下面集有許多兒童，向他們初次所見的美國人歡迎揮手。

「我們現正在史太林格勒周圍的空地上栽種美國白楊樹，」一個農業專家說，「使這成一種象徵，——建成全世界的團結。」

我們剛在集合農場的家宅中飲了一杯茶，準備餐品的幾個婦人大踏步走入，其中一個說道：「希望你把我們的歡迎帶給美國的姊妹。」胸前佩着獎章多枚，兼任黨員的一位紅軍軍官，說道：「請你告訴美國人民，我們永遠不忘記他們在我們急需時所助的一切。請你把我們的謝忱傳給大衆。」

## 殘廢兵領照擦皮鞋

鄉議會的主席說道：「美國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我很想一遊美國」。

在我們離開史太林格勒前往莫斯科的前一夜，有四個年二十歲的女孩從二十哩外一個集體農場渡過伏爾迦河前來送我臨別的禮物，——番茄、有漿小果、蘋果、胡瓜、各一籃。她們要向我問問關於美國的數事：「美國可有集合農場？」「美國的婦女曾在前線作戰像俄國婦女一樣嗎？」「美國男女兒童到幾歲才運動，他們可有俱樂部嗎？」……

「你替那一個機關工作？」當我站在莫斯科薩伏旅館外路旁問那替我擦皮鞋的殘廢兵士道。「我替我自己工作，」他傲然地回答道。他又說他每月付一千五百枚盧布執照費給政府。（照外交的匯率每月台美金一百二十五元，照正式的匯率每月合美金三百元，）雖然擦一雙皮鞋只賺三盧布至五盧布，但執照稽查員一到，就得付清捐費，其餘賺得的錢勉强够養活家庭。

當我們乘渡船渡過伏爾迦河時，我跟一個小女孩談話。她肩上掛帶軟擔，一頭是一籃胡瓜，一頭是一器牛奶，手裏還拿着她的鞋，預備到鎮上時再穿。牛奶是家中的產品，集合農場的農夫都有一頭牛、一頭小牛、一隻母猪、十隻羊、十個蜂房，雞是不限數的。集合農場的每家都有隙地栽種胡瓜，那小女孩把家中多餘的牛奶胡瓜帶到市場上去賣，每瓜特牛奶賣價約美金五角五分，胡瓜每隻約三角。

五七—三〇六

我很想買一方地，自己種胡瓜，可是土地在蘇聯都屬國家所有，人民不能置有的。

俄國人都受鼓勵，從事工作，這是美國工業專家從未聞知的。工業分工制已完全移到農場，例如：我所參觀的一處國有農場，一個女孩飼養賽馬的母馬，連清除馬廐工作在內，每匹每月由政府給費四十盧布。母馬有了孕，給費一百五十盧布。生了一隻健全的小馬，給費五十盧布。小馬每月給飼養費五十盧布，直到滿五個月爲止。

這種鼓勵制度並施於積存肥料跟試種終年不斷的小麥諸工作。例如：科學家試種一種新穀類成功後，按畝數給以豐富的酬勞金，所以他們在財政上是很寬裕的。

巴埃洛魯西亞或烏克蘭的每一村，都有十餘人述及戰時的慘事。我到的一個農場，有三十八家的男婦兒童都被殺死。某鄉的房屋全被退走的德軍焚燬。蘇維埃聯邦中的一個小共和邦在一小隅地方曾爲共同勝利犧牲了三十萬人。

『那是過去的事情，現在我們都注意前途了』，一位烏克蘭的官員說。

## 皮鞋一雙美金百元

五年戰爭的創痛，一時不易平復。俄國人今日所關切的，不是牛排跟汽車，却是麵包跟皮鞋。莫斯科市上軍用皮鞋每雙售價美金百元，因此農場工作者現都赤着兩足。

烏克蘭在戰前是全世界聞名的機械化農區。今夏最觸目的景象是：婦女們在用鐮刀割禾，並彎着腰在用手綑紮，這因爲農場中的大部分機器已在戰爭中喪失。正像巴埃洛魯西亞一樣，因爲無犂田機跟馬匹，當春種時，五十萬英畝的農場都用人力任犂田的工作。那些工作者或赤着兩足，或用破布裹着。農場工作者中婦女佔百分之八十。我所到的一處農場，一百八十名工作者中有婦女一百四十名。史丹林格勒清除瓦礫的重大工作，也多由婦女跟十餘齡的女孩担任，因爲沒有清除機器，這些女孩耐勞地把碎石裝在無輪的手推小車中，然後由兩個女孩各提一頭搬走。婦女並在路上鋪磚、駕滾地機、並任其他的工作。凡男子所能做的一切，婦女都能好好地做。

『沒有婦女，這次戰爭我們決不會勝利，』一位蘇維埃官員說。

我問農務部長皮尼狄克托夫，蘇聯何時才能恢復常狀？——哦！十五年到二十年。——又問婦女在農場中做多少工作？

『只約百分之五十五，』他回答道。

蘇聯正在收穫戰爭開始後的最大收成，但配給至少須實行到明年。基本配給品都以廉價供給人民，因此每人不問賺錢若干，都有麵包可食。麵包每磅售價不到美金四角。（配給價近曾漲高三倍）倘若工人不用他的配給劵買物，他能到商店中或自由市場去買。鷄蛋每枚價美金八角，白塔油每磅價美金十元，兩磅重的小鷄每隻價美金二十元。每一工人每月的工資平均不到三十元，所以鷄味是無分嚐到的。

## 最需麵包增種小麥

農人所吃的各物，比較良好。甚至他們也在向來種菜蔬或花草的屋後餘地上栽種穀類。我問集合農場的一個農夫，爲什麽不種番薯。『因爲要使自己家裏有些麵包，』他答道。

莫斯科浸禮教會的教堂牧師或將問我爲什麽不進莫斯科教堂。的確，我曾進過教堂，——但那是俄國的正教教堂，我幾未涉足。天主教堂內外都擠滿了人，甚至窗下也集有多人，靜聽彌撒的短節，跟悅耳的音樂。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人臉上現出渴求什麽的神色。

他們愛美，愛華麗的展覽品，愛教堂的音樂。『你不能禁止俄國人不到他們的教堂裏去，』那位主教告訴我。

鄉間也是如此，農場的每一家的角落裏都設着宗教的神龕。莫斯科反宗教博物館自一九四三年起停止開放，但我仍在面對紅場的一所博物館外的牆上看見『宗教是人民的麻醉物』幾個大字。

我在明斯克時，巴埃洛魯西亞邦的外長基西洛夫邀我去『喝一杯茶』，——這是俄國宴會的名稱。我在舊金山報告聯合國會議情形時，曾



紅軍退伍時，多領到一雙聯總的皮靴，在莫斯科約可值一百元美金。圖中這個士兵手提着的一雙，有個婦人想以幾聽罐頭食物跟他交換，他未允諾。



☞在莫斯科行人道上擺着擦皮鞋攤，得繳納每年一萬五千盧布（約合美金一二七五元）的牌照費。這是政府准許戰時因傷退伍士兵從事的自由職業之一。

會見過他。我告訴他我現在遊歷歐洲跟蘇聯，爲要將這些國的人民介紹給美國人民，——這是進至持久和平的最佳途徑。

他表示同意，「我在舊金山時會跟許多美國人談話，」他說。「我跟商人會談，跟教員以及專家會談。他們沒有一個願意再見戰爭。他們都說我們能够並且必須共同經營和平。」

「是的，部長先生！」我回答道。「我正在巴埃洛魯西亞遊歷一週，我曾跟貴邦的科學家會議，又跟用鋤頭鐮刀在田裏工作，以求產生急需的糧食的人們會談。他們一口同聲說：『美國跟蘇聯必須結爲朋友。』」

他點點頭。「是的，這是他們同一的情感，」他徐徐地答道。「所以我們的工作似乎重在教育外交家。我們的外交家是我們的主要問題，——他們必須示以達到和平的大路。」

# 第二篇

莫斯科——我由柏林乘俄國軍用機C147號飛抵莫斯科郊外的飛機場，取下行李後，站在黃沙的風塵中，不知如何得入二十五哩外的城市中。

我頸上掛着攝影機三具，還有一具塞在衣袋中，所以很令人注目。跟我同機而來的陸軍軍官十二位都向行政公署方面走失所在。除我外同機的平民只有一位，他是參加莫斯科工聯大會代表，仍站在飛機旁邊。

兩個男子一個女子走來。一個問：「美國人嗎？」我點點頭，「工聯嗎？」

「不」我答道，「我是訪員。」三個人操俄語談了一陣，於是那發言人高興地大呼道：「來！來！你們是工聯，我們送你們到莫斯科去。」

三個人駕了一輛汽車來到飛機旁，邀我上車，並將我的行李搬入，於是便駛離機場。這時我才知道他們是爲了歡迎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世界工聯大會的代表而來的。場門口有一個守衛要問一兩句話，那汽車夫傲慢地指指後座的「工聯代表，」駛出機場，飛也似的直向莫斯科進發●

當晚我會見美國新聞訪員數人，告訴他們我如何入城，甚至未受稅關檢查的情形，他們都不相信。

「我站在飛機場四小時，任那些關員檢驗我的行李，」其中一位說道。

「他們甚至叫我把我的香水瓶的塞子拔掉，」另一位太太說道。

「你降地時可會攝取機場的照片？那你眞儍了。」第三人說道。

「我這才證明一件事，」第一位又說道，「俄國人是令人不能捉摸的。本週星期二日跟星期一日相接，而下週却不同了，——至少在蘇聯是不同的。」

他們借了錢給我，等我把美金兌換後再歸還。他們又警告我不必把這事放在心上，要用錢的地方多着哩，——這不是在中國。

我週遊世界許多國，覺得美金是偉大的。（我永不忘記在中國時，住在旅館的一室中，一天吃了三餐，剪髮、修面、洗頭、按摩、並乘人力車行了四哩，一共花去美金五角。）第二天我把一雙値價美金六元冲皮的鞋子換了半跟，那賬單竟高至七元六角，這我才明白了。

我立刻籌算我的財政，知道外交的兌率一盧布值美金八角，其他外國人用錢，都照正式的匯兌率，一盧布只值美金兩角。幸虧訪員在財政上可享外交家的權利，否則我那半跟要花美金十九元了。

我特別謹愼向一街販買了一方冰淇淋，價是六個盧布。初聽却還不貴，但計算之下，要花美金半元。倘若不是外交家，更要一元二角了。

## 啤酒美金二元二角五分

政府優待外國人，使他們住在內國旅行人旅館中。莫斯科住屋奇缺，常常一間屋子住上六個人。（每晨我由蘇伏旅館望見對街一間屋子中有一個人睡在書架上，生怕他一翻身將跌下。）但內國旅行人旅館常常使我得獨住一間屋子，只要在一小時前通知，他們將原住的幾個俄國人移出後，便可住入。旅館中的食券外國人得享減費的優待，每餐平均只花美金一元六角。

我曾邀另一大使館的一位俄友同去吃一頓晚餐，承他的美意，指明每人須花美金三十餘元，太不值得。只一瓶啤酒已要美金二元二角五分啦。

於是乃改到他的家中進晚餐。我們站在一家麵包店前排班等候一小時，得到配給的麵包。一個人會看看他的配給券，我心想因爲受他的招待，分去了他的利益，覺得有些兒慚愧。俄國人的餐品，麵包要佔一大半。一個事務所的工作者每天所得的麵包，重約一磅微過些兒。工業的工作者重量比此增多。我的朋友在一個月中可領糖兩磅，脂肪一磅四分之三，粗粉或通心麵四磅半，魚或肉類四磅又十分之八。

「只在最近兩個月中，舖子裏沒有一些脂肪或肉類，」他說道。他會給一個鐵路友人一百盧布，在鄉間或火車所經過的任何小村中買一磅猪油，「那是煮番薯所必用的。」（甚至價須每磅美金八元。）

他的妻子跟小孩的配給品，都少上許多，——他們不是生產的工作者。

「你靠了這點能生活嗎？」我問道。

他說明他有一方園地，有時他的妻子前往莫斯科郊外樹林中去覓取野生菌跟有槳小果之類。「政府鼓勵我們養牛或奶羊，」他說道。

自由市場或百貨商店出賣零星物品，可補配給品的不足。所以我們同到一家商店去，那兒不必有配給薄，只要有錢。他買了一隻蛋，（我隨後知道是供我早餐用的，）費去美金九角。



蘇聯農場上的工作者百分之八十是婦女。

## 外交家出售舊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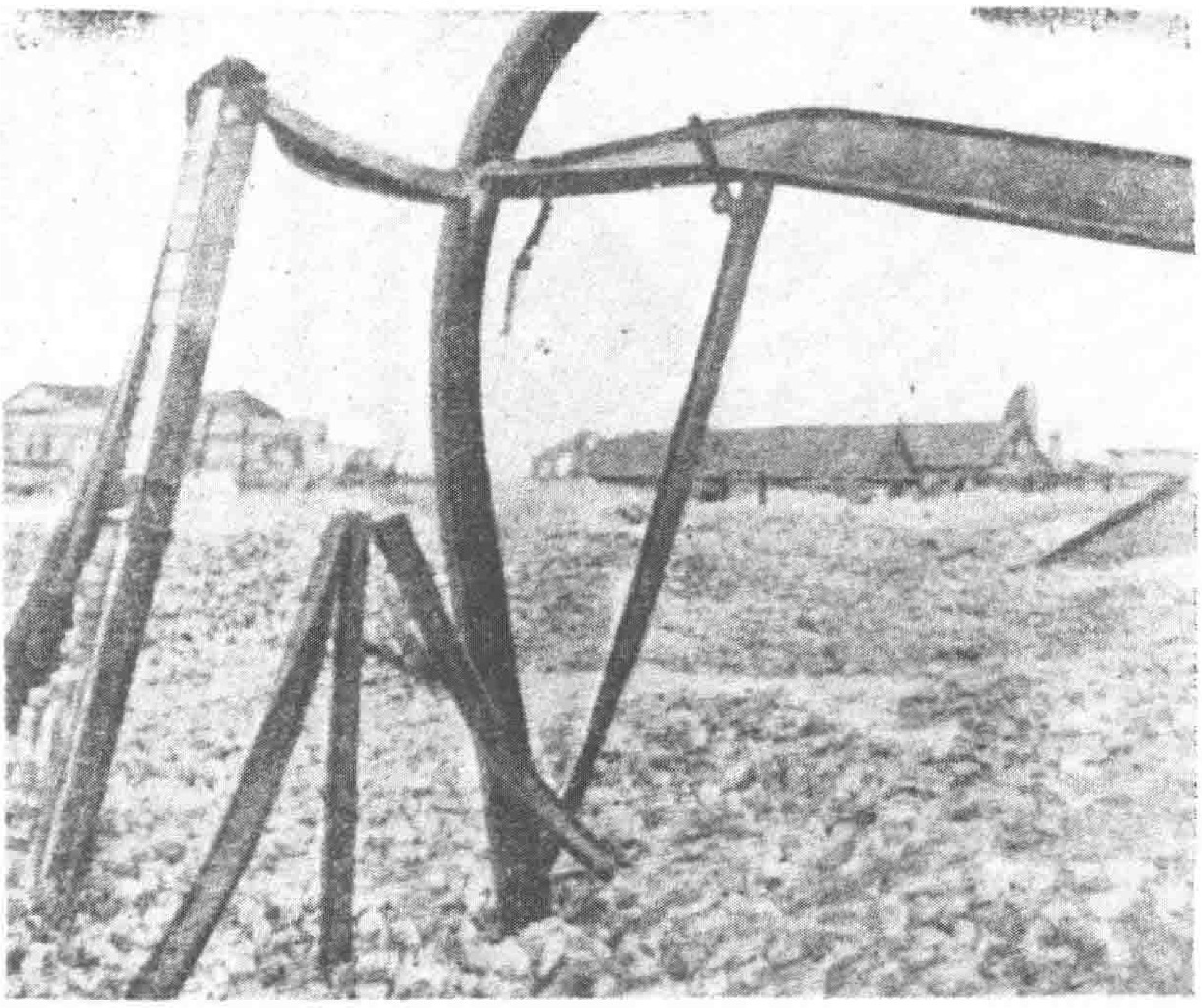
「我們在這兒買不起許多，」他提高嗓子說道。牛奶八角一瓜特，五分錢一方的朱古力高至二元五角，糖十二元一磅。店中滿集買客，但實在買的人很少。蘇聯平均的工資每月不滿五百盧布，——美金四十元。學校教員每月三十二元，汽車夫每月八十元。

「我們眞正得到豐富的食品，沒有多時，」我的朋友歎息地說道。「我國正在進步時，戰爭突然爆發。但史太林總理今春曾說糧食配給制本年定可取銷，」他說時臉上現出愉快之色。（最近克里寧宣佈糧食配給制須至一九四七年中始能取銷，他聽到這訊，定要大大失望。尤其失望的是：政府某日已將配給品的價格增高三倍。）

戰爭使俄國人受到慘烈的打擊，但他們招待賓客的慇懃，依然如故。他願意只吃他的一半黑麵包，而把餘下的一半恭敬地獻給你，毫無難色。

「爲什麼不賣去你的大衣？」我的朋友問我。「在這種熱天，你不必把它帶回家中。莫斯科可賣美金一百五十元。」（我的大衣買價五十元，已在服軍役中穿了一年。）

這種出賣是合法的，許多外交家實際都在離俄之前把他們的衣服



明斯克全城房屋被炸毀或燒燬的佔百分之八十，克復已經兩年，還是一片瓦礫。

賣掉。

「我們的銷費品實在不够，」這是一家寄售商店的經理一個簡單的解釋。任何衣着都可託寄售商店代售，售去後只收小數的佣金。「我們的工廠在以往六年中專製軍用品。人民的計劃不得不放在一邊，以待戰事終了後再說。」

所以在各城市跟鄉村中交換市場如雨後的春筍。任何人有什麼東西要出售，或交換，都受人歡迎。一位俄國朋友稱它們為「催動」市場：「每個人催動旁一個人到那兒。」

你能在那些市場上買幾隻瓶或一紮草，紮緊了可當粗拂帚用。你能買些菸草，磨碎了可裝在烟斗裏吸。你能買一條絲帶，一隻梳，一件舊衣。我看見一個女子買了一隻鞋子，再到旁處去配對。不一定要相配，不過合成一雙罷了。

美國大使館的俄國女童曾見館中有一冊美國的衣裝目錄，於是大家拈鬮，拈到的可在晚間帶回家去賞覽。她們不過要看看耀目的用具，奢華的衣服，——這些東西在美國是人人有的。

## 不平等的共產主義

「我們由於實行五年計劃，總有一天也會有這些東西的，」一個二十歲的女童堅決地告訴我。她帶我到一所展覽會去遊覽，會中陳列莫斯科工廠為國民所製造的許多樣品，其中自機器脚踏車至無線電機，自家具至玩具，色色俱全，都是良質的商品。但另一個人後來對我說，「什麼商店可以買到這些東西？請你帶我去。那些不過是博物館的展覽品罷了。」

蘇維埃的官員坦白地直說：「那帶我們到共產主義的，我們現在還沒有達到哩。」蘇聯政治學理的主腦之一余定，却這麼說：蘇維埃聯邦含有社會主義，它的口號是：「從依每人的能力——到依每人的工作。」換一句話說，你可以得到你工作所值的工資。這便是一個劣工每月可得美金二十四元，一個科學家每月可得七百元，此外還供給一輛汽車，一所住宅的理由。

「我們正向着共產主義進行，」余定又說。共產主義的口號將為：「從依每人能力——到依每人的需要。」那是要有豐富的物品，够用的汽車、牛排、冰箱、供給每個人。余定最坦白說明蘇維埃聯邦達到這個富足世界，為期尚遠，因為向此進行的工作已被慘烈的戰爭打斷了。「在今日世界上只有一國，物品豐富，生產力偉大，能够一夕成功共產主義，那便是美國。」

好嗎，這是共產主義，——像他所向我解釋的。

今將談到俄國的宗教問題。我在莫斯科大教堂所見的景象，將常留在我的腦海中。那堂中聚集着好幾千人在禮拜。我費了許多力才得擠進去。那些人有的赤着脚，有的已有孕，站了將近三小時，全在渴飲慶祝彌撒。一個女子匐伏着，嘴唇貼着教堂中的神聖的地板，我幾乎踏了她。堂中人氣薰鼻，使人氣悶。唱詩班的青年有的穿了短衫，有的不帶領結，在至可動人的甜美宗教樂聲中放聲高歌，很是悅耳。

## 教堂受國家的輔助

當那數千人禮拜完畢後，紛紛擠向前去吻那滿面子思的主教的手。當那主教替他們祝福時臉上所表現的慈祥神態，使我不能遺忘。因此我便去拜候他。他是俄國正教教會的領袖，名亞力克齊，他的住宅是前德國大使所住，而由政府贈給他的。

「主日我在教堂裏曾看見過你，」他向我致敬道。「我很感謝你來訪我。」

我告訴他當日見數千人紛紛擠進教堂，甚至只能站在教堂旁邊，使我不勝感動。那在伊里諾伊斯州西聯地方的浸禮會教堂是沒有這種盛況的。

「是呀，」他說。「俄國人天性尊崇宗教。他們愛偉觀，愛教禮，跟愛我們教堂裏的音樂。」

「神父，美國人民願意知道俄國是不是有宗教自由？」我爽直地問他。

他的答語也同樣爽直而簡單。「有的，我們享有宗教自由。任何人



要設立一個新教堂，前來申請了後，我們便幫助他們組織。政府供給木料，跟其他應需的材料。政府很願意幫助的。」

他又接着說蘇聯現共有教堂二萬五千所，教士近四萬人，現正開辦教士高級訓練學校。蘇聯現有浸禮會教堂，天主教教堂，回教禮拜寺。

政府已設立一局，專跟教堂維持接觸，因此有若干評論者加以評詆，說這局是一個「政府機關」教堂。

在赴主教住宅的途中我們經過一地，正在建築蘇維埃宮，那是革命以前大教堂的原址。

「這是拆除以往的，好讓未來的成立，」一個俄國人對我說道。

那工程是在一九三七年開始，但是奠定基礎是一件很艱難的工作，會聘美國工程師前來計劃。木樁打入土中深達三百呎。最後，徐徐地樹起鋼骨。這將爲世界上最高的建築。但造成六層時，不幸戰爭爆發，便停工了。後來因爲急需鋼料，更將它拆毁。今日蘇維埃宮仍爲地下的一個大潭。

一個俄國女子站在旁邊解釋道，「這是上帝的一件行動，」說時，她交叉了手。

第二天我跟共產黨總部約會去參觀童子先鋒營，我請我們駐蘇聯大使史密斯將軍的夫人同行。我們歸來時兩臂滿抱着鮮花、洋娃娃、跟紅色領結。彼此都覺得那些兒童跟我們以前所見過的同樣可愛。

營長初未知道我們將去參觀，一見我們到時，趕快脫去短衫，換上制服，並告訴我們，「兒童們都將歡喜見你們。每一個小孩跟每一個有鬍子的老人都知道美國很幫我們的忙，我們因此才得戰勝公敵。我們都要謝謝你們呀。」

## 青年共黨行歡迎禮

這營是青年共產黨聯合會組織的，營中共有六百個兒童，從八歲起，至十四歲止，都是地下鐵道的工作者，都是先鋒營的隊員。他們每年夏季駐營六星期。那會食所的上面高掛一版，寫着「感謝史太林加惠我們快樂的青年」。

那些兒童穿着藍白色的制服，戴着紅領結，活潑的精神很是動人。幾個小女孩正在製洋娃娃，——用泥在模子中製成了頭，再塗上顏料，並製身上穿的小衣服。另一團在製營報，都是手寫的，並有美麗的圖畫。這天的報首的大標題是：「先鋒營歡迎我們的盟邦！我們的美國朋友到

大竈是明斯克城外農家最惹人注目的一件東西，可以煑爨，可以生火取暖。圖中老婦人正在煑湯

了」。

我們又見木工部在製小船、小卡車、跟我們高等學校訓練手工相同的許多物品。全營充滿着勤奮的精神。

於是全營的兒童爲了我們排成隊伍。營長發出口令：「爲列甯史太林的奮鬥，一齊豫備！」

全隊兒童都伸手過頭行先鋒禮，並答道：「一直豫備着！」（行禮時五指緊合，表示世界，五大陸的工界密切團結之意。）於是營長以先鋒隊名義請我們受致敬他們的朋友美國兒童禮，於是兒童都欣然拍手。忽見一個小男孩跟一個小女孩奔到我面前，手裏都拿着洋娃娃。一個十歲的女孩唐雅害羞地說道：「這是贈給你們美國小女孩的。我做成的。她的名字叫唐雅。」

營長看着兒童列隊回營，於是又迴身到我們面前熱烈地說道：「你們的兒童會在戰爭中受苦。我們的兒童同樣受苦。我們成人也受苦。我們必須制止戰爭。我們必須要和平。美國跟蘇維埃聯邦必須常站在一起經營和平。」

我們的汽車離營半哩之遙。我們兩臂抱着花球洋娃娃，跟六百個兒童一齊走着。我每臂有三個花球，——他們輪流替我拿着，走在我的身旁。等到行近汽車時，我們幾乎看不見車子。原來那些兒童趁我們進茶點時採了無數野花，結成一束束的把那汽車蓋滿了。

我與奮地彎下腰跟那個送我洋娃娃的小女孩唐雅接吻。這是我的一個無意中的錯誤，頓時引動了其餘的小孩，至少有五十個擠向前來，要我吻他們，眞使我應接不暇。最後我們登了汽車，揮手示別而馳去。

「獎勵求學」

莫斯科——「進蒂米利亞齊玆專門學校的學生平均每年須納費若干？」斯特羅姆問院長道。

「哦，我們要給學生錢呢，」他答道。「學生經考試入校。頭班學生每月以史太林的名義付津貼費七百盧布。其餘依班次高下以名望稍小的人物的名義每月付二百盧布。」

「運輸的困難」

莫斯科——俄國人現感覺運輸困難。火車擠得不亦樂乎，莫斯科飛機站爭購飛機票的旅客常常擠滿街邊。斯特羅姆因爲是美國人，在火車上受特別優待。他不擠在悶得透不過氣來站在常車中的人堆中，或跟數十人坐在火車頂上，他坐的是專供有孕女子或帶着小孩的婦女所乘的特別車，比較可以安舒。

# 第三篇

明斯克——俄國一般人民對於美國具什麼觀念呢？我在由莫斯科乘飛機赴明斯克的途中會得其大概。

我們坐在飛機中的第一小時，偶爾談些閒話，都消失在發動機的鬧聲中。有幾個旅客瞌睡了，其餘的大半瞪着眼向前望着。我回頭對我的譯員彭德說，「我們可取出兩冊美利堅雜誌來。」

這幾乎像電氣一般，頓時恢復那些旅客的生氣。他們展開那美國國務院出版的俄文雜誌，上面印着許多關於美國生活的鮮艷圖畫。機中立刻換了一個場面，幾個愁容的俄國人大開話匣，縱談美蘇的關係歷兩小時之久。聚在一起的是：一個腦部外科醫師，一個駕機師，一個飛機站的工程師，兩個紅軍兵士，一個美術女學生，一個華沙的猶太人，你一句，他一句，紛紛向我問話。

那猶太人全家死在納粹煤氣室中，只有他獨個兒逃到俄國。他是鋼琴師，問了些關於美國人注意俄國音樂的話。

那工程師會協同造成明斯克的新飛機站，注意幾張美國奢華的飛機圖。他說，我們的飛機是改造的陸軍運輸機。他又說俄國現正擴張客機跟運貨機。「明年你再到俄國來時，我們也有這種飛機啦，」最後他說。

一個胸前滿佩獎章的兵士問我們怎麼待遇由德波等國到美的移民。「他們要離開貴國時，可以出來嗎？」他又問道。

「他們倘若願意的話，隨便可以出來，」我答道。後來我才知道他的父母會在幾年前赴美國，至今沒有存亡的消息。

另一個兵士開口了。「你在本國有通行證嗎？」這一問話無疑地是由於俄國人必須領取通行證或身份證而發。這是由內政部查明各人履歷後發給的，俄國人用內政部俄文的第一字稱這機關爲「NKVD」，莫斯科的美國人却用滑稽口吻稱它爲「YMCA」。

## 美國報紙爲何抨擊俄國

那工程師在雜誌上看見杜魯門總統的照片，搖搖頭說道：「羅斯福死了後，我們便失去美國最好的朋友。」

「但是美國人大半都願做俄國的朋友，」我指明道。

「那末，美國報紙爲什麼抨擊蘇維埃聯邦呢？」他立刻問道。

我便取出美國新聞雜誌幾冊給他們看，其中很多抨擊美政府的論文。我又援引俄國著作家歐爾倫堡遊歷美國時，對於他所不喜歡的事物，抨擊得體無完膚。

「但是你們的報紙說美國跟蘇維埃聯邦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那工程師執拗地說道。

「要是我認爲戰爭不可避免，我不到貴國來了。假使世界的人民彼此了解的話，一輩子不會發生戰爭的，」我答道。

那駕機師要知道美國對於容許猶太人前赴巴力斯坦取何立場。那個波蘭猶太人這時躍起擁護美國這一舉。他說美國主張這辦法，英國却反對。他又告訴旁人愛因斯坦跟賴迦迪亞都是猶太人，（賴氏是義大利種）美國許多名人是猶太人。

那佩奬章的兵士又問道「你們在本國宣傳種族容忍，爲什麼又用非刑處死黑人呢？」

我承認美國有非刑跟盜匪。又說明我們並不以此自豪，我以爲任何國不能以盜匪主義跟用武力代法律自豪。

那女學生發言改變了話題。「勞勃特·台勒還繪畫嗎？他已結婚了嗎？她曾贈給我一張印有蘇維埃領袖女藝員肖像的郵片。」

一個年紀較大的俄國人第一次開口說話。他詳詢美國寬待德國人的錯誤。（後來我才知道紅軍克復巴埃洛魯西亞時，他的親屬二十二人只有兩人生存。他的一妻一女兩子都死於非命。）

那醫師在莫斯科替病人施腦部複雜手術後，現回他的故鄉。他在莫斯科時曾看了一張美國歌舞電影，讚不絕口。

「他們都說俄國歌舞劇團是全世界第一，」我說。他立刻點頭表示同意。他霎了霎眼又說道：「還有我們的棋手呢。」

我立刻稱讚我們的棒球隊跟足球隊都握有世界的錦標。

那佩有奬章的兵士又開口問道：「你回到本國時，你所寫的一切要受檢查嗎？」我搖搖頭。

「你所寫的一切不必得任何人許可，便能發表嗎？」

「不必，在我們美國，愛寫什麼便寫什麼。」

他靜默了一回說道：「那末，請你告訴美國人民，我們不要跟他們打仗。」

## 明斯克戰爭創痕

戰爭留下的創傷，仍爲蘇聯今日最大的苦痛。明斯克跟巴埃洛魯西亞的破壞情形，非你目覩不能相信。從前是繁榮的城市，現在到處是一片片的荒墟相接，中間散播着小方的薯田，跟窟洞的住所。從前兒童的遊戲地，現在有着山羊在那兒吃草。那荒涼景狀眞令人觸目傷懷。

一個老婦人住在地窟中，上面蓋着些扭曲的鉛皮。她告訴我們戰爭中的經歷：「德軍到了。他們燒我們的房屋。他們把我的女兒擄到德國去，音信全無。我的兒子已在紅軍中陣亡。我的丈夫已受傷斃命。」

這種慘聞，一路經過戰爭殘破的處所，千篇一律，聞不勝聞。要知道今日的俄國人民，你必須知道戰爭如何損害他們的生活。

數百個工人正在忙着修理歌劇院，任何俄國復興程序大都以此爲第一件主要工作。那院長怒氣沖沖地駡道「德國人不是兵，——是賊。他們先將院內的佈景跟劇衣全行取去，又拆除所有的座椅，運回德國，然後放火燒屋。但是現有五百個德國人在院中的地下層，幫着重造明斯克城。」

全城的房屋被炸毀或燒燬的佔百分之八十。該城還是在兩年前克復的，至今仍一片瓦礫。不知怎麼重興呢？

「進　步」

莫斯科——一位美國工程師曾在蘇聯工作數年，告訴斯特羅姆道：「俄國在以往二十年曾於工業上有偉大的進步，也許再過二十年，會像今日美國的工業一樣。但是，假使我們美國人精明的話，到那時我們又超前二十年。他說及俄國的工業受阻礙的一點：「我們美國有電氣發動機。我們隨時驗視，只要它稍須修理，便停止工作。我們這樣謹愼維持，可以用得長久，而一直使我們機器轉動。俄國呢，他們必待把發電機用到破壞或不堪再用時才止。老的發電機要重行改造時，他們沒有特備的一架來代替。」

## 人力暫代機器

一位「聯總」的職員用反問答覆我的問話道：「你看，怎麼能夠淸

除這些瓦礫呢？在這全城中連一架蒸汽劇扒機也沒有。某次我們運來一批物資，在一輛汽車上放着一輛吉普車，城中沒有起重機把它取下，後來用了十餘人的氣力才把它搬下來。」

所以今日的蘇聯，是用人類的筋力替代機器担任無數的工作。在這個看上去像失望的紊亂中，他們慢慢地忍苦地以求進步。但他們的學校却都開課了，不過有一位教員曾告訴我：「我們因爲課堂不够用，不得不使學生分三批上課。」

在明斯克有一光明之點，——壯觀的政府公署仍高峙在瓦礫中，好像沙漠中的一個綠洲。德軍曾用它爲司令部，豫備在最後一分鐘加以破壞，但臨時不及措手，游擊隊曾將接連地底層所埋三十五噸TNT炸藥的電線割斷，因此保全那可愛的建築。這是明斯克再興的一個吉兆呀。

道路不是蘇聯堅强點之一。我們參觀集合農場時，沿着彎彎曲曲的車輪舊跡前進，有時因爲要避免泥濘，不得不繞道而行。苟非騎在馬背，一遇天雨，便不能前進。我們走到一處，看見一百所木頭小屋，屋面鋪着草，或手刨的風頂板，左右兩面各築有一條闊草路。

集體農場的主席是一個二十五歲退役的兵士，一臂仍用綁帶吊着。他告訴我們農場的情形：戰爭眞够他們受盡苦痛，游擊隊數千人曾由附近的森林中擾害德軍，德軍於是即向農場的各村莊行暴洩忿。

「他們焚燬我們七十家中的三十八家，但是我們已重造了二十五家。在戰前我們有馬七十匹、卡車一輛、犂田車一輛、並有鋸木廠一所、到我們回來時，完全沒有了。」沒有鋸木廠，改用人工鋸木刨木，沒有馬匹，春種是用鋤頭犂田的。

「這雖是遲慢的工作，但到底把種籽種下了。」那主席說。他們戰前有牛一百五十頭，現在只有二十頭，十五頭是從德國運來的。

「那是紅軍的贈品，」一個剛走來聽談話的男子作露齒笑說道。

我們駐足十五分後，便有農場的眷屬現着友愛奇怪的神色四面集攏來。小孩們臉上露着可憐的瘦容，穿着毛羢線衫，害羞地站着。他們看上去只有八歲，實則已十二三歲了。婦女們肩上掮着木耙，由草場上回來的，也停在道旁。各人，都赤着足，只有主席穿着鞋。

一個拄着拐杖的戎裝男子走來，他的一條腿已在膝下截斷。他聽見我們是美國人，由人叢中擠進來告訴我們：他曾在德國會見美國人，他追述他的經歷時，眉飛色舞，滔滔不絕。直到我們回談農場時，我還聽見他在喃喃自語：「美國人眞偉大呀！美國人眞偉大呀！」

那主席談及農夫們的報酬。他們紀錄每一農夫每年在田中工作的日數，於是將農場的出產在完納政府所應得的數額後，再分給每一工作者。上年集體農場每一農夫工作一日，得穀一・一磅，番薯十三・五磅，並哥貝克二十枚。（一盧布五分之四）。

每一農夫平均每年工作二百八十天，可得穀五蒲希爾有零，一噸番薯有零，並美金約四元五角。據主席說，本年收成可以增高，希望較佳。

## 農夫能自養牲畜

除上述的報酬外，每一農家派受私田一英畝，所獲的收成可供私用。他們還有自養的牲畜。

「我們農場的五十六家都有牛。大多數還有一隻小猪、一兩隻羊、四五隻鷄。我們的農場准許每家養一頭牛、一頭小牛、一隻母猪、十隻羊、十個蜂房不限數的鷄。但是一時尙不能達到此數。」那主席說。

農夫現都改養鵝了，因爲鵝是吃草，鷄却吃穀。現在他們草多於穀。

「這個農場加入紅軍的共有多少人？還有婦女若干？」我問。

那簡單的回答是：「全數加入，還有婦女若干。」那時農場的工作全由婦女担任，上年八十歲的老者還在田中工作三百六十天。

現在紅軍兵士陸續歸田，其中許多已永遠殘廢。我曾到過一處農場，八十三家派出一百四十六人加入紅軍，其中四十人已死了，歸田的只有十五人。

一個女子邀我到她家裏去，那是一所小木屋，屋面蓋着蘆柴，據說可二十年不漏水。（那農夫現正謀改用瓦片，須費美金約二十四元。）這些家庭最惹人注目的一物，——一架竈可以煮餐，可以煮水，又可以當火爐用。那像五呎高的一個火爐，用泥灰築成，常常由這間屋子通到那間屋子，換一句話說，你生了火可以煮物，你生了火可以取煖。

「在冬季中，老年人甚至把他的頸脖靠在頂上，」一個農夫熱心地帶我觀看四周。

「是的，可是這只是老年人如此，」一個年青女子說。「青年們不再幹這套了，」她要我明白這點。

幾盆花草放在用人工刨光的地板跟板壁的屋子中，頗有質樸的氣氛。屋中設有兩個神龕，一個放置列甯的肖像，另一個是供行宗教禮用的。

這是一個收拾淸潔的家庭，尤令人念念不忘的，他們的母女都是田

中的柱石。這一處農場的工作者一百八十人，婦女却有一百四十人。

我們看見他們在隔壁搭一座新屋，——這是一種靈巧的工作。他們先在森林中把小木屋造成，然後在每一根木料標明數字，再把它拆開，運到永久的地址搭蓋成功。

這些人民頗有幽默的意識。當一團人參觀曾大受戰爭損毀的一片農場時，那裏的機器已不很活動，但農夫們仍竭力向觀客誇張。那領導參觀的官員便請觀客注意拖着嬰兒的幾個母親，指着說：「這些嬰兒多麼可愛呀。」

一個女子含笑說道：「這兒只有這小寶貝沒有受到戰爭的摧殘。」

我所參觀的這些農場，平均每一工作者只有熟田七英畝可以耕種。倘若這是巴埃洛魯西亞的標準，那末，沒有足够的田地可以供給甚高的生活程度。

蘇聯有農學院百所散播在各地，其一是沼澤學院。巴埃洛魯西亞的科學家現正在該學院從事研究。據他們說：巴埃洛魯西亞的土地，沼澤佔四分之一。他們現研究如何可用最好的方法在沼澤中產生最豐富的糧食。他們擬在數百萬英畝上建築溝渠，將來的出產量可比現在所用的土地增多三倍。

伏特加酒跟香檳酒在明斯克售配給物的商店中的一隅陳列着，大半不過陳列而已。民衆現不多飲伏特加酒。

商店中的另一隅陳列着罐頭食品，全是由聯總由美國運來的。本年若不是有六萬六千噸的食品運入巴埃洛魯西亞，苦難必已普及民間了。

## 人民偉大於原子炸彈

戰爭現常在目前。假使不是過去戰爭的遺跡，却是口頭常常說及另一戰爭又將到臨。巴埃洛魯西亞是蘇維埃的十六共和邦之一，那外長和我談話時立即談到此點。

「那些呼號第三次大戰的人，應該馬上送他們進瘋人院。」他接着說道：「我閱讀法國英國美國的報紙，知道普通人民都不喜歡戰爭，或願有第三次大戰。但我們聽到戰爭有可能發生的話，大為悲痛。巴埃洛魯西亞邦的人民不要戰爭。我們願繼續跟聯合國協同阻止它發生。」

他問及美國的三K黨，恐怕這是第二次法西斯運動的發端。他又提及原子炸彈問題說：美國希圖用這物來恫嚇人民。

「貴部長對此有什麼意見？」我問他。

「人民比原子炸彈更為偉大，」他答道。


中華民國元年創立

# 中華銀行

中華銀行
以穩健經營為方針

—優利定期存款—

定期一月二月三月期限存額不拘

期短利厚　穩固實惠

袖珍支票

本行印有彩色袖珍支票攜帶便利歡迎開戶利息優厚手續簡捷服務忠誠

行址

總行　上海北京東路二九〇號　電話　一三一七三　一九一三四

支行　上海林森中路九二九號　電話　七四八一五

分行　蘇州觀前街二〇三號　電話　一二四〇　一八四〇

# 美國記者看東北

W. Robert Moore 原著
張德乾節譯

搭了軍調部的飛機，從北平機場起飛。飛機盤旋高昇時，掠過風光綺麗的頤和園，一會兒，便離開紫禁城的煙雲，向東北方飛去了。

× × ×

飛機越過那蜿蜒在崇山峻嶺間的萬里長城，我們就看見一片廣漠的平原，阡陌相連，使人想起美國的中西部來。

× × ×

十五年前，我在東北時，曾看見大羣的農民，從華北擁入這個豐饒的區域裏去。他們來自山東河北。他們搭輪船、帆船、火車，甚至步行；長途跋涉，像一陣陣的巨浪一般，往東北湧過去。這種移民的數字，每年常超過一百萬人。

× × ×

東北的西部是一片高原，與蒙古接界，並沒有天然的分界線。寬闊的黑龍江橫臥在中蘇邊界上。在中韓邊界上，則有鴨綠江。

× × ×

東北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平原，是一個極豐饒的農業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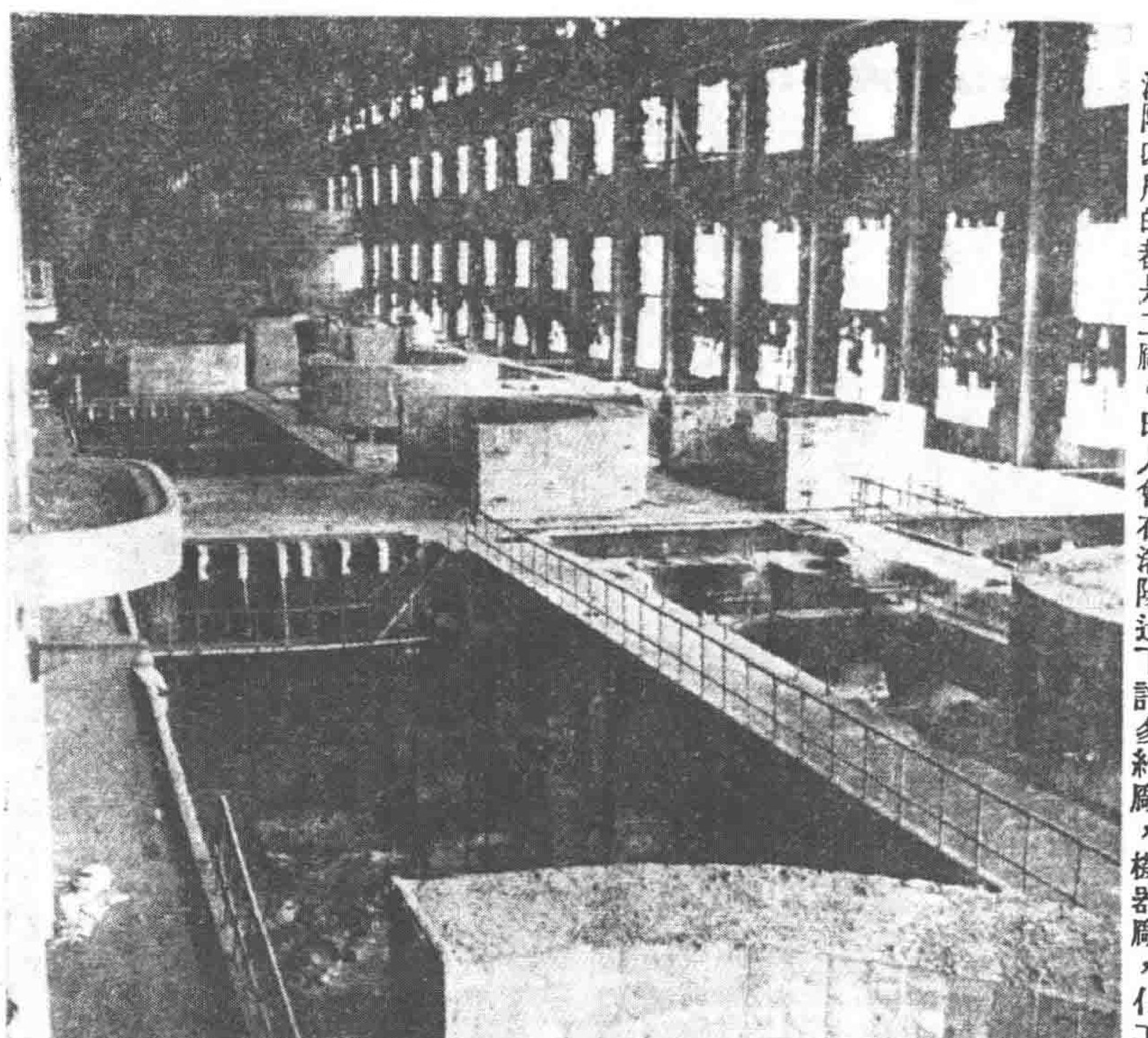
## 瀋陽看搬空了的工廠

在空中欣賞着東北平原的色彩豔麗的農田，沒有多久，瀋陽就出現在地平線上了。瀋陽的影子逐漸逐漸大起來，終於，我們的飛機在一條瀋陽大街上空直飛而過。煙囱，大廈，市廛，民房，由各種角度，從我們窗口掠過去。

瀋陽到了。

從滿清開國起，瀋陽一直就是東北一個主要的都市。不但是政治的中心，也是商業的中心。它位置在南滿鐵道各條幹線的交义點。自經日人盤據慘淡經營以來，它的商業區是比從前更廣大，更摩登，更擾攘了。現在誰也不知道瀋陽究竟有多少人口。據好幾位政府官員估計，約在一百廿萬至一百五十萬之間。環繞在瀋陽四周的都是工廠。日人曾在瀋陽造下許多紗廠，機器廠，化工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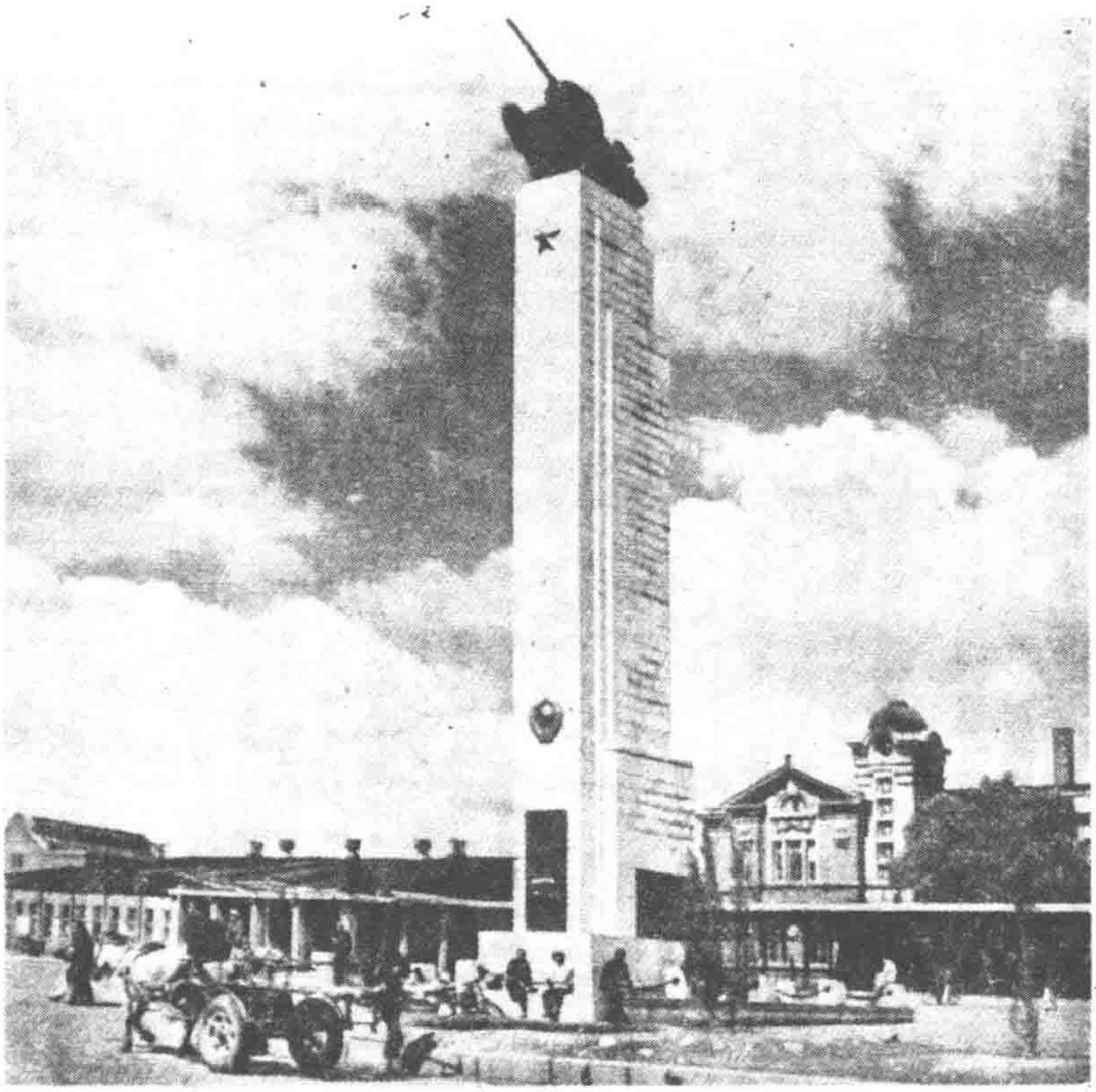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撫順發電廠，新的發電機已全被紅軍搬走了。



水泥廠，和其他各種工廠。

我們在空中就看見過許多倒坍了的和燒燬了的房屋。在地上，我們參觀了好幾處大工廠，才知道這都市在此次戰事中曾遭受到如何嚴重的損失。許多工廠曾受破壞，偷竊，甚至被整個兒搬空了。少數幸而得以保全的，因爲缺少電力，也不能開工。

市內的電流供應是微弱得可憐，有時候簡直完全沒有。在旅館裏，我們常常要點了蠟燭，才能上床。因爲電力打水機不能動，自來水也沒有；所有用水，都是由水桶挑來的。電車停駛了。出門只有乘破爛的馬車或三輪車，否則就只有步行。



紅軍在瀋陽所建的勝利紀念碑，頂上安放着一輛坦克車的模型。

平時，瀋陽所需的電流是由撫順，松花江水閘，和鴨綠江（近安東）等處的發電廠所供應的。在日人盤據時期，他們造下許多水力發電廠和汽力發電廠，綜合起來，結成一個精密的電力網，供應各處在迅速發展中的工業市鎭。

日人投降時，全東北一切工業機構原本是完整無損的。然而，自受蘇聯的紅軍佔領以後，就被他們把各工廠所有主要的機器，以及各發電廠的發電機，一股腦兒作爲戰利品，有系統地拆走了。後來我在撫順和松花江等處，看見好多發電廠，裏面的機器全已搬空。由於這種大規模的破壞，東北的工業簡直已經完全入於癱瘓狀態。我在瀋陽的工廠區，碰到許多人因爲工廠被毀而致失業。

瀋陽最熱鬧的地方是所謂「蚤市」，是舊貨攤集中的地方。那兒從早到晚都擠滿着人，衣服，碗碟，照相機，藥品，電料，箱籠，冷飲，以及破布爛鐵之類，無不齊備。

瀋陽簡直是三步一櫃，五步一攤，到處都是錢兌商。因爲那兒除了仍在流通的僞滿票之外，還有蘇聯的軍票，和中國的流通券。這種複雜的幣制，讓錢兌商作了一陣好買賣。

火車站附近有一座紅軍所建的勝利紀念碑。這紀念碑是用石塊建築的，碑頂安放着一輛坦克車模型。紅軍在長春也建築了這樣一座勝利紀念碑，碑上安放着一架飛機模型。實則蘇聯是在日本求和之前六天才對日宣戰的，而紅軍的所謂「戰果」，也大部份是在停戰令已經發出之後才造成的。

那天，當我正在對着紅軍紀念碑攝影時，看見一長列車子，旗幟飛揚，迤邐而來。起初我還以爲是什麼迎神賽會，或勝利游行。後來我才看見車上全是日人，各人攜帶着小包物件，按旗分隊，正在那兒集合，準備遣返日本。我跟着他們走，到另一火車站去。那班日人，不論男女老少，都在車站重受檢查，上了火車，開往葫蘆島去。

據說，每天有幾千日人遣離瀋陽。我問一位美國大尉，東北究竟有多少日人。他說，「這問題我是回答不出的，我只知道我們所定的計劃，準備遣返日人約一百四十萬名」。

## 撫順看重工業的損失

我們搭火車到撫順去。撫順在瀋陽之東約廿餘英哩，是南滿鐵路一個早熟的兒子，產生在世界上最大的一個露天煤礦附近。撫順除煤礦之外，還有煉鋼廠，製鐵廠，水泥廠，鐵路機廠，以及大規模的頁岩煉油

設備。

市長和煤礦經理替我們設法車輛，帶我們到各處去參觀。在郊外，我們看見一個巨大的坑穴。這是一個露天煤礦。人們就在地面上挖煤，用不着像普通煤礦那樣開很深的井到地底下去。已經有幾百萬噸煤從這個坑裏挖出來。這個坑現在長有四英哩餘，闊約一英哩。一端深約四百英呎，一端深約一百餘英呎。

煤礦經理說：「據日人紀錄，一九四〇年是產煤最多的一年，那年他們從這個露天坑穴和附近的豎坑裏，共計出煤七百廿七萬公噸。從那時起，到戰爭終了時止，產量逐年低落。那不是因爲礦源短少，而是因爲日本的人力物力都感不足的緣故。我們在從事大規模開採之前，也必須要有新的設備，才能勝任」。



這是撫順露天煤礦，就在地面上掘煤，目前產量每天只有三千噸。

我們到坑底去看中國工人採煤。目前，他們的產量只有每天約三千噸。礦脈傾斜約廿五度至三十度，已經採到五百四十一英呎深，尚不及所探到的一半。

撫順煤礦的地面上有一層很厚的頁岩，日人用來提煉柴油，滑潤油，和汽油。他們造了兩座煉油廠，合計每天能產原油二百十噸。

我們去看煉油廠時，中國工人正在廠前空地上痛飲白乾，慶祝復工。因爲那老廠裏有一部份剛於那天復工，每天約可產原油三十噸。老廠裏充滿着刺鼻的熱油氣，新廠裏却一點氣味都沒有，因爲它的重要設備都已經被搬光，簡直沒法復工了。

隨後，我們去參觀那大規模的電力廠，我們走過發電所和鍋爐間，裏面幾已空空如也，從那遺留下來的臨時軌道，可以看出那些笨重的設備是被怎樣搬走的。

發電廠的工程師引導我們穿過那些黯濟狼籍的房屋時，他說道：「這個發電廠的發電量原有廿八萬五千瓩，其中有廿一萬瓩發電量的機器已經被紅軍搬走了。所剩下的那些老機器我們尚在勉强使用着。還有一些更老的久已不用的機器也正在修理中，準備使用」。他說時，帶我們到隔壁一座房屋中去，看許多人在那兒裝置一組新的汽管，刷新幾座舊的鍋爐。

那天晚上，我們與市長和幾位工程師一同吃飯。席間，據一位工程師估計，我們所看見的那個煉鋼廠至少有一半已遭破壞。那煉鋁廠也已經被紅軍作爲「戰利品」搬走了。紅軍的「戰果」實足驚人！

撫順的工廠、醫院、學校，甚至於我們所住的旅館，都是「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所經營的。在一九三七年以前，東北一切重工業，輔助企業，以及各種大商業，都與滿鐵有關，直到一九三七年，「滿洲實業開發公司」成立，才移歸該公司管轄。

## 『滿洲的東印度公司』

滿鐵成立於日俄戰後的一九〇六年，最初的活動範圍僅限於一條七百英哩長的鐵道，和日產三百噸的撫順煤礦。後來，範圍日益擴大，僱用職工達三十萬名，鐵道本身反而成爲一個很小的部門了。這個半官性質的組織，不但採煤，煉油，製鋼，甚至還兼營陶瓷

。它同時創辦旅館，圖書館，學校，醫院；建造海港，倉庫；組織農業試驗站；主催地質學，化學，和經濟學的研究。

有人替滿鐵題個綽號，稱之爲「滿洲的東印度公司」。

滿鐵經營大連的成績也是十分卓越的。由於不停地疏濬，大連的港口已經能够容納一千二百萬噸船位。都市設計也足以稱爲模範。

一九三一年冬，日人侵佔東北以後，就由滿鐵經管僞滿的全部鐵道，包括舊中東鐵路在內。那時候，全東北祇有三千四百英哩鐵道。從那時起，陸續添造，現在已經增加到九千三百英哩，超過中國本部所有鐵道的總數。

滿鐵還在松花江，黑龍江，遼河，嫩江，鴨綠江上兼營航運。並且在數百英哩的公路上行駛長途汽車。

最近，因爲遭受中共的破壞，東北大部份的鐵道都不能够通車。

一天，在我搭火車回瀋陽途中，遇到一個鬚髮灰白的日人。他用很正確的英語，告訴我說，在過去五年中，他担任開發公司的總裁。這是一個規模極大的組織，包括七十二種重工業，一百五十個分支機構，散佈在僞滿全境。

這個日本實業家正要去出席鮑萊賠償委員會的會議，隨身攜帶着各種圖表，說明該公司的活動範圍。

他很斯文地談着，一面用鉛筆在地圖上指東劃西地加以說明。由他口中方知道東北的富源實在豐饒得驚人，有許多還是直到最近幾年方發現的。

光是煤的潛藏量就有二百七十億噸。而且多數是浮在地面的瀝青煤，簡直俯拾即是。有幾處新礦還產生良好的熟煤。總計，在日人事業告終時，共有四十二個礦在開工，每年出煤達二千五百萬噸以上。

據這個日本朋友指出，東北的南部有一個廣大地帶產生鐵苗。他說：「多數礦苗都是很低級的，含量祇有百分之卅三至卅五，可是我們已經在設法大規模地開採。我們還在東部近朝鮮邊界處發現了較富的礦藏。鞍山的昭和廠是我們最大的製鐵廠，另外還有幾個鋼鐵廠」。

那個日本人說：「東北的鋁礦，簡直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距葫蘆島之西祇數英哩處，我們發現了鉬，這是一個極有意義的發現，以前我們並不知道那兒有鉬」。一九三九年，日本工程師在探尋鉛礦和鋅礦時，他們發現了鉬礦。東北的鉬礦將來可以和美國哥羅拉多著名的鉬礦媲美。在他們停止工作以前，他們還新發現一處鉬礦，估計達八百萬噸之多。



一九三二年，長春被選定爲僞滿首都，氣象便突然一新。寬廣的街道、圓場、公園等等，都依照日本專家設計，在那片平原上佈置下來。上圖便是新式建築之一。

埋藏在東北地底下的還有銅，金，鉛，鋅，鎂等礦物。最近，據報告：還有豐富的鈾礦，是日人在戰時於距旅順東北一百五十英哩處發現的。

除開地底下的礦藏以外，東北還是一個主要的農業地區。約略言之，東北四千餘萬人口中，有十分之八是農民，而東北平時的出口貿易中有百分之七十是農產品。

在東北的農田中有兩種最顯著的產物，就是大豆和高粱。在東北，我們到處都看見大豆，由其平時出口量的鉅大而觀，我們不得不相信東北是世界上一個出產大豆最多的地方。東北平時年產大豆一億四千五百萬蒲式耳，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作爲大豆，豆餅，或豆油輸出的。實則高粱的產量比大豆還多，雖然高粱地的面積比大豆略小些。緊接着占第三位的是小米。

東北民衆和華北一樣，以高粱小米小麥爲糧食，不吃大米的。然而在日人盤據時期，大米的產量是在逐漸增加中。在遼河和松花江流域，我看見過兩處日人開闢的稻田，專洪日人自用。朝鮮移民在朝鮮邊界上

也種了不少稻田。

## 長春看傀儡皇帝故宮

旅順大連在蘇聯控制下，包含着複雜的外交糾紛，對於外來的記者是不歡迎的。我們接着便到長春去。

日人在長春的建設要算最顯著了。我們從機場駕車沿長春大街駛去，經過整潔的住宅區，一棟棟現代化的官商大廈。沒有多少年以前，長春還只是個老式的城市，一簇簇守舊的中國商店和骯髒的一二層的住屋，排列在崎嶇不平的街道兩旁，火車站和少數新式的建築物距市區稍遠，好像是另一個世界似的。



小豐滿大水閘高約二百六十六呎，長逾三分之二哩，堤岸後面的人造湖，蓄水量逾一百四十億立方碼。

一九三二年，長春被選定爲僞滿首都，更名「新京」，長春便突然氣象一新了。寬廣的街道、圓場、和公園，都依照着專家的設計，在那片平原上佈置下來，好像美京華盛頓在喬治鎭旁建設起來的時候一樣。新的建築物一天比一天多起來。許多宏偉的官署大廈散佈在這個新興都市的各處，這種建築物的下層都是很現代化的，可是它們的屋頂多數帶着封建的日本風。日本軍部所在的那座大廈使你一看見就想起大坂的古堡來，政府大廈的線條也與東京新建的議院相似。

長春還有許多百貨公司、大商舖、銀行，以及日人的紀念碑和神座等。整個長春反映出日人想把長春造成爲一個合乎標準的首都。

長春比別處運氣好，至今仍舊有電，電車也在行駛，雖然是那樣擁擠不堪。除開電車和軍車之外，長春唯一的交通工具祇有古老的俄式馬車，都已經破爛得幾乎不能使用了。

我到長春的翌晨，便雇了一輛這種破爛的俄式馬車去訪「康德皇帝」溥儀的故宮。這是一座奶油色的磚屋，有幾座粉漆的房屋連在一起。我們只能够從那紅色的圍牆和金色的屋瓦，看出這是僞滿的皇宮，和紫禁城裏的故宮比起來，何啻霄壤之別！

進去看看，玻璃窗沒有一塊是完好的，門完全不見了，甚至於有一部份地板都被拆去當柴燒了。日本風的房間裏什麼都沒有。大門口堆着沙袋。有幾個中國人在大廳裏睡午覺。好一派淒涼景象！

在不多幾年中，長春的人口已經增加到八十萬，其中廿五萬是日本人。

我在長春時，日本平民還沒有遣走。許多日人都在街頭擺地攤，出售私人物件。多數日本店舖已由中國人接收過去。夜總會裏的爵士音樂，嘈雜聒耳，可是這種「夜」總會只能開到黃昏時爲止。因爲八點鐘就要開始宵禁，日本舞女必須在宵禁以前回家。

市政府、電話公司、電報局、警察局、中央銀行，都集中在一個圓場的四周。就在這個圓場的中心，紅軍建築起一座雄偉的紀念碑，碑頂安放着一架飛機模型，上面漆着紅星徽號。碑文云：「永久的榮耀歸於爲蘇聯的光榮和勝利而犧牲的英雄們」。

哈爾濱正在中共手中。國共兩軍隔着松花江對陣而峙。有幾位記者

獲得特許，跟着軍調部的美方代表和一位中共將領乘飛機到哈爾濱去參觀。他們去了，在指定的範圍內看了一點，說是他們的任務已經完畢，就被送返！

## 小豐滿大水閘

當別的記者們到哈爾濱去時，我却搭了軍用火車，離開長春，向吉林進發。

車抵松花江，便距吉林（永吉）不遠了。松花江兩岸有幾個大工廠，從外面看看，都是簇新完整的。到裏面去一看，却是空空如也，所有的機件都早被拆走了。其中有一個人造橡皮廠，規模宏大，是專替日本軍部製造定貨的。有一個水泥廠。還有一個煉油廠，就把鐵路西數英哩處採來的煤加以氫化煉成。

吉林和長春大不相同，它在近年中雖然也已經有幾座新的建築物，可是大體看來，吉林仍舊沒有改變它原來的古老的樣子。在我們眼前的，到處是灰黯的老式建築，又髒又亂的舖子，和泥牆的民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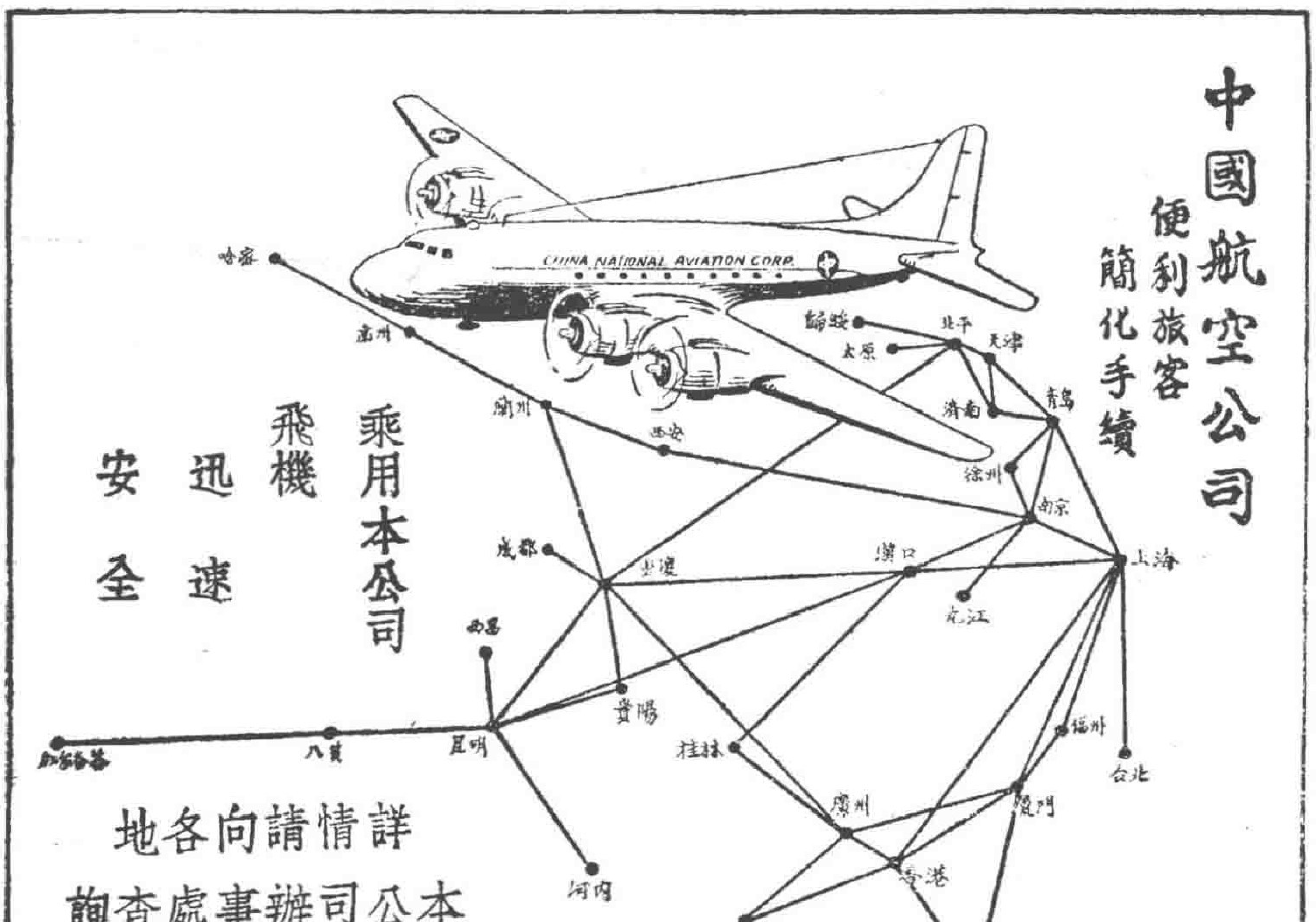
吉林因爲松花江的關係，遠在東北未建鐵道以前，就成爲東北一個主要的貿易中心。雖然後來逐漸被長春和哈爾濱追到前面去，吉林仍不失爲一個重要的商業都市。由於水陸交通十分便利的緣故，它的地位是不易動搖的。自小豐滿大水閘興建以來，吉林的地位就更形重要了。

小豐滿距吉林祗數英哩之遙，日人在那兒造了一個大水閘，橫跨著松花江。水閘高約二百六十六呎，長逾三分之二英哩。堤岸後面的人造湖，蓄水量逾一百四十億立方碼。日人放手時，水閘的頂部尚未完工，八台發電機中，有兩台已經在使用，四台已經裝好尚未使用，最後兩台尚未完成。現在只剩最先完工的兩台尚在使用，其餘六台都已經被蘇聯工人連同『透平』一起拆走了。他們還從八架變壓機中搬走了五架，甚至連並不使用的總開關都帶走了。

中國工程師一面要保持殘剩的發電力，一方面要防止洪水冲壞尚未完工的水閘頂部，正在趁豐水期尚未來臨之前，加緊工作，做完那未完的工程。

小豐滿水閘的作用，不但在供給電力，還在防止松花江的泛濫。同時，它還提供一條水路，使我們可以由那人造湖直達吉林東部的大森林。東北有五大造紙廠，其中之一就在吉林。

參觀水閘歸來，蒙梁華盛將軍設宴款待，席歡連連乾杯，賓主歡洽異常，而我們的東北之行，也就於此告終。



# 中國兵逛紐約

徐同鄴

德國數度宣傳早被擊沉之巴西號郵船，依然奮其雄姿，向紐約灣進發，遠遠可見世界第一大都會之崇樓極閣，在晨曦中經過自由神。該神爲法國所贈，築於一島上，自由神從底基至火把之尖頂爲一五一英尺又一寸。從紐約前往，每日自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每小時開船一班，船票三角五分，時海面客輪來往如織，蓋紐約市民每晨乘船赴紐喬西工作。從紐約至紐喬西隔一赫德遜河，並通有林肯地道及荷蘭地道，彼邦交通發達，一至於斯，我國內地獨藉獨輪車及木船以通往來也。

## 接受紅會招待

上午九時船靠海關碼頭，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湯姆斯柯克旅行社及輪船公司均派人前來照料。船主規定須午後方可發陸，故午餐照開，然旅客上岸心切，已無心進食矣。登岸前全部旅客排成長蛇陣，繳驗護照，手續雖不甚繁瑣，但人多費時，須靜候一二小時。行李已於午前先行起至岸上，中國人之行李一律免驗。美國紅十字會在海關碼頭設有招待所，以咖啡及點心欵待。紅十字會工作小姐慇懃勸進，盛意可感，有頃紅十字會派來汽車二十餘輛，招待中國軍人遊覽紐約。余等欣然命駕。司機係女性，著紅十字會灰藍色制服，黑絲襪黑皮鞋，係義務職，多數爲熱心公益之太太小姐犧牲個人之時間與工作力以達成紅十字會之使命也。

## 紐約盡收眼底

下午三時由海關碼頭出發。余坐司機座旁，既親芳澤，又餐秀色，無心瀏覽市容矣。沿途由女司機講述名勝風景。車經中央公園，園自第五十九街至第一一〇街，東爲第五大道，西爲第九大道，地廣八百六十二英畝，其中一百八十五英畝爲河流。園長達二英里有半，闊凡半英里，內有運動場動物園之屬。人行道計長二十八英里强，汽車道計九英里半。聞該園估計價值達美金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云。

出中央公園，汽車折至雷電夏城，有世界最大之音樂廳，規模之宏大，中國無足以比擬之劇場，殊無以楮墨形容之可能，該音樂廳計有座位六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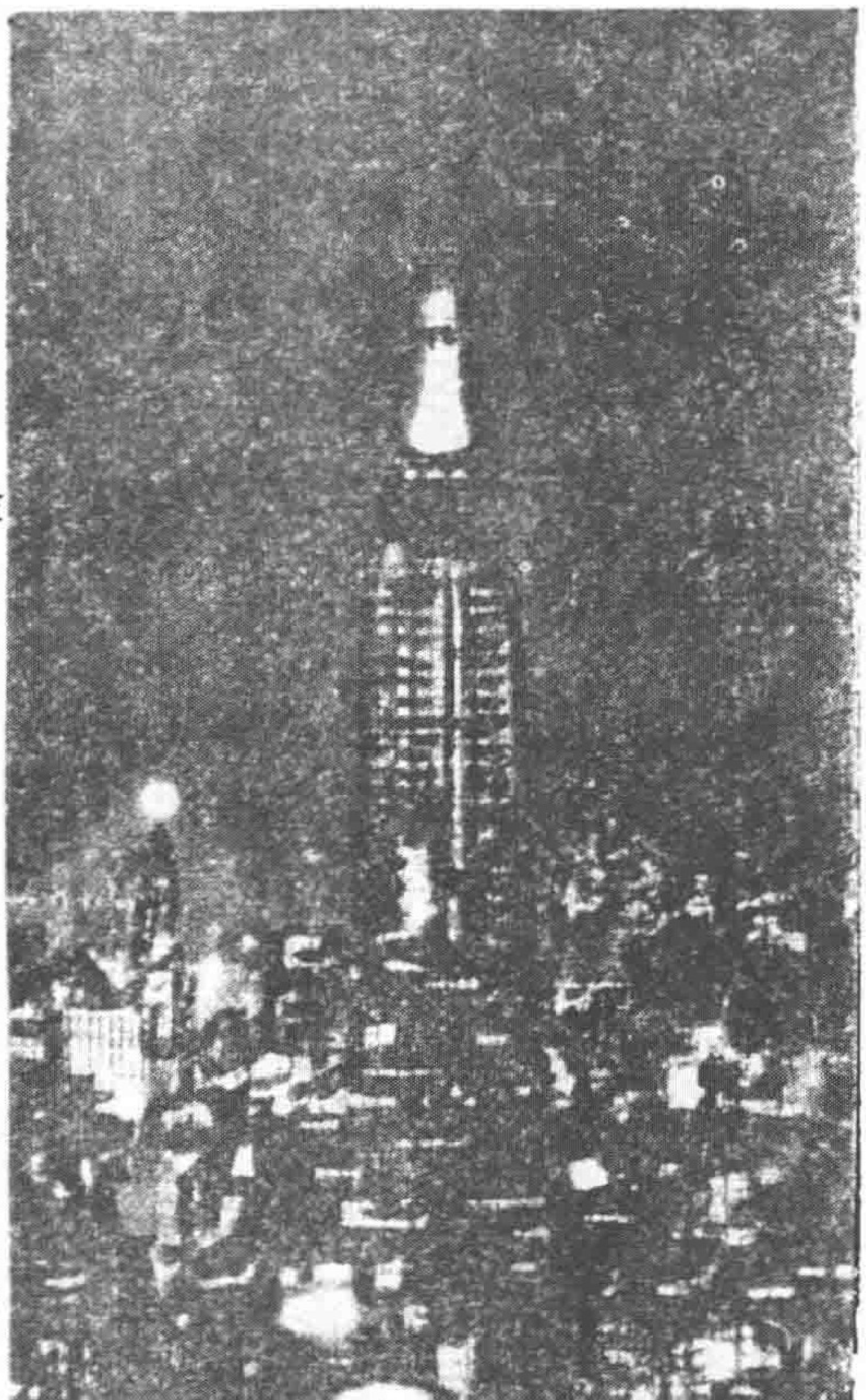
紐約下城之偉大氣概



百，銀幕之大，高七十英尺，闊四十英尺。出音樂廳至恩派亞大廈，位於第五大道，在第三十三街與第三十四街之間，占地八三，八六〇英方尺，約爲二英畝。高凡一百〇四層，在地面者一百〇二層，在地下者二層。自地面至頂峯爲一千二百五十尺。係一九三一年開放，爲世界最高之建築。大廈內有租戶二萬五千，有升降機七十二座，以升降機之井軸長度計之，則爲七英里。升降機每秒鐘速度爲二十英尺，一分鐘之內即可自第一層到達第八十層。大廈之頂有瞭望台，余等乘電梯如火箭直上，一轉瞬間已君臨天下，將紐約全市盡入眼簾矣。台上有攝影師爲同仁留影紀念，取費特廉，以示優待友邦人士。屋頂設有飯店，遊人作竟日遊者有之。重九來此登高尤爲恰當。

## 到唐人街觀光

下恩派亞大廈，命駕往唐人街，唐人街包括摩脫街 Mott Street 貝爾街 Pell Street 及都鄆街 Doyer Street 三條。唐人街之創始者爲雪茄烟商阿根於一八五八年，規模不及三藩市唐人街之富麗堂皇，中國留學生來紐約，必一履其地，以解鄉愁。唐人街華僑營業以飯館及雜糧舖爲主。摩脫街與貝爾街之轉角爲著名血巷，安良堂與其他堂因歷年仇恨而互相殘殺之堂門，即在此轉角舉行，參加者數十人至數百人不等。遊人之欲來此者，可在泰晤士方場乘營業汽車前往。紐約警察局對營業汽車管制極嚴，法定車資第一個四分之一英里爲美金兩角，以後每加四分之一英里爲美金五分，有里數計算表記錄距離。如果司機多索或酗酒，即將其開車執照吊銷。里數計算表規定須裝於顯明易見之處。倘僱主對於司機有何不滿之處，祗須記明汽車及司機號碼，用電話報告警察局。在紐約開汽車最爲困難，因單向汽車道甚多，汽車不能隨便開回，一經迷途，須兜一個極大圈子始可回至原地，故非老於開車者，切勿在紐約作大胆嘗試。


紐約城之夜景——最高者爲恩派亞大廈

紐約有各種民族之民居，均有一定地區，華僑薈萃於唐人街。意僑之區域，可乘百老匯路公共汽車有 South Ferry 字樣者，在白利可街 Bleecker Street 下車，步行向西即達。或乘第七大道第八號公共汽車至白利可街下車，向東步行至蘇利文街 Sullivan Street 繼續向南向東即達。俄僑蝟集於第三大道之東，東十六街之南可乘第三大道有L字樣之車至却沙姆方場 Chatham Square 向北步行至第十四街，或乘百老匯路有 South Ferry 字樣之車，至第十四街下車，步行向東可達。德僑區可乘勒克辛頓大道 Lexington Ave. 地道車或第二第三大道有L字樣之車至第七十九街或八十六街，或乘任何地上或地道車至第七十九街，換第七十九街公共汽車向東可達。西班牙及古巴區在第一百十六街及利諾克斯大道 Lenox Ave. 瑞典及丹麥區介於勒克辛頓大道及第三大道，東四十三街與東四十九街之間，可乘百老匯路車向東至第四十二街。

## 過泰晤士方場

我們由紅十字會司機小姐駕車馳過各僑民區，但以時間關係並未下車逗留，僅走馬看花而已。歸途經泰晤士方場，該場在第四十二街，亦即第七大道與百老匯路交叉處，爲世界最熱鬧之點，派拉蒙電影院及阿斯特大旅館均在此。百老匯路爲旅館夜總會酒排間珠寶舖叢集之處，夜總會毗屋而是，無慮數百家，入夜則粉白黛綠，招搖而過，好冶遊者大有左顧右盼，目不暇給之勢。女性特多，招之即來。美國戲劇以百老匯路爲發源地，凡在百老匯路走紅之劇本，始有通過好萊塢電影界之希望。

有馳名世界之地方兩處，因限於時間未克前往，一爲康耐島 Coney Island，離紐約十英里，從泰晤士方場乘地道車前往，一小時可達，

爲世界最大之露天遊藝場，集各種雜耍及機械遊戲之大成，僅以大腿戲而論，聞有數十個場子云。一爲格林威治村，在第十四街之南，第五大道之西，南至第四街，西至雪梨屯方場 Sheridan Square 而與華盛頓方場毗連，爲照相館美術館小吃店幅嘍小道及藝人作家所居，即紐約之拉丁區也，以上海論則彷彿城隍廟商場也。上述二地，好萊塢均已攝成天然彩色影片，余均得於影片中見之，詢諸美國人之曾遊其地者，據云大同小異，影片中多些穿插耳。

盡興言歸，仍由紅十字會司機小姐送回海關碼頭，時美國軍部已派軍車數十輛，停候於門外，警察局亦派來大批機器脚踏車巡邏隊負開路之責。登車後，有報館女記者及攝影師二人前來拍照，被警察拘入警車而去，大概不免吃一頓官司矣。出發時由一巡長騎機車前導，數十輛軍車隨之魚貫而行，巡車一路大鳴警笛，軍車過處，側面交通中斷，路上觀者如堵。

## 宿軍人招待所

車停於第七大道之本雪文尼火車站，對門，爲本雪文尼大旅館，一時路人聚觀者大增，軍車遂被圍入核心，好事者問長問短。車停二小時始駛入地道。是晚九時在火車站餐廳晚膳，膳後至勞軍會USO所辦之軍人招待所休息，該會在各城市鄉鎭及火車站碼頭均設有軍人招待所，免費供應飲食，幷備有書報及自動電影機。自動電影機形如普通衣橱，上方爲一毛玻璃之銀幕，無間斷開映有聲電影短片，各片相接，每片約演五分鐘，以歌舞居多。按此種自動電影機在火車站及遊藝場均普遍設立，投入銀幣一角，電影即自動開映。遊藝場所見形如西洋鏡，祇供一人欣賞，而所映之片則以肉感香艷者居多。

在軍人招待所繕明信片一紙，持至香烟舖託付投郵寄至國內，僅貼航空郵資六分，蓋以軍郵計也。十一時登車，共占臥車五輛，計官長一輛，學生四輛，每輛均有黑人司理臥具，下舖係以沙發改成，上舖則藏於車窗上方之鑲板內，拉下卽成一舖，臥舖均有極厚之緞幃。登車未幾，卽向南進發，於不知不覺中告別紐約。




# 我從

「西湖天下景」，早經膾炙人口。關於西湖風景勝蹟，掌故，和杭州歷史沿革、形勢、區域等項，已有不少導遊、指南一類專書詳爲記載，自不必贅述。筆者在抗戰前十餘年間，每年總有一二次在湖濱小住；勝利後歸來一年餘間，又到杭州數次，在前後一般環境和生活，深深體味到無限的溫馨，別有一番意趣。有時評比時間上變遷的事跡，更逗起不少感慨；錯錯綜綜交織成五光十色的印像，時縈腦際。茲拉雜記述二三。

## 落花如夢雨如煙。

自林處士梅妻鶴子以後，杭州梅花便爲一般文人所重視。在清人所擬的西湖十八景中，便有了：「梅林歸鶴」，和「西溪探梅」的兩景。筆者本來喜歡梅花，去年春初到杭州時，原是梅花時節，適以連日春寒特甚，尚含苞待放；隨後再到杭時又剛已凋謝，未能盡情欣賞一番。本年切實計擬，當於梅花盛放時到杭一遊。筆者於三月十四日下午由滬赴杭，晚八時餘抵達。一到逆旅，便聞到一種清雋的香味，於夜色朦朧中，隱約看到庭前數株梅花，枝枝燦爛，塵慮頓消。滿擬次晨再端詳欣賞。半夜間一陣狂風雨，雖晨起風勢已殺，僅微微飄忽；雨仍絲絲不絕。庭前樹下鋪滿花瓣。偶憶彭雪琴詠梅詩百首，其中二首：

「妬花風雨太無情，忍把嬌姿受逆橫，粉瘦瓊寒無耐甚，一腔幽怨可憐生！」

「芳草江南綠又齊，落紅滿地意淒迷，宵來一種梅花夢，斷送聲聲翠羽啼！」

這種情景，本來最易使人悃悵。筆者一行數人對這陰沈沈的天氣，並不感覺失望，減淡遊興。雖微風細雨未稍停息，仍乘船遊湖。遊踪所經，如三潭印月、蔣莊、孤山這些地方，梅花瓣瓣鋪滿樹下泥土，更感到唐人：「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的詩句，有無



先師李叔同春游曲

春花吹面薄於紗
春人妝束淡於畫
游春人在畫中行
萬花飛舞春人下
梨花淡白菜花黃
柳花委地荷花香
鶯啼陌上人歸去
花外疏鐘送夕陽

子愷畫

# 湖上歸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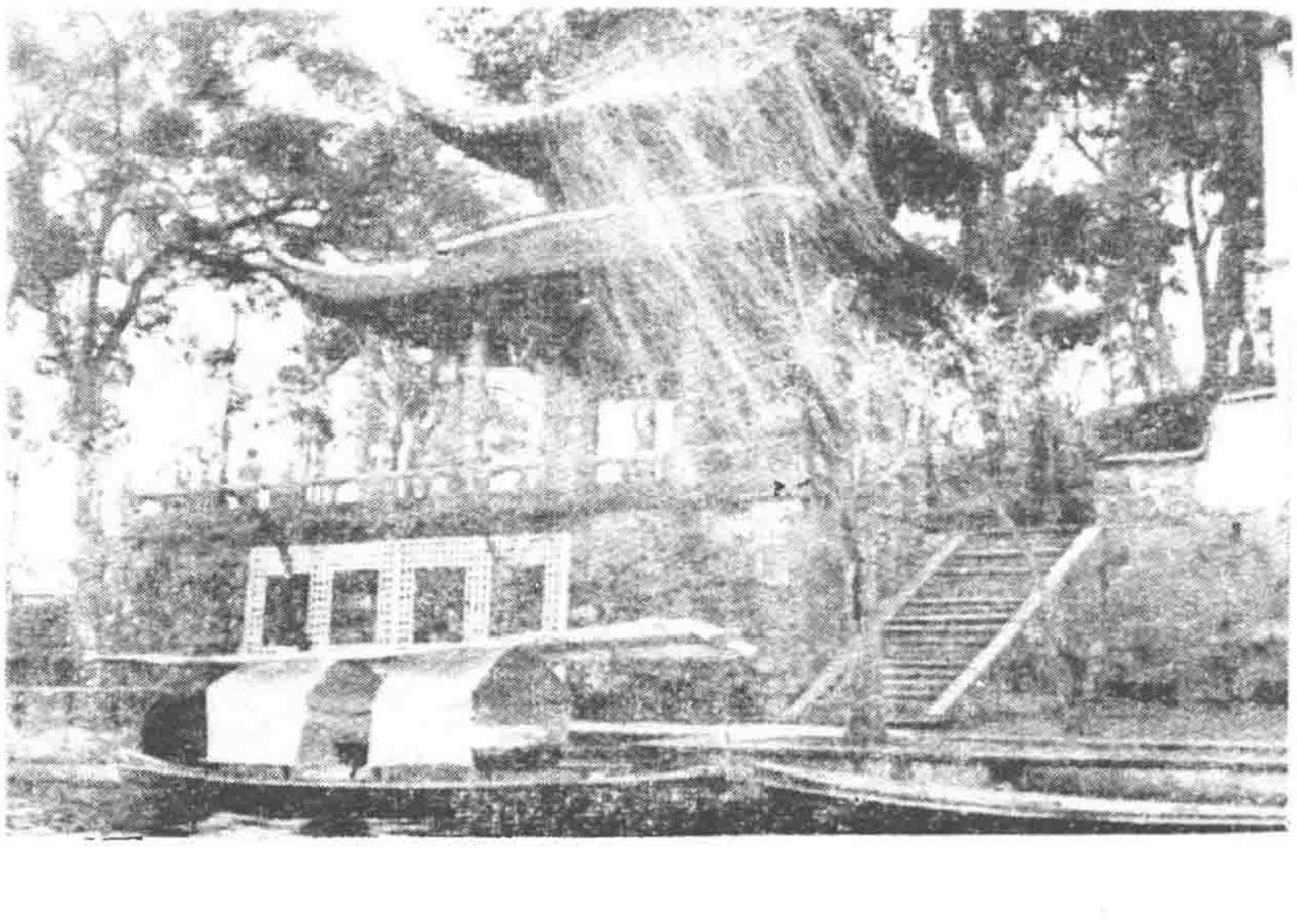
陳其英

限美妙的深意。尚有許多花瓣經風陣陣促駕，正在依依不捨的脫離他的母體——花蕚——飄忽在空中，間有不少有意無意地浮在水面，隨着輕漪蕩漾，象徵着一種妙曼的夢境。同時縷縷雨絲，像煙幕般籠罩着整個西湖，更顯出春的可憐，值得同情。「人生若夢」，人們能將一切悲歡離合，以春夢視之，自不至像春蠶般作繭自縛，無從解脫。林處士梅妻鶴子，自有他的一言難盡的隱衷。彭雪琴為了紀念他的戀人梅姑，畫了一百幅梅花，詠了一百首梅花詩，未免傻勁。「一生知己是梅花，魂夢柏依蕚綠華。別有閒情牽客思：水窗煙月影橫斜。」「知己一生惟有雪」；「前身許我是林逋，輸與梅花作丈夫」；「守素耐寒知己少，一生惟與雪交融」；……在這些詩句中，雪琴對梅姑情意的堅決，大有海枯石爛，此志不逾之概。可是老來住在西湖，竟眷戀着妓女童二官，「但願來生再相見，二官未嫁我年輕」，這樣的變態，眞是夢中之夢。

## 百年世事不勝悲！

在過去，有不少上了年紀的富商鉅賈，或在政治上剛走了時的要人，靠着多餘的財力，常在湖濱選擇風景佳勝地方，大購地皮，建造別墅，亭台、樓閣、園圃，各自爭奇門勝，極盡富麗堂皇的能事。他們是視大好湖山像一般商品，或者其他產業般，發揮佔有慾；往往將別墅冠上自己的姓氏，例如姓蔣的，便名為蔣莊；姓李的便名為李莊；在抗戰前此類別墅式的莊特別多；他們並就山間風景區，大營坟墓，原來純潔像白璧無瑕般的整個湖山，被割裂成若干片段，或者長着一個一個的創疤，怪刺目傷心。可是許多莊主，並不一定常住在莊上，他們僅於春秋佳日，攜眷來住一些時候，待到厭了便又離開，常時總是關着，讓僮僕在享清福。不過也有例外的，有某莊的主人，是願終老於西湖的，在莊內營造自己和正室的坟墓，同時並為姬妾營造坟墓於兩旁，作永久陪伴。姬妾雖不多，坐滿一桌麻雀，還留着一人作夢，偏偏有一人不肯作夢下去，坟墓剛造成，便「桃之夭夭」。又有某莊的主人，是靠了西湖地靈的福，經營龍井茶葉起家，人雖老了心却未老，他發一個宏願，存儲一筆鉅款在銀行，定期一百年，複息相生，預計百年後捐作修葺西湖專款；並存藏一百罎太彫，備作修葺西湖竣工時慶賀之用。筆者大約於二十三四年間，曾到莊上遊覽，談起了這件事，老人家頗以此自豪。經過八年的抗戰，湖上的許多莊，被拆毀的拆毀了，傾圮的傾圮了，荒廢的荒廢了。現時比較完整，尚可供人遊覽的祇有劉莊和蔣莊，那發百年宏願的老人的莊，也是殘破不堪了！將如何恢復舊觀，還成問題，至于修建西湖呢？前時所存的一筆鉅欵，以現時的物價和幣值試對比，已是無何作用；再過八十餘年更很難說了！一切的一切變動，是他們當時作夢也意想不到的。

孤山放鶴亭



## 色色空空證前因。

眞眞正正長期享受湖山清福的，多是出家人，——許多寺院的和尚、道士、和庵堂的尼姑。西湖的和尚道士，不一定完全吃素；西湖和尚特別喜歡吃竹筍，不信的話，可到寺院裏吃一餐飯，三樣菜中總有兩

樣離不了竹筍。西湖尼姑却又特別喜歡『吃豆腐』，或許由於『炒竹筍』不怎樣雅緻的緣故。據傳說：前時有杭州豆腐阿三在某庵前賣豆腐，有一次某尼姑買了豆腐未付錢即匆匆進庵，當豆腐阿三欲向尼姑收錢時，却發生了將怎樣稱呼的困難來了，他思索了一下：男人剃光了頭稱爲和尚，女人剃光了頭，當然是『和尚太太』了。他叫了兩聲『和尚太太』還我豆腐錢，那尼姑怒冲冲出來，不但不給錢，反打了兩記耳光便又進去。豆腐阿三對此『丈二尼姑』，實在摸不着頭腦，正在發怔的時候，適有一個和尚經過，詢明原委，責他不應瞎叫，並敎以稱爲『姑姑』，自可收到豆腐錢。豆腐阿三依照和尚指示，叫了一聲『姑姑』，尼姑便出來照付豆腐錢，之後，詢以一刹間會聰明地稱『姑姑』呢？豆腐阿三便說剛才『姑爺』告訴我的。話一說出又遭了一頓罵。豆腐阿三如生于今日，便不至于碰一鼻子灰了。話說回來，尼姑因爲吃齋，尤其『吃豆腐』太多了。待到轉世爲『書生』時，聞到豆腐味便要惡心，再不敢『吃豆腐』了。因此，便像虎虎的小貓般喜歡腥味，尤特別喜歡魚兒，一見到牠的影子，便勃勃欲動。笑話少說，言歸正傳。西湖經過八年淪陷，在敵人鐵蹄踐踏下，各寺觀破爛不堪，勝利後一年餘來，正在積極從事修葺，這一筆費用如何籌集，和尚、尼姑們時時在動腦筋，杭州本來是三冬靠一春，當這大好春光，香客遊人的隨緣樂捐，爲一筆最主要的收入？聰明的和尚時時在留意遊客，往往就服裝，容貌，區別爲：『坐，請坐，請上坐；茶，泡茶，泡好茶』三類，筆者剛在滬寫完杭州導遊最後的一段，旅遊注意要點，提示遊客到寺院時應注意和尚的獻殷勤；可是筆者這次到某寺院經不起和尚的：請坐，泡茶；並笑嘻嘻的過來說東話西，結果不得不在緣簿上寫了一個數目。尼姑尤較和尚爲聰明：當此春遊季節，不少遊客到杭州後覓不到住處，若干庵堂闢出一部份地方，佈置簇新的客舖，供給遊客容膝，招待茶水飯食，聽由遊客隨緣捐助，這確是一筆生意經，並說明時代的進展，臨到嶄新的一個階段，一般爲尋春而來的人們，對龕前燈影，夜半經聲，是詩情，還是夢境？

## 大好湖山誰管領？

杭州的繁榮，是建築在遊人的身上，每年的春季成千成萬的遊人來來去去，像雨露般滋潤着杭州的一切。就遊人行動上所表現的種種不同的情況，加以區分，就可看出時代的轉變，也是一件趣事。

在杭州許多外來的遊人中，大概可區別爲：爲燒香而來的香客，與純粹爲遊覽而來的遊人。

**香客**是來自蘇浙兩省各地的農村，他們爲了要來杭州進一次香，至少須有一年以上的長時間準備着；他們是由鄉間乘木帆船慢慢地搖搖輕颺，不計時間來到杭州，大概是靠在北門外松木場一帶，他們沿途食的用的，都是由鄉間準備妥的，用不到向市上去花錢；晨起結伴沿湖濱各廟進香，都是徒步的，其中有不少三寸金蓮的老太婆，仍是輕移蓮步，姍姍追隨，她們着大紅色錦緞裙子，掛着黃布香袋，標明：『朝山進香』，古香古色。抗戰前後十餘年間一切的一切，大變而特變，獨是他們以不變應萬變。他們的行列中，有時雜在燙髮高跟玻璃鞋，和蟬翼玻璃襪，西裝褲子的一九四七年式的時代女郎中，確是現時代的洋洋大觀。

至於純粹爲遊覽而來的遊人們，那就大變特變了！在抗戰前在春假期間，集羣結隊來遊的，多是各地學校的師生，或者各地的文人，畫家們，有的作學術上的旅行，有的爲藝術而旅行，每風景佳處有不少人在拈毫着色，作寫生畫；或者人各手執一枝筆在隨地記錄山水形勝；這些情況現時是看不見了！現時所謂遊人者，多是西裝筆挺，帶着如花美眷，食的用的都是美式配備；他們所談的，三句不離本行，大約不出上海市場上一般變動的內幕。各寺院的和尚以至旅館、菜館的老闆們，都樂於曲意逢迎。他們即使多用幾文也毫不在乎。許多遊人中，雖然仍有少數公務人員和文化人們，從他們的行動上說，處處是在從最經濟着想，未免顯出寒酸相。眞的時代長此進展下去，將來管領大好湖山的盡爲新興的豪富們，一般文人將完全被擯去了！

遊罷歸來，追懷過去，環顧現在，憧憬將來，爲之悵悵！

中國旅行社
導游叢書
杭州導游　定價每冊四千元
北平導游　定價每冊二千元
南京導游　定價每冊二千五百元
歡迎惠購

# 記故都湖海之勝

朱偰

## 北海

故都有北海，中海，南海，總稱太液池。源引西山玉泉，從德勝門水關，達什刹海，入西苑，匯爲巨池。中亘長橋，脩數百步，有坊二，東曰玉蝀，西曰金鰲。橋北，爲北海，南爲中海，又南爲南海，即瀛臺所在焉。游人駐足金鰲玉蝀橋上，望瓊島塔影，掩映柳絲菰蒲間，風光似畫。

瓊島春陰　三海之中，北海爲大，北海風景，瓊島爲最。瓊島於金稱瓊華島，元遺山詩所謂『從教盡剗瓊華了，留住西山儘淚垂』，即指此也。元曰萬歲山，或作萬壽山；至明時則互稱之。山巔建有廣寒殿；清順治年間，改建白塔於山頂，故一稱白塔山。蓋故都苑囿中歷史之最久者。金章宗嘗共妃登瓊華島，帝出一對句云：『二人土上坐』，屬妃對之；妃不假思索，即對云：『一月日邊明』。可稱絕對。

余嘗於春雨中登白塔山，東望禁城，黃屋輝映，俯瞰城闕，煙樹萬家，而山川環繞，形勢莊麗，眞有『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之感。

濠濮間　濠濮間在北海東岸，引水成方塘，四面迴廊，崇樓相屬。因爲北海公園董事會會所，故游人罕能至其地。

余於民國十五年夏，每日清曉，必至湖濱散步，常遲友於濠濮間，因地點較爲適中也。某日晨興，烏雲橫空，陰陰欲雨。至北海時，爲時尚早，游人絕跡，但見一二清道夫，掃除落葉而已。遲友人不至，乃游濠濮間，緣石樓，走山徑，升降窅曲，乃得一溪，蜿蜒南注，出於園牆之外，即西板橋下之小河也。至山石上坐久之，吐納朝氣，潛神默坐，天陰欲雨，幽僻之處，別無人行。此種幽閑生活，今日思之，倍令人流連不止。

北海之夏　余嘗好於夏日清晨，散步湖濱，荷風滿岸，香氣沁鼻；而湖上紅蓮碧藕，交相映輝，神清氣爽，莫可名狀。有時於清曉登瓊島白塔，曙光乍啓，曉霧方散，玉泉碧雞諸峯，隱約可覩；日光漸烈，碧雲寺之浮圖，亦隨之而俱現矣。憶二十一年余自歐洲歸航，君培贈別詩云：『柏林今日聚，他年北海濱，重逢當一笑，各自保其眞。』個中人讀此，倍覺辛酸。

## 中海

太液秋風　三海之中，以中海爲最長。自金鰲玉蝀橋南望，波光雲影，一碧千頃，宮觀臺榭，錯落其間，景至窅深。中海東岸，爲萬善殿，多供佛像。其側爲水雲榭，迴廊曲檻，孤峙波心，僅有一橋，與岸相連。中植豐碑，題曰『太液秋風』，燕京八景之一也。

紫光閣　中海西岸，爲紫光閣，重簷複宇，繞以石欄，高凡二層，形勢宏麗。民國初年，三海尚未開放，偶於國慶或元旦開放，則陳列歷代帝王后妃像於紫光閣。猶憶唐人像魁偉，元人像豐碩，宋明開國君主，亦多英武；獨末世帝王，則不問朝代，類多清癯瘦削。蓋養尊處優，不問外事，甚或沉緬酒色，累歲不朝，積弱之勢，蓋有由來矣。

居仁堂　居仁堂居三海之中，輪奐華美，屋宇軒敞，內部裝潢，雜以西式，或曰倣法國凡爾賽宮，而其實則不能強同也。民國肇建，滿清遜帝猶居故宮，大總統則駐節居仁堂。自袁世凱歷黎馮徐曹，皆居於此，一時成爲政治中心。自段祺瑞執政，設執政府於鐵獅子胡同，居仁堂始不復成爲政治中心。

聽鴻樓　聽鴻樓在中海春藕齋，以其建築奇特，頗爲游人所注意。繞樓爲方塘，樓不啻建在島上。隔池相對者，爲春藕齋。樓南山石峭蒨，復多巖洞，環以竹林，中涵小池數泓，逕路盤紆，亭榭間出，爲西苑勝地。

## 南海

瀛臺　三海之中，以南海爲最小；然瀛臺峙於中，寶月樓障於南，崇樓傑閣，亭臺相望；而垂柳拂隄，紅藕飄香，別有一種幽遠深窅景象。瀛臺舊名南臺，三面臨水，奇石森立，花樹芬鬱，有天然林壑之致。中有翔鑾閣，涵光殿，香扆殿，迎薰亭，而總名之曰瀛臺。考清宮史，其地舊有勤政殿，歷代清帝夏月聽政之所。戊戌政變以後，慈禧當政，嘗幽光緒帝於此。以其爲一孤島，易於防範也。後人過其地，見楊柳低垂，亭臺深窅，古渡無人，花開自落，頗有一種陰森景象。近人有『瀛臺泣血記』一書，以紀其事。

寶月樓　寶月樓七楹南向，與瀛臺隔水相望。民國肇建，中南海闢爲總統府，寶月樓遂亦改爲新華門。相傳清乾隆帝平定回疆時，擄其公主香妃以歸，頗寵愛之；但香妃眷念故土，國破家亡，常思報家國之仇，心中鬱鬱不樂。乾隆帝思欲得其歡心，因居之寶月樓，前對回回營，佈置一如西域，以慰其鄉思也。顧香妃不忘國仇，常挾利刃，圖刺乾隆，事聞於太后，乃賜香妃死。或曰陶然亭香塚，即其埋香之處，前有短碑二。一書：浩浩愁，茫茫刼，短歌終，明月缺。

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香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一書七絕一首：『飄零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綠滿汀。落盡夭桃又穠李，不堪重讀瘞花銘！』餘韻嬝嬝，的是至情之作。按香塚之說甚多，竊以香妃之說爲近。蓋當時賜死之後，不敢直書香妃之塚；而其事又極哀豔，故詞人不得不託之諷詠，而極迷離恍惚之致。然則南海之寶月樓，更有一段哀感頑豔之史蹟存焉。

## 什剎海

燕都之有什剎海，亦猶昆明之有翠湖，桂林之有榕湖杉湖，點綴紅塵，爲城中生色不少。什剎海，古名積水潭，源出西山，在京城西北隅。或因此湖多植蓮，名爲蓮花池；或因水陽有淨業寺，故名淨業湖。實則自西北迤邐而東南，凡分三湖：最北爲積水潭，中爲後海，南爲前海，統稱爲什剎海。北中南三海，舊爲禁地，不能游覽；與平民生活較爲接近者，厥爲什剎海。在余則爲兒時游釣之地，尤令人寤寐難忘也。

**冰雪中游什剎海**　余初至什剎海，在民國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時寒雪初霽，日光送暖，海邊樓閣，照耀如銀。游眺既暢，乃乘冰牀，慢滑如駛馬。余昔讀燕都游覽志，冬時湖凍，作小冰牀，各坐於上，一人挽行。好事者恆覓十餘牀，攜圍爐酒具，酌冰凌中，竊嘗慕其韻事。少不嗜酒，約弟妹輩共市果餌，相與來此，冰牀既展，啖食嬉笑，環海再週，樂而忘返。日已銜山，家人促行，乃相率而返。

**瀟瀟暮雨灑江天**　民國八年，余家遷居德勝門內草廠大坑，去積水潭及什剎海皆甚近，早夕散步其間以爲常。十五年九月，秋雨連緜，竟日不止，方枯坐無賴，不謂竟有雅客乘興而至。因偕往尋勝，秋雨瀟瀟，濕人衣襟。比抵什剎海畔，一湖風雨，煙滿江隄，兩岸荻花垂柳，零落無語；登高遠望，但見秋波渺渺，煙雲無際。中秋已過，重陽將近，低徊流連，吟柳永『八聲甘州』者再。歸途出德勝橋，酒幌高飄，燈招客坐，乃相率而入。座中盡燕趙之士，慷慨悲歌，遺風未泯，酒酣氣振，頗有荊軻飲燕市之概。至夜色愈深，暮雨益急，二客道遠，不得不歸，始與辭言旋。

二十一年秋，余遠游歸來，到平之翌日向晚，即再至積水潭訪舊。時秋水方漲，紅蓼白蘋，錯落有致。隔岸臺榭依然，但終掩不住蕭索景象。歸途重經德勝橋，尚有純北平風；雜貨店遍掛商品，油燈黯澹，黑影幢幢。此處尚毫未歐化，最令人憧憬舊都風味。

# 靈巖山水情

## —「雁宕十月」之一—

陳適

我來靈巖是在十月初旬。

那時悄悄地離開方纔淪陷的故鄉，曾在虹橋過了二十多天。當時師範學校從城中遷移雁山去復課，因此我也就到靈巖來了。

我是從芙蓉取道西外谷入山的。山風驅着雲霧在動盪中來去；遙望高踞在東嶺外的貓崖，顯着一副殘暴者猙獰的形象，我心中更是愁念着故鄉的人們。

東嶺悄寂地在亂藤荒草中伸長着腰，上下約有六七里路，雖然嶺邊有一二座茅舍毗連着深密的竹林，但行人絕少，我想清晨或晚夜也許會有猛獸的踪跡。

從東嶺下渡錦溪，折向西南經過三官堂的一所開有小店路廊，再轉向東北行上登馬鞍嶺，這是東西谷中界的高嶺；一步一折似的蛇徑旋成十四五個大盤紆，人上登時望衆山漸低，到最高處如在天闕上望衆山似大海波紋，丹峯翠巘點綴在那中間成爲一幅海山萬叠的壯圖。

由此東望山巒險削異常，橫亘五六里直到靈巖。水雲色的觀音峯巍立在嶺表，衣帶翩然，如凌雲駕霧，下面巖石作層波凍結狀微微鋪張出來，宛如一個偌大的蓮座。

到靈巖時已是傍晚，諸師友都來問訊。大家在變亂中都有愴然之感。

於是我便在雁蕩旅館中住下，因爲這裏是空着的，已被借作學校的臨時部分了。旅舍正在東內谷道中，而適當靈巖谷口，是一座中式樓房；裏面已住有百許個同學和幾個同事，還有從外省淪陷區中流亡出來的同事的眷屬。

× × ×

### 展旗峯與天柱峯

我住在西北樓一間，打開窗子風便呼呼地進來。那窗子面臨着高大的鐘巖下，大谷道便在門前短牆外橫貫着。房子東邊毗連着一所路廊和三間店屋，是谷中往來人們休歇的地方。

這裏擁鬱着一團雄穆深秀的氣象，風播百泉的清音，雲拂千峯的奇姿。谷口鐘鼓兩巖左右分峙，一條石道紆迴地透入那谷中的叢密的松杉裏去。

從谷道緩步進去，仰望展旗峯橫掩半空，平闊三千多尺，儼如大旗豎立在軍門，從風東指而一角捲向西北；遠望又如天幕垂掛下來，蒼茫穆古，似在呼吐雲氣。

人在峯下紆行，幾疑前面是沒有路了；忽然眼前突見一峯拔起三千多尺，威凌地直逼雲霄，那龐大的光白渾圓的體勢，雄覗羣峯，教人仰望目眩。彷彿是一個正氣洋溢的偉人義士堅苦卓絕地屹立在艱危苦難的時代中，令人肅然起敬。

這就是天柱峯。峯頂上有夏冬常青的樹木。峯脚稍高處刻有「天柱」兩大字；下面有一個圓洞，小龍湫水便繞流在這洞前而出，發布悠遠的聲韻。

天柱峯南面聳立着一塊高三十尺許狀如植圭的巖石，北面另有一石高二十尺許，狀如老僧，衣頂襝如向圭立着鞠躬拱手，那叫做僧拜石。入谷的人看見這石沒有不失聲而笑的。

### 安禪谷烟雨迷濛

過此峯迴路轉，忽又豁然開朗，而此身已覺走入一個大環形的深秀的幽谷中了。

北上有三千多尺高的淩淩入空的平巖，石色五采相間如極大錦屏，那就是屏霞嶂，又叫做靈巖，我瞻仰着這個方正的掩住了半天的平巖雖很像一個「靈」字的垂象。龍鼻水安禪谷就在它的下面；溫泉石窰蓮花洞仙渡橋是在它的上面；天柱雙鸞捲圖玉女獨秀卓筆諸峯排列在它的右邊；展旗頂珠石屏蟾蜍諸峯列在它的左邊。布成一個廣約里多的大環形，而小龍湫天聰洞僧拜石等勝又點綴其間，南面的天柱屏旗兩峯對峙成一個雄險的闕口，比雄險的與勝門廣闊些。遊人到此，眞是目不暇給，這裏是山中峯巒景物薈聚的地方，所以稱爲雁蕩山的明庭。

安禪谷是宋時纔通闢的，據朱蕩南山志上說：「宋太平興國四年，

僧行亮神昭，挈瓶荷錫，共訪幽奇，得雁山安禪谷居焉。」又靈巖寺碑記中也有關於闢關安禪谷的記事云：『亮昭二僧，因卜棲止，乃芟蘿導徑，誅蕭翦薄，丐米近村，鳩工刊木，闢塞發翳，殫極勞苦。逾年之後，山無遁形，巖穴之前，地平如砥，幅幀千步，天設穹壘，顯峯秀巒，環匝周列，但見白猿金雀，飛棲雲樹，藻氣圓光，映射林表。」從這段文字裏，正可看出一個絕勝幽奇的境地，原是從歷經艱險勞苦中纔得發現而開拓出來的。這正和從勞動血汗中能創造燦爛的世界是蘊有如是的眞理。

谷中寒雲來去，時作烟雨迷濛之狀。有時霧忽騰湧而出，迷不得路。而烟入霧中，又迷不復辨。霧是帶來了無限的莫測與疑慮，把人和人與景物之間都隔離起來，直待陽光從峯頂射入，纔漸漸得到明朗。

## 靈巖寺嵐影林光

靈巖寺的垣黃瓦紫在千蒼萬翠中更顯出一片中土恒愛和平的象徵。正是每個人心中所渴望而祈求着的。

從寺中進去，看迴廊連宇非常潔淨。寺前有康有爲題名的横額，點畫間隱吐遒勁飛拔之氣。四邊名人書畫也不少，祇是我也無心鑑賞了。兩軒樓彼此相望，西軒樓外更有幾個露天的平臺，可坐看環寺景物，瀑光峯影有時也會投入你的杯中的。

至於聽瀑廬那邊，靜中更傳來小龍湫的瀑聲，纖細如琴，風大時忽做濤聲，如挾飛流東奔入海。

初上佛樓時有點幽暗，接着便覺有一番皇光肅象生自眼前，和映樓的嵐影林光合成一片如金壁沉在空明寒寂的波影中。佛樓兩邊有藏經室，是那麼靜穆地躺着六櫃的大本的佛典。

靈巖寺在宋時也曾稱過東南首刹，在亮昭二僧得居安禪谷不久之後，據朱蕩南山志說：『新市蔣光贊爲建殿宇，寺之山水靈秀，名聞京師。太宗命中貴人持御書五十六卷賜於寺，咸平十二年，賜額「靈巖禪寺」。天聖十年，仁宗賜藏經，凡千卷，皆金字。元至正間遭兵燹，經書亦無存者。至明洪武八年，僧道沛重建，二十四年歸併成叢林。」他又說：『明洪武間重建，隆慶間圮。萬曆戊子僧圓魁再建，明末復圮。淸雍正間僧妙文仍於安禪谷外，闢地創屋，以居其徒，再建殿。乾隆戊子年閩浙總督崔應階捐薪多金，後建大殿，後僧亦未終其事。」

原來這一千多年間的靈巖寺興廢無常，也不無幻化變易之感。明戴珣重建靈巖寺疏中述及僧圓魁言往時山中有十八刹，有田數千頃，這些都是當時達官貴人所捐助的，後來寺宇盡圮，田皆入民家。直到如今，靈巖寺的寺產仍很微薄；可是寺宇還是近三十年間建築物，內部設備還很講究，因此香金和住客膳宿費的收入占着寺中經費的主要部分；可是戰時以來這種不勞而獲的幻夢已完全破碎了，山中自然異常冷寂，那些寺僧又不得不把生活的計劃轉回到山園的種植上來了。

## 松林薄霧飛襟袖

寺中東半是僧人們自己住的，西半房宇都已讓借做校本部了，這裏住有比分部更多的人，夏師瞿禪和校長俞天民的眷屬也分住在西軒樓上下。夏師常和寺中住持成圓老和尙談經，也是在這裏。寺中到谷口約有一里多路，我因兩部兼教，所以谷道中來去也成爲我每日的常課了。

谷道的紆迴在往來上說是浪費時間的；但從景物上看却因此有無限的蘊蓄，人從松杉間穿過，薄霧從襟袖間飛出，小鳥從足邊躍起。大自然的愛和蘊曲的美，她是統攝着人類的祕奧和一切事物的體相。這中間似能微微透露出一些消息來。

早晨的陽光照到谷中只有在八九點鐘時候，傍午以後，寺舍和附近一帶竹樹便落在天柱峯的巨大的陰影中了，隨着山風瑟瑟，那景色也漸漸點暗起來。

## 諸峯盡態極妍媚

我們看那麗立天柱峯側的雙鸞峯，它原來只是一峯，因中有石罅，看去好像有兩個似的。峯頂上各有怪石如停鸞，左右相向，作飛舞之勢，松風振籟，流泉奏響，雍雍乎如聞鳴鸞相和之聲。

雙鸞稍西有捲圖峯，高雖不及雙鸞而闊數倍之。它的體勢橫展如捲圖。中刻有「天開圖畫」四個大字，據說是宋朝朱晦翁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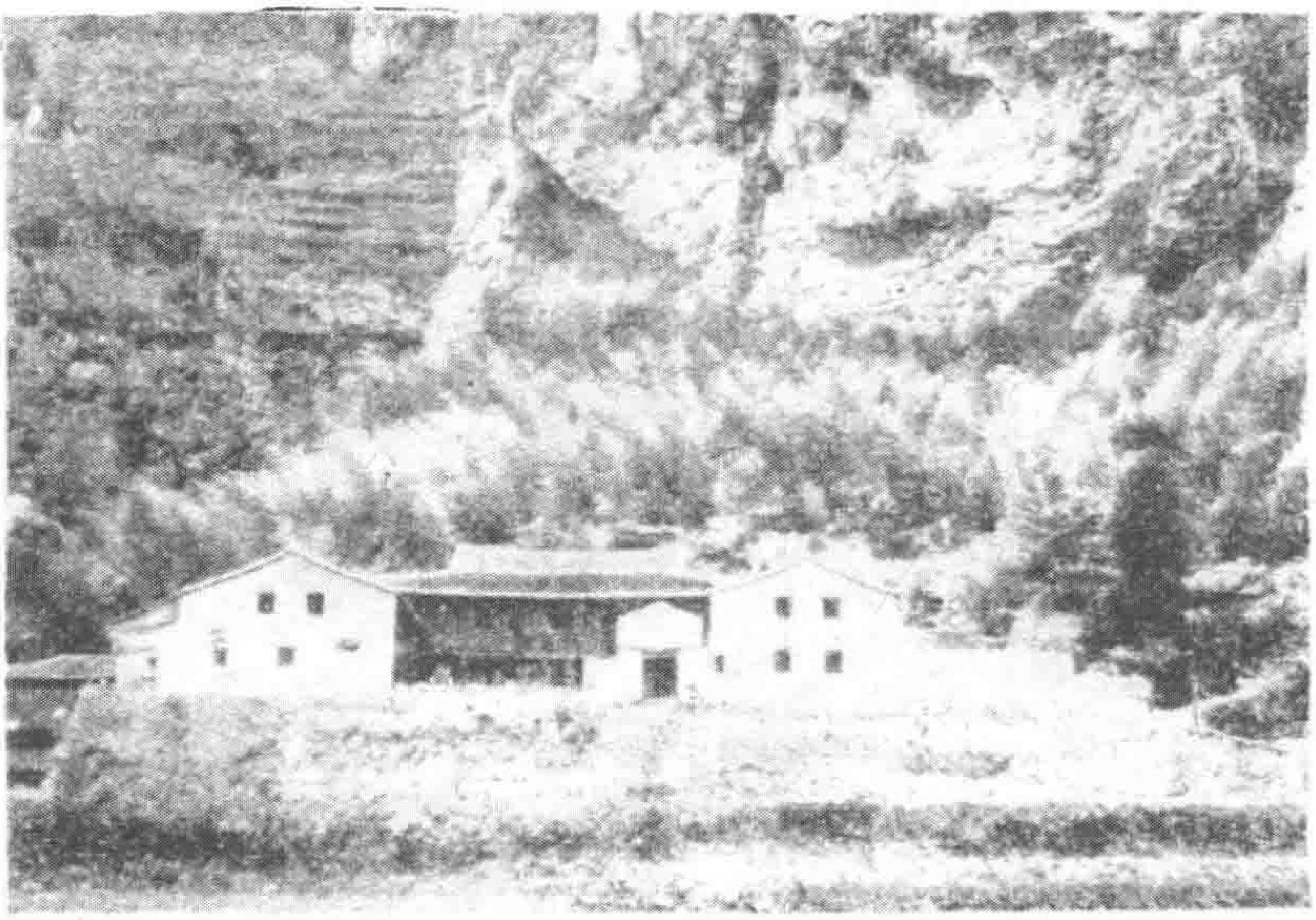
一峯亭亭立在捲圖西北，比諸峯稍低，體柔而無諸峯的昂岸氣象，望之如女子束帶臨妝，那就是玉女。春時峯頂花開宛好，如少婦綰髻狀；但入秋以後便帶蕭蒼之姿了。袁枚有玉女峯詩云：『莫道玉人常不老，秋來也有鬢邊霜。」

在玉女峯旁高崖上有茶嬾峯，那西南凸然隆起如覆印似的，是寶印峯；又在它的西北隱龍峯右臂，勢三疊而上隱如重樓的，叫做重樓峯；在它的西北隱龍障如天闕，有峯如小屏，叫做嶢闕峯。

五七一三三四

## 獨秀峯清風可挹

從靈巖寺再向西北看，有一峯瘦削無依，昂藏而上，宛然清風可挹的，那是獨秀峯，如有無數縱橫形的方巖層叠起來，平頂而上下方正如一。頂上有孤松高數十尺，不知是何代之物。



靈巖寺

獨秀峯頗有松柏之姿，它和天柱正可代表兩種人格：一種是剛健雄偉的；一種是端莊清正的。

在獨秀峯之下還有卓筆峯，高只有獨秀的一半，下圓上尖如筆之卓地。靈巖諸峯都是很高，只有卓筆最小，但也有三四百尺光景，從前人說它拔地如碧玉簪，這個形容是很恰當的。

## 小龍湫騰空飄散

方望溪遊雁蕩記中說：「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遊者欣然而樂；而玆山巖深壁削，仰而觀，俯而視者，嚴恭靜正之心，不覺其自動。」眞的，靈巖諸峯巍峨削立，只有小龍湫一瀑狂舞其間，於肅穆中隱有飛揚之氣。

小龍湫一名小瀑布，在靈巖寺西北角的山峽中，去寺只有二三百步。道中杉柏成蔭，瀟灑通風，聽說夏天也沒有蚊子的。湫水自石城諸溪澗來會於屏霞嶂右脇，從靈溜中飛流而下，高約三四百尺。巖腹如珊瑚瑪瑙色，泉飛巖上騰空飄散，如霧團結旋而流轉，向人飛灑，忽粗忽細而沒有定跡的。

晴天午前八九點鐘時，陽光射到湫瀑上作成一段飛虹，橫駕峽中，閃着奪目的光彩。湫水在大雨後最好。我記得有兩次跟瞿禪師是撐着傘子去看的，峽中飛瀑雷震，風挾水烟奔騰而出。人在巖畔傘下窺看一條白龍在峽中滾舞，直要飛上峯頭。峽口那些小草被風飄搖得幾要斷梗，我們不禁戰慄而回，因爲勢不能久留了。

夏師嘗談遊山有三種人，因有三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人只是看眼前景物的形似，只是說這個峯像什麼，那個巖像什麼，這是一般人的看法；第二種人是看了景之後，由於情動於中發爲文字上的記敘和歌詠，這還是比較複雜些；第三種人能在景物之間得其風趣神理氣勢素質，而感受心志上的修養和滋益而至作科學上的研究和探討。這是最難，這種人也最少。

這些話也可作遊山人的參考，推而一切事物的看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比如人與羣體之間是要有生活上的實地的聯繫，能從深和廣和密這三度中學習，纔會汲取無限地的智慧和活力的源泉，這是人與人之間的相關度；至於人對於自然景物也是要有這樣滲透的體驗的作用，因爲它的動靜色相和變化能構成複雜的情境給予人的感受和影響也是非常重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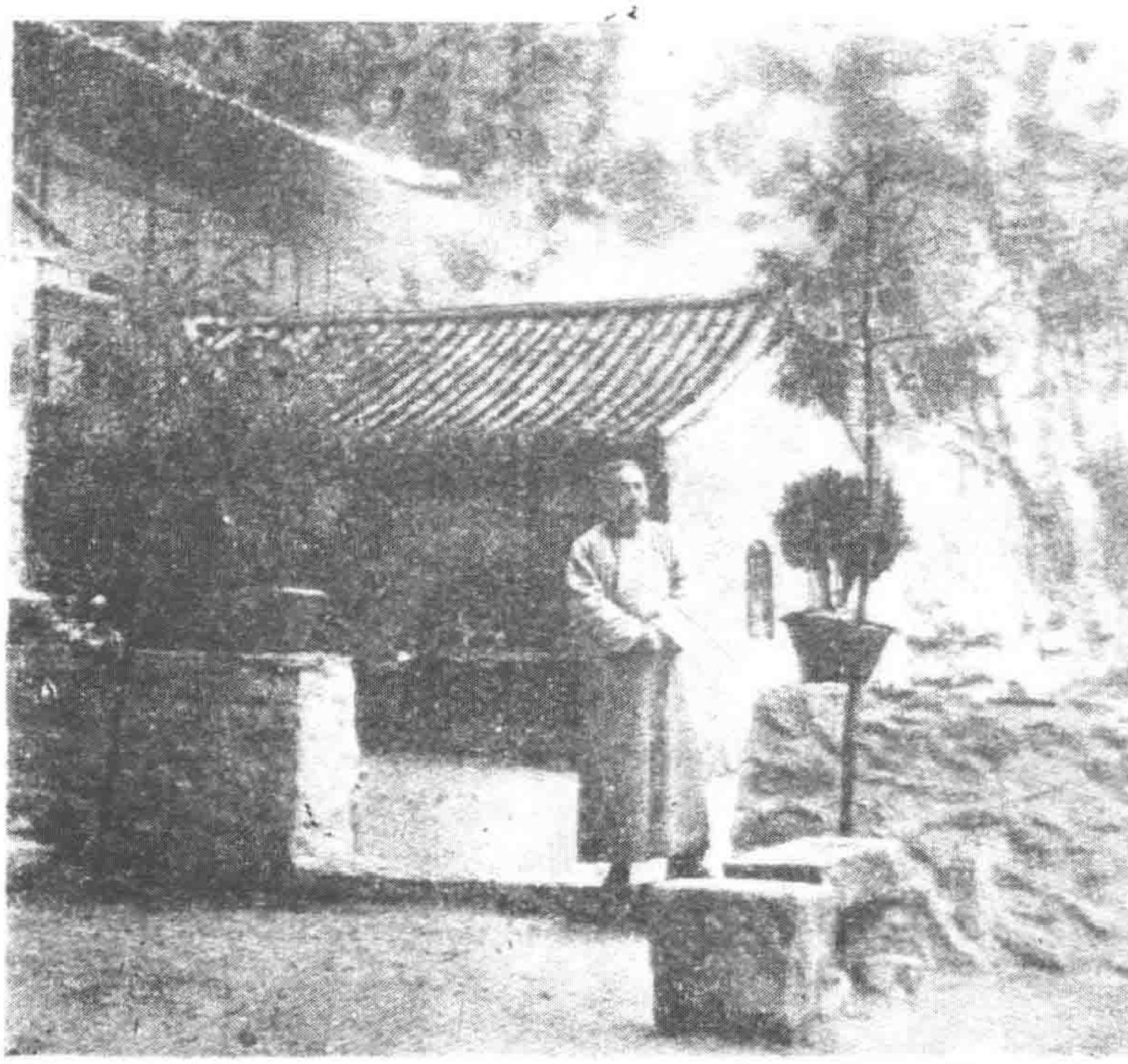
## 屏霞廬無限鄉愁

校中師生除在本部與分部之外，還有女生宿舍是在屏霞廬，味橄兄和他的眷屬也住在那裏，因他的夫人是担任女生指導。我來靈巖時承他們夫婦殷意相待，大家都覺在變亂中的聚會更是難得的。

屏霞廬是隱藏在密茂的竹林中，從靈巖東邊一條小石徑上去，在竹林裏轉了幾個彎，纔看到上面樓檐的一角。上面人語也聽得很清晰，如果你叫了一聲，上面也就會有人應響的。但這時仰望屏霞嶂更高得可怕，似要從竹林上空傾壓下來，原來已逼近到嶂的底下了。這廬舍是三間幽緻的樓房，西邊過去還有廚房可通嶂下一片平壇。這

屋子是從前蔣叔南的家廟。樓上有橫額，題有「夏涼而冬暖」幾個字，其實也就是蔣家的別墅。

我們在中樓憑闌靜眺，眞是羣峯環抱，好竹連山。四邊闃靜無聲，連山風敲竹的碎響也漸沉落在谷底去了；而另外浮起的是恍如從山外襲進來的一片鄉愁。味橄兄的夫人很會說話，指着孩子們的破衣絮絮述離杭後六七年來的流浪史。



屏霞廬一角

## 天聰洞別有境地

從屏霞廬下來，轉登東南仄徑，那是天聰洞了。洞在展旗峯大石壁間，路從展旗北棧道躡險力升至旗半，回望洞外碧空如梭形，天柱峯近在門前。

洞口初甚高大，再入有石級飛挽而上，這些石級是從巖壁上鑿出來的。我小心翼翼地扶躡上去，石級盡處有限如門閾，我便倚在這石限上向下望去，洞形如一大斗斛：原來旁邊有石穴，光自下生，其下彎曲深杳不可測，似別有一個境地，似別有平土作溝塍畎澮之狀。

我用小石塊投下去，洪洪然如轉鳴甕中。聽說從前曾有人用繩縋下去探過險，以燃放爆竹爲記號，可惜他的報告怎樣是無從知道了。

洞外有二孔如眼目，又有一孔如口，所以叫做「天聰」。這是從屏霞廬上登蓮花洞的山道中纔得看到的。

因此我想起蓮花洞來了，那一次我是伴着我的父親去遊覽的。洞在屏霞嶂上，從嶂左攀險而上，再西折蜿蜒而到洞前。洞高百多尺，廣二百尺許，深約三四十尺，石色如芙蓉燦爛奪目，因爲路極險峻，所以很少人到這裏來的。下望展旗峯頂到此成爲門前的斜坡，天柱在深谷中也已低頭了。因爲是高空，頗有雲低日近之感，山闃寂如皇古，風送來陣陣遠海的濤音。洞舍旁邊毗連着覺性庵，周圍樹木葱茂。庵中道童的案頭置有魯迅、夏丏尊、葉紹鈞、郁達夫、巴金諸家的作品，這却教人不無一點驚異了。我們去是從淨名寺前鐵城障對山上嶺的，回來時從屏霞嶂左脇的仄徑盤旋而下，道中佇看天聰洞的外景是另有一番印象。

## 龍鼻洞並稱奇絶

與天聰洞並稱奇絶的還有龍鼻洞，又名龍鼻水或龍鼻泉。泉在靈巖寺後大石龕內，從靈巖右脇攀危磴而上，經過獨秀卓筆二峯的旁邊，再上登盤轉十數折，到兩巨崖垂合而闢的龕口。口高有二百多尺，深約一百五六十尺，四面都是石壁。仰望龕脊石色都是紫的，中頂上嵌着一作鱗甲形的縹碧色的橫石，宛然如一條長百多尺的石龍入龕內蜿蜒下垂，中爪陷入崖中作攫拿狀。龍首下垂龕底不到十尺，鼻端有小孔出滴泉，滴入下面的石方盂中；又舒出一爪護鼻，都呈着紺碧色。泉水香滑甘冽，相傳洗眼可去翳疾，所以遊客到此都脇息吻燥，而潤渴却又清寒不可着齒。

這滴泉如大漏壺，每年從中夏到三秋時分，就是霪霖連月，也不見加多；如果是久晴亢旱，也仍涓涓地不斷地在滴着，這不是奇絶嗎？細察那龍鼻是泚然的，如汗出腠理；這是因爲石龕的背上巖石的裂罅處，日久爲坭土填滿，水就是從那中間微微透滲過來，所以水旱之時也都是

一樣的涓滴着。

那時斜日從玉女峯間返照洞中，只見賺點滴瀝，張牙舞爪猙獰之態，教人不敢久視。忽然片雲飛入洞中，橫遮龍腹，眞是光怪動搖；而洞右的小龍湫又在奔騰着發出洪濤的聲響，恍如神龍舞翔吟吼出沒在雲海中。

但這裏有一件事是要提到的，就是洞底的那一隻龍爪已被人刮削了大半，變成非常纖弱了。因爲相傳這龍爪的石粉可做叩藥或其他敷潤瘡瘵等等的藥粉，所以這龍爪也就遭了厄運。民國十四五年間蔣叔南曾於龕底龍爪前橫築了一個石垛，總算把它掩護住了、

## 清空幽秀仰天窩

蔣叔南對於雁蕩的經營是費相當苦心的，他在山中曾發現一個絕勝的地方，取名仰天窩，這也是他生平的快事。那個窩在靈巖西附近高山中，從靈巖村上山約有六七里路。一個半畝廣圓的天池開映在羣山環抱中，上接天光雲影，旁連芳草青枝，明麗，清空，幽秀，天風吹波，山鳥戲水，陽光整天照到的，可說於雁湖另具別境了；臨池有平屋三間，是蔣氏從前讀書處，現在早已荒廢了。

蔣氏是大荆人，生平以雁蕩山人自稱，但他自己終覺不遇於時，且因環境困鬱，晚年竟投身於大荆附近的東外谷的石門潭中，而留下一個坟墓在靈巖道畔。這可見一個人雖游心山水，但還是不能逃避現實的。

## 天柱峯頭看『飛渡』

一天午後，分部的同學叫我去看「飛渡」。

他們說着便紛紛地向靈巖谷道中跑去了。

那時已一點半鐘，我從屏霞廬回來，站在靈巖寺東山道中竹林下看的。道中和寺前都散佈着觀衆，校中同學占了大部分。

約莫等了二十分鐘之後，忽聽到有人在叫喊：

「看啊，那個從天柱峯上縋下來的人！」

大家的目光都向天柱峯那邊看去，眞的有一個人從峯頂上緣索掛了下來，像蜘蛛從瓦檐間垂下來似的。他在峯腰間抽上放下，盪來盪去，有時貼附在峯壁上薜蘿間寂然不動，有人說他是在採凋蘭，就是採鮮石斛；忽然地只輕輕一蹴，人又彈了起來，隨着繩索也漸漸向下引長，快要垂到峯脚了。

這時展旗峯頭也有兩條繩索放了下來，聽說那上端的繩頭是壓繫在大樹根和巨石下的。接着谷道中便走來三四個人，把兩邊放下的繩索拉攏連接起來，於是在峯頂上的人各用力抽拉，把它拉成橫亘在兩個峯頂間長約八百尺的直線，淡入浩渺的天空中。

一會兒，一個白點從天柱峯頭出現，緣着這空中的橫索向東微微移動，大家凝神聚精地在注視着他的移動。

當這個白點離開峯頭約有四五十尺光景，只見一點火光微微一閃。

「澎——砰——」一縷白烟騰起在空中，隨風悠曳舒捲着，那些紙灰飄掉下來，這個白點跟着也翻了一個身。

「好呀！……」這時下面發出一陣喝采聲，羣峯也競相呼應。

沒有一個人不在担心着，替這個白點揑一把冷汗。

「我的心跳得很厲害啊！我的腿也發酸了！」站在我的旁邊那三四個女人中有一個帶着急促的聲調說。

「我也被嚇煞了，萬一掉下來不是粉身碎骨嗎？你看，他却一點都不怕，從從容容，膽子眞大啊！」另外一個說的。

「是啊，膽子大，我想他的心臟一定很强哩！醫生說心臟强的人，登高臨險是不會怕暈的。」

「像這樣的人也就很少見，我聽張先生說過，靈巖能表演飛渡的人，也只有一二個，但行用的人却多，兩邊拉繩的，中間接繩的，一連有十二三個，聽說現在表演一回要兩千元，這個表演的人也只分到兩份錢，不是太吃虧了嗎？」

「嗄，太吃虧了，這話倒也難說，我想，他本領雖好，也總要別人幫忙的，繩子總要大家拉好給他爬的。譬如我們機關裏，長官雖然有權位，如果沒有我們這批辦事人員，你看，獨脚戲他也是做不下去的！」

「對啦，我也贊同蘇梅姐的話，所以羣力是不可輕視的。」這是那個年少的女人的聲音，她的口齒很是清晰。

那白點仍在繼續地移動着。他在舒展着肢體，兩腿在空中戈動如蛙兒游在水中。他仰向天空，又徐轉過身來俯瞰深谷，我們用手掌在額前遮着陽光，决眥極力望去，他似在動作了，似在劃火柴了，似在吸紙烟了。

「澎——砰——蓬蓬蓬……」鞭爆又在空放起來了，繁響如一串連珠，又是一縷白烟和一陣喝聲。

這個白點現在已移到橫線的中半了，午後的陽光照着他一閃一閃地發光。這時峯外忽飛來幾朵白雲，護送着一隻老鷹，把他襯映得格外顯明，宛如人在雲端翻着觔斗，老鷹頻頻地似向着他招翅點頭。這時谷道

中的掌聲大作。

約莫再過了十多分鐘，白點努力加速向東移動，漸漸逼近展旗峯頭；這時峯頭早已站好幾個人在等候着他的到達，把他接引到峯頭上來。飛渡就這樣結束了。觀衆也開始散動。

這時空中忽然發出一片『呼武』的聲音，如狂風怒號，如飛機被迫下降，大家驚愕了一下，原來是繫在展旗峯這一端的橫索被解開了斜掉下來，和空氣磨擦發出這種聲音來。

『這眞是一個奇觀啊！』在歸途中的觀衆還紛紛地讚嘆着。

我覺得靈巖人這種精神和毅力很可佩服的，剛健，質樸，勤苦，沒有誇耀和依賴，也沒有投機取巧，各人用自已的力，從苦幹硬幹實幹中打定了生活的基礎。

## 靈巖有上下兩村

靈巖有上下二村，各有三四十戶人家。他們除了極少數的人在外鄉經營商業之外，大部分都是農人，樵夫和挑夫，會抬山輿也有幾個。他們村舍旁邊毗連着幾十畝山田，因爲是平谷，水分還很充足；祇是山中石多土少，所以園地不多，而柴草很大。這些如果加上勞力也都可成爲生活上的資料。

我時常看往來在靈巖東西道中的挑夫，他們成羣結隊的挑着米鹽和柴爿以及其他笨重的物質，每天常跑幾十里而至於一百里長距離的山路，越過幾條高峻的山嶺，在溫嶺路橋和永嘉枏溪青田之間。他們喘着氣，滿身流汗，身體和筋骨堅實得如枯藤巖石一樣。他們挑東西時除扁擔外兼用擔據來支持換肩或暫時的停歇。他們的動作是一致的，當在前頭的人放下擔據時，擔據的鐵脚落在路石上釘鐺作響，那後的也都一齊放了下來，發出許多錚然的錯落的鐵石聲，全是勞苦的力的表現，和危崖削石恰成爲協調的生活的形態。他們眞可以產生勞動英雄了；尤其在後方搶運物資的時候，他們的汗血流得更多。

說到靈巖的老太婆也很強健的，走山路如履平地。有一次，我跟一個老太婆走山嶺，我問她幾多歲，她說七十邊了。我問她走山嶺用力嗎，她帶笑說也和爬長梯一樣呢！她後來告訴我說：『走山路不在快，快了會氣喘，再也走不上。會爬山嶺的人，不是正面直登，身子總是側着帶一點兒俯向前面上去的，要彎彎曲曲轉上去的，慢慢地一脚一脚踏上去，捱上去，會忍耐就好！』這些話使我很感奮的，是多麼富有學習意味的啓示啊！

這幾天東西谷道上的行人忽然多起來了，聽從芙蓉方面的來人說，敵人近中又有竄擾東鄉的趨勢，虹橋連夜在疏散人口物資，附近各鄉村也都在動盪中。

## 積雪浮光如白晝

日子過得很快，不久已到學期結束了。校中照例也放年假，東鄉各地學生都先後回家。西鄉也有少數同學化裝秘密回去探察淪陷區中的動態；其餘仍皆住在校裏。

因分部人數太少，我也跟他們一起搬到靈巖寺來住。

天空中陰雲密布，似向峯頭低壓下來，寒風奔馳谷中，使人冷得發抖，憔悴苦顏的林樹在默不做聲的峯石下搖擺得一刻得不到安息。

陰沉的日又過去兩天，已近除夕時候。天忽然下起雪來。雪是連朝不斷地下着，靈巖的銀幕是揭開了，光潔無比。這天正是舊年除夕，晚間庭前積雪浮光如同白晝。不知誰人已在庭中點起一盞雪燈，幾個紅紙封的眼孔映出紅光來，暖融融地，也能予人心境上一點溫存。

第二天元旦，我們冒着風雪出去，登屛霞廬，道中雪深盈尺，軟滑幾不可攀。立屛霞廬看諸峯險峭的沒有着雪的地方，它的紋理作層次的綿疊，顯得非常清楚，那是水成巖的痕跡。這很可證明這些峯巒在許多年代以前還是淹沒在海水裏的，受着潮汐的激盪，纔成這種奇詭的形狀；就是現在山中雁湖上也還有貝殼和小蟹之類的動物，山的附近頗多什麼『嶴』和『嶼』的地名，這些都是研究材料。我很希望這個海山今後能有人來作一番地質上的研究和全部精確的測量。

雪中跟夏師到響巖去訪蕭仲劼先生。響巖在靈巖東三里，崖居谷中，路和溪繞崖北而出，狀如大門。人在此呼號或以石擊巖輒應，如聞人語。

蕭先生是住在依巖南構的二間樓房裏面。他已六十多歲了，一個人住在這裏，運水搬柴種山園太極拳日光浴是他的常課。他原是溫嶺縣人，曾在教界上做過多年的工作，他富於正義感和堅勤的習慣是大家所崇敬的。他鄙視權勢和痛恨貪暴的人，樸實眞誠和民衆做伴侶。一個遊人到山中來當指問響巖上的房子時，那末響巖村人連婦女兒童也會告訴你那是我們蕭先生的住屋。

響巖頂上還有一座三間平房，毗連着一片廣約半畝許的平園。在下面只望見一叢青樹，屋子是不大看見的。巖險峭壁立，南臨書舍的一面

鑿有六十多個足磴，人要抽扶着那兩條垂掛下來的鐵索用力攀拉纔得升登上去。魯迅先生曾說路是人走出來的，但這裏眞可說人也能夠鑿出路來的。山中房舍取徑最險的也就是這裏，所以很少人能攀登上去。

從響巖回來第二天早晨，忽聽得有說：『冰打屏霞廬！』

我們連忙跑上去看時，眞的西邊那間廬舍樓板上滿是破碎的瓦礫，屋頂已有十多個透光的大大小小的洞。鐵梅兄夫婦說冰是昨夜打下來的，恰巧落在床邊，我們都從夢中驚醒，連忙把孩子拖出，布帳扯下，冰塊又接着打下來，眞是炸彈還得避過去，險些兒被冰彈打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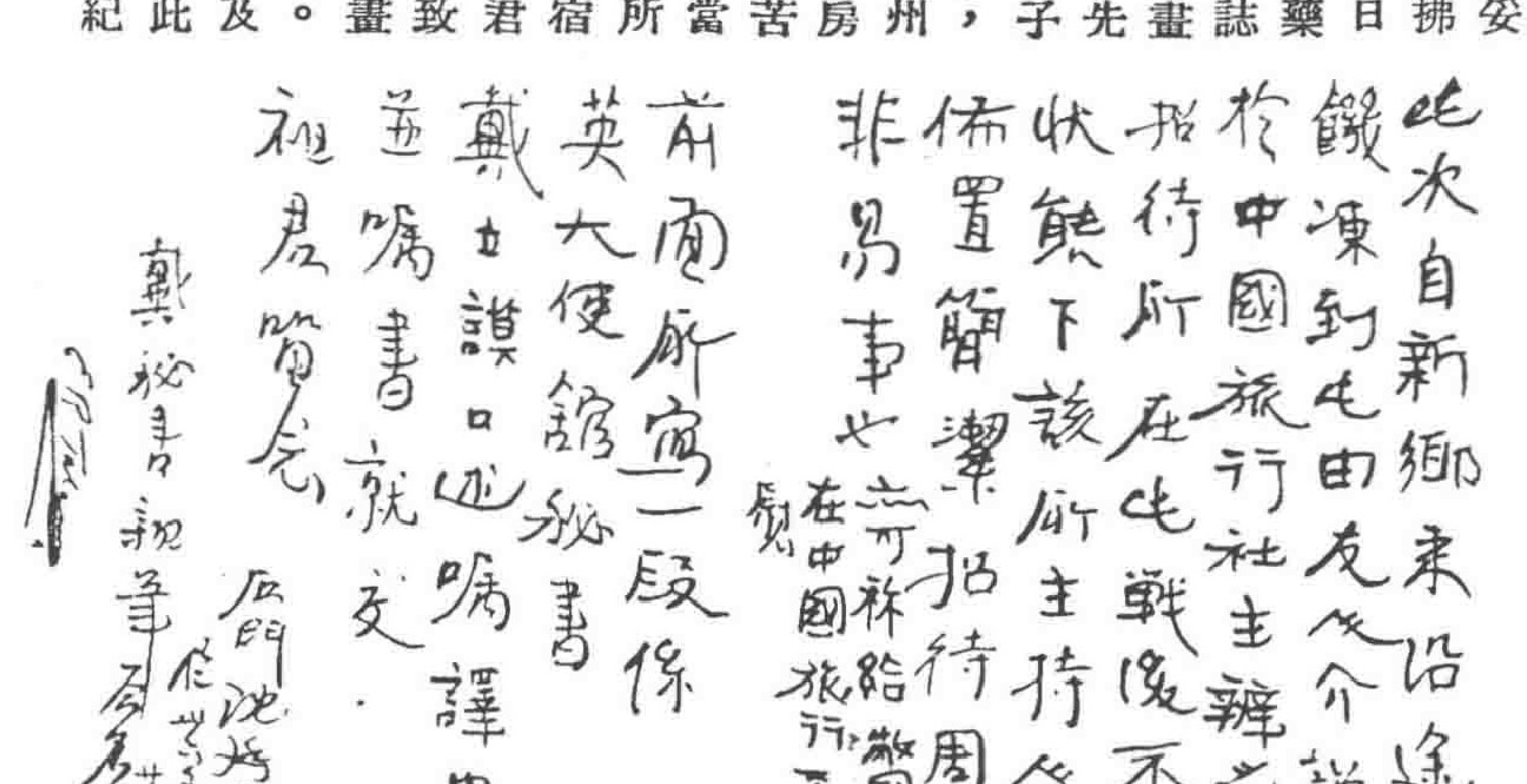
冰彈是從屏霞嶂上掉下來的，因爲在融解中的雪水又被凍結了。我想起蕭伯訥從前好像是這樣說過一句話，二個人隨時隨地都能遭受危險的可能，就是在夜間安睡在床上的時候。

# 服務之頁

英國駐華大使館秘書戴立謨君，偕經濟部燃管會運輸處處長沈廷華君，自中福煤礦視察歸京，道過鄭州，下榻鄭州中國旅行社招待所，戴君以年事已高，不堪旅途困苦，致染微恙，經該所妥爲看護照拂，小臥數日，即告勿藥，特留言誌念；又名畫家張大千先生偕女公子自川去京，過鄭時鄭州招待所客房人滿，而苦無其他適當住所，該所同人乃以宿舍移讓張君；行時特致送該所墨畫一幅示謝。茲將該函及畫彙刊如此頁，以留紀念。



張大千畫師作山水



此次自新鄉來沿途受盡饑凍到此由友人介紹寄宿於中國旅行社主辦之鄭州招待所在此戰後不景氣狀態下該所主持人仍能佈置簡潔招待周到誠非易事也

在中國旅行社給敝國人民不少安慰

前面所寫一段係英大使館秘書戴立謨口述囑譯中文並囑書就交祖君留念

戴秘書親筆簽名　沈廷華　民卅五年元月

英大使館秘書贈言

# 蜀隴紀游蹤

予以民國二十八年春入蜀，客重慶者七載又四閱月。向以一氈坐守，未得縱情遊事。蜀境名山古刹，正復不少，俱無緣躡展登臨。鶯花秋月，與楮墨寒鐙，同歸消逝，嫁線牽人，良可慨已。丙戌之秋，移硯皋蘭，陸行二十餘日，因得飽覽山川景物之勝。所歷漢唐遺跡，亦皆小作遊憩，并各紀其大要。抵蘭之後，輯纂成篇，而簿書鞅掌，遲遲始成。間以探源正誤，第行篋書少，考覈難週，雖事之無據者，亦并存之。雪泥鴻爪，聊誌此日遊踪，車轍馬跡，待尋他年故道，期證此段因緣云爾。

饒鋐菁識於蘭州客舍

饒鋐菁

## 陪都賦別

八月十六日黎明而興，盥洗後進食少許，於晨光曦微中登車北行。轉念客渝七載，一旦別去，不無依依之情，爲憮然者久之。維時孟秋，暑威猶盛。坐車廂內，令人悶損。幸車馳甚速，炎風袭體，差可袪熱。予則探首窗外，極目四顧，徧野田疇，翠綠可愛。看禾苗之暢茂，喜民食之無憂。午在永川縣城小食。暮抵內江，已是萬家燈火矣。

內江位沱江之上，居成渝之中。東至重慶二百四十公里，西去成都二百一十公里，交通稱便，以故商賈輻輳，百物薈萃，而產糖尤豐。軍興之歲，曾設廠自糖中提煉酒精，以補汽油之不足，裨益軍需匪淺。其糖質尋雖佳。附郭阡陌，廣植甘蔗，足徵糖業之盛。十七日離內江續行，過龍泉驛後，道路坦闊，蓋已進入成都平原地帶。遙望遠山環堵、狀如屏風，青葱一片，景色宜人，而農村富庶，過於川東，所謂沃野千里，天府之國，洵非虛語。傍晚抵成都，值逆旅患人滿，同行僚友，并眷屬十餘人，踯躅街頭，更鼓兩撾，始覓得棲息之所。予久不習跋涉，連日勞頓，困憊已極，解囊就寢，詰且冉商遊事焉。

## 蓉城攬勝

一宵酣臥，精力已復。晨起漫步市廛，熙熙攘攘，不亞陪都。而衢巷交織，平整過之。予按四川古號益州，漢設州治於廣漢縣，旋徙成都。蜀漢昭烈帝，肇基於此。唐玄宗幸蜀，改稱南京。五代前蜀主王建，後蜀主孟知祥，亦皆據以爲都。後知祥三子昶繼立，專務奢侈，於城垣遍植芙蓉爲樂，成都遂有芙蓉城之稱。宋明以還，沿爲省會，蔚成人文淵藪。城郊勝蹟特多，足資觀覽。予曩聞人言，蓉城繁盛之狀，輒爲神往。今得身履斯土，積念獲償，快何如也。成都城垣凡三：曰皇城，曰少城，曰大城。皇城居中，乃明代蜀藩故宮。今則十九傾圯，僅餘城門三孔，云是蜀漢遺物。門孔以石爲基，疊磚砌之。磚長一尺四五，孔高五丈餘，深逾六丈，甚整固。去城門數十步，有石坊一，高近兩丈，正中橫額，大書爲國求賢，左書會福，右書建昌。居民告予，此諸葛忠武手筆，予頗疑之。試思蜀漢至今，歷幾何年矣，其中數歷變亂，此城，此坊，那得復存。縱使獲全，則城門當不若是之整固，石坊字迹，當不若是之顯明，其非漢物也，審，意者其爲明製乎。但乏志書佐證，姑信讞之。

少城位皇城之西南，即蜀之錦官城也。緣城內舊多織戶，皆織錦，官府派吏督製之，城遂以錦官名，俗呼成都爲錦城，蓋即本此。現已全廢矣。大城繞皇城少城一匝，周約二十五六里，乃秦張儀所築，近年因闢馬路，拆毀甚多。城上雉堞無存，且兩千年來，迭經葺繕，恐舊制已更，未悉其下，猶有秦磚，漢磚否？今少城遺址，建作公園，園地甚廣，小溪一曲，自東徂西，水淺而濁，餘如亭台閣榭，位置俱未得所。園東銅佛數尊，與明成化間所鑄鐵瓶，燭臺數事，並陳曠地。此等古物，似應易地藏之，奈何使之露置耶。遊未竟，急雨驟至，乃避入茶肆，一時座盡滿，遊客相聚，陳揪枰，角勝負焉。雨霽，緩步而歸。夜與諸同人共食餛飩。蓋蜀人嗜食，而成都尤甚，以其物阜民豐，居暇輒思享樂，雖飲饌細事，亦必精研而後可，一物既著，則冠以主姓，如吳抄手，（即餛飩）賴湯元（即元宵或稱湯糰）之屬，試之果勝常味。此特舉其一耳。

成都武侯祠，名播遐邇。久爲文人雅士詠頌之所，祠在城南，與建已歷千餘載。清初燬於兵，荒廢者逾百年，清道光間始再建，民國十一年重修，棟宇煥然，氣度宏偉。惟祠額書漢昭烈帝廟，予始見而訝之，以爲果昭烈廟耳。然稽諸碑記，確是武侯祠址，胡爲冠以昭烈哉？豈以昭烈陵密邇武侯祠，欲使君臣合祀，又弗令臣掩主名，乃以昭烈額祠歟？憶杜詩有先主武侯同閟宮之句，則其君臣合祀，似唐時已然，不足深論。祠凡兩殿，前祀先主，後祀武侯，綸巾羽扇，衣八卦衣，與優伶所飾無異。侯之子，漢侍中行都護衛將軍平尚書事，諸葛諱瞻，孫，諸葛諱尚，（闕閱不詳）附祀左右，父子祖孫，三世忠貞，宜其永享血食也。殿楹懸扁對幾滿，有聯云：兩表酬三顧，一對足千秋，寥寥十字，概括武侯平生，瑰麗可喜。墀階之下，翠柏成行，陰森蔽日，此柏甫種百餘年，非復舊時漢柏矣。祠內遊鴻無數，香火極旺。道人三五，羅拜殿前，客有求籤問卜者，則爲之辨休咎焉。殿之外有廊，形類工字。東爲寮房，羽客所居。西端一戶，折而北，跨小橋以達琴亭，亭中鬻祠內碑碣拓本，予病其紙墨不佳，未之購。亭側有門，可通昭烈陵，見已封閉。迤邐而南，逾至橫廊。行數武北轉，抵茶肆，肆設茶饌，備客息宴之所。肆西鑿池，種芙蕖，兼畜鵞，出肆達直廊，左轉則接殿外橫廊，右轉而東，至盡頭，有一閣，踱閣門即達前殿矣。前殿祀昭烈帝，左祔北地王諶，安樂公弗與焉。夫以先主明達，武侯賢輔，國富將勇，事正可圖，乃因輕出，招致猇亭之敗，已挫鋒鉞於前，繼

之後主庸闇，復摧國本於後，終至顛覆，延漢統僅四十三年，可勝惋嘆。殿前兩廡，配祀靖難功臣，因作兵舍，禁不得入。未審關，張、趙、馬、黃、姜、龐、蔣、費、殿而外，更有何人也。兩廡前端，四碑矗立，各覆以亭，內樹唐碑二，其一模糊難辨，不曉誰何寫作。一係元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刊石，裴度撰文，柳公綽書丹，具述修建武侯祠始末，兩公並唐代名臣，此碑實有可傳，惜爲風雨侵蝕，文字脫落，石亦缺損，好事者飭匠鑱補，反致失眞。碑陰雖是舊觀，但祇依稀可辨，不能盡識全文耳。祠之右，相去百餘步，爲劉故上將墓園，聞其規模甚宏，因往一觀，視之果然。劉上將者，蜀人，諱湘字輔澄，置身戎馬，久綰兵符。蘆溝變作，將軍以川康綏靖主任，帥師赴難，疾卒漢口，政府頒令褒其勛，并准國葬，用示優隆。墓地廣袤三百餘畝，新植松柏，高不及人。由此東望昭烈陵，塊然土丘，陵前老柏婆娑，如華蓋相覆，一古一今，氣象迥殊，歷來謁陵者不絕，踐踏頗致損傷，比環短垣護之，不可復入矣。離劉上將墓，驅車而西，頃刻抵青羊宮。即世傳老子得道處也。時已過午，枵腹雷鳴，與遊伴宴集宮側，飯罷，自右側門入，殿閣連亘，泰半駐兵，予僅一至正殿，殿奉老君一炁化三清像，旁列十二弟子，手持物事，俱如封神榜所載，荒唐傳會，一何可笑。銅羊兩隻，分列左右，大與常羊等，道是老子所乘，與之偕化者。實則老子過函谷時，與尹喜約曰：千日後尋我於成都青羊肆。後其羽化，遂即地建宮，名曰青羊，蓋用地名，非眞有青羊也。乃黃冠不察，妄加演述，傳播既久，其誤愈深，竟不可破矣。明末流寇之亂，兩羊同失，嗣在燕京覓得其一，清雍正元年，大學士張鵬翮，奏准運歸原處，鐫其事於羊腹之下，今置殿左，通體光明，始鑄之年不可考。其猶晉宮銅駝乎？置於右者，係清道光九年配製，宛似故物，亦百餘年矣。道人爲話老子過函谷經陝至蜀飛昇故事，率妄誕不經，予漫應之。惟此廟緣來已久，清初曾燬，康熙七年重建，光緒元年再修，爲吾國道教聖地，每歲花朝前後，朝宮者紛至，負販競集，陳百貨交易，喧闐若市，謂之花會。香火綿延，春歸乃罷。昔張獻忠擾成都，詭稱開科，誑士子於此，盡戳之。筆硯積如丘阜，是此清靜地，亦曾作殺人場也。出正殿，觀八卦亭，石柱八根，刻龍其上，玲瓏嵌空，允稱鉅製。宮之左側，有二仙菴，奉鍾離呂祖，予便道過之，幽邃恬靜，潔無點塵。壁嵌一碑，作壁巢書，文曰：姚無忠孝報朝廷，爲清康熙間四川總督鄂海所題。筆姿遒勁，心甚愛之，思購一拓本，攜歸展玩，竟不可得。鄂公以儒教臨民，不趨異端，書此七字，殆譏之耳。自二仙菴出，夕烏將暝，草堂寺距此數里之遙，不遑一顧，寺爲杜工部故居，未識何以改作禪院也。

蓉垣小住，荏苒三日，訪勝尋古，纔十之三四，他如薛濤井，薛濤墓，文殊院等處，皆不得赴，安得更作十日遊，以盡餘興哉。

## 七曲尋幽

八月廿一日，朝發成都，夜宿綿陽。途經廣漢，有落鳳坡，是龐士元喪身處，與其墓並在縣境。過羅江，則有金雁橋，爲張任埋骨之所。而綿陽更有楊子雲亭，暨蜀漢尚書令蔣公琰（琬）墓諸勝跡，均不暇憑弔，意殊怏怏。在綿陽一宿而發，抵梓橦縣城午餐，聞文昌帝君故里近在邑東，亟思往遊，食罷前行，俄頃即至。忽睹古木參天，石坊高聳，額曰：七曲山，九曲水，文昌聖境。蓋此山絕陡，旋轉而上，凡七曲，自其巔下窺，則一水如帶，蜿蜒似蚯蚓，境至幽險。文昌宮峙立道右，拾級而登，門內僦居村民，農具穀草，棼然散置，甚蕪穢。殿兩楹，沙門守之，並奉帝君。後殿摩封，殆久無人至，帝君坐像，及神將兩員，均鐵質，與此殿同爲晉時鑄建，壁繪圖書器皿等物，係唐畫，凡四幀，其一已損，筆法謹嚴，千載之下，色澤尙麗，盛唐畫工，勝近世多矣。予向祇知文昌帝君爲梓橦籍，元代始封帝號，俾主文運，明清踵襲前封，崇敬弗渝。神宮遍全國，士林虔奉，幾侔宣聖，但不曉其事迹，心竊繫之，今讀廟碑，方悉帝君張姓，諱亞子，西晉時人，因報父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七曲山昔屬劍州，即今之劍閣縣。）後任武職，戰歿疆場，姚萇寇蜀，帝君示夢於姚曰：秦無主，若還秦，其屬君乎？後姚果帝秦。（按姚萇弒苻堅而爲後秦之主）遂於七曲山建張相公祠祀之，據此，則帝君一武吏耳，不過以忠孝立身，乃能不昧[illegible]爽，其博顯封，崇祀享也，固宜。獨是帝君生爲武吏，死膺文封，毋乃不當，况姚萇以羌人入據秦隴，於晉爲仇，帝君晉臣也，何反以靈佑施諸讎敵，寧不誤耶？道左有帝君故居，矮屋一椽，戶如滿月，石榻橫陳，是帝君生時所臥，臥處石板三方，厚各五寸許，叩之鏘然作聲，左右壁圖人物，若官吏狀，亦唐畫也。屋前晉柏一株，粗可兩圍，皮盡脫，空其中，枝幹杈枒，綠葉猶茂，雖龍鍾老叟，猶立迎客。柏以石欄繞之，樹碑其旁，嚴禁採伐，因念蜀境古寺觀，多毀於張獻忠之手，獨此廟獲免，傳其過七曲山時，闖幕府爲文祭之。所擬皆不當意，乃自撰文曰：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咱們連個宗吧！粗俗無禮，貽笑百世，然廟竟賴以不毀，張賊萬惡中，種此一段善果，保全實多，頁以此殿、此像、此畫、此屋、此榻、此柏，皆晉唐所遺，幾歷劫難，喜得倖存，傳之非易，甚盼地方政府，妥爲護持，葆以國粹，毋使散失，斯爲當矣。山雨欲來，催我速去，搶步登車，循公路曲折而下，路見一石，誌唐明皇西幸時所經之地，另有明皇夜雨聞鈴處，亦在左近，不及一訪，比至山麓，仰視文昌宮，已在白雲深處矣。

## 劍門窺險

自梓橦縣北十餘里，以迄劍門關公路，多循舊時驛道築成，道旁漢柏極夥，刻由當地縣政府編號書牌，飭保甲分段護之，其柏大皆兩三圍，傳爲桓侯如蜀所植，千餘年來，且喜無恙，矯矯虎臣，詎亦有此韻事。翼德何曾鹵莽哉。抵劍閣縣，僅一宿，其地產木一種，以之製手杖，堅靭輕巧，暢銷渝蓉，民操此業，恆能致富，資之厚薄，以杖計焉。翌日過劍門，是即蜀漢之劍閣縣址。因有大小劍山之險，武鄉侯鑿石架空，築飛閣以通行旅，遂稱劍閣，并設縣治。晉初因之，尋廢。唐又改設劍門縣，元代復廢。地在今之劍閣縣北，今之劍閣縣，係民國所置，蓋唐元明清之劍州也。（宋稱隆慶府）蜀諺有青城天下幽，峨嵋天下秀，夔門天下雄，劍門天下險之語。青城峨嵋俱未臨眺，夔門則一過之，巍拔江濱，

果極雄偉。劍門今始得見，兩山夾峙，中闢一徑，四週峭壁千仞，無可攀援，天成險隘，姜伯約據之以抗鍾會，久不能下，想見當年用兵之難。乃姜鍾對壘之日，正成都降魏之時，伯約奉後主詔始降，然心固未死，猶圖再舉，重光漢室。詎謀未行而兵叛，格殺鍾會，伯約亦罹難，天不祚漢，負此孤忠，誠可悲耳。聞伯約忠骨，尚瘞此處，因雨未克停車一弔，兼探劍山之險，爰以一詩誌慨：

微風送雨散如絲，客路劍門我過遲，
絕壁天成蜀漢險，雄關曾阻魏王師，
殉身難遂孤臣願，盡瘁空酬上相知，（武侯素重姜維，歿後維領其衆）。
遺憾千秋悲往事，更堪重話哭靈時。（鄧艾迫成都，後主欲降，北地王諶議守，苦諫不納，乃歸殺妻孥，哭於昭烈之靈，而自剄焉，卽今世戲曲中，串演之哭祖廟也。）

雨急路滑，驅車竟去，冷風撲面，倍增於邑。

## 廣元觀佛

廣元為唐之利州，武后則天出身處也。城據嘉陵江東岸，上游貨物，胥聚於此。因居蜀北，接壤秦西，且域內多險徑，為有事川陝者必爭之地，惟地瘠民貧，物產遠遜川東川西，氣候亦異，邑北千佛岩，係唐開元間，劍南節度使韋抗所建，就岩鑿佛，高者逾丈，小纔數寸，或坐，或立，或偃臥，姿致各殊，較大之龕，咸塗彩色；今猶鮮豔，益嘆古代藝術之精，翻恨其失傳也。鑿佛初成之日，名公鉅卿，多所題咏，久竟湮沒無聞，然其名則與洛陽龍門千佛岩，相頡頏，同為海內有數石刻，因臨江濱，築路時鑿毀甚多，保護不力，深可惜也。城西里許，有皇澤寺，乃武后幼時居，就其地作寺，奉武后石像於中，像亦唐刻，高可三尺，斂裳趺坐，工殊不細，寺則背山臨水而建，不甚宏敞，且歲久失修，已就坍圮，蛛網禽糞，殘堵敗瓦，觸目淒涼，為此行所見古寺觀之最朽敗者。或緣則天淫穢失德，是邦之民，弗屑祀之，遂任其廟之頹廢歟？寺之後，懸岩相接，直抵江干，鑿佛一若邑北千佛岩，工相敵，數相埒，亦開元間建，但毀損尤鉅耳。有佛龕，踞岩巔，巨佛數尊，金身盈丈，頃建閣相承，俾遊客攀登瞻拜，閣下儲碑十餘方，鏤花卉文字，皆明清人寫作，各碑係自皇澤寺移存於此，得免散失，亦云幸矣。雨阻廣元，車不得渡，羈足旅舍，達五日之久，而由渝至廣，經歷渡渡口四處，（內江，綿陽，寶輪渡，廣元。）俱無橋樑，車輛往還，悉賴輪駁濟之，或倩榜人曳引而過，倘逢積雨水漲，則并舟楫亦不得通，鬧運輸忙迫時，各渡口車輛擁塞，恆達數百，有候至二三日不得渡者，甚者且因搶渡而釁爭端，延時誤事，且復耗資，人皆苦之，設各建橋樑通之，則萬難立解，雖所費稍鉅，然忍一時之痛，致百世之庥，其利實溥，司路政者何不竭全力謀此利國利民之舉哉！

## 馬道懷古

離廣元行廿九公里，至朝天關，路極狹隘，碎石嶙峋，車行顛頓，左顧嘉陵江，驚濤拍岸，右盡峭壁，崩岩欲墜，望之心悸，默念脫一覆車，此身何可復問，此情此景，羊腸虎背兼之矣。嘉陵江至此分道北流，經牢固關陽平關入陝，（兩關均在寧強縣境，一在西南，一在西北。）公路則向北轉，以通寧羌。（寧羌昔為州治，隸漢中府，今易羌為強）乃公路入秦之第一站。縣產石，製圖章，質脆光黯，未為佳品。車過大安驛，以迄褒城，凡七十五公里，盡是康莊，夾道楊柳，迎風搖曳，阡陌縱橫，黍麥秀發，乍見之，猶疑身在成都盆地，心神為之一振。將晨間驚險，都忘卻矣。經沔縣武侯鎮，見一頹垣，類城堡，方廣各數十丈，傳為空城遺址，案武侯計退晉宣帝處，實係陽平，烏得在此，疑有訛誤。馬孟起墓，孤立路側，英雄黃土，千古皆然，今人縈思不已。武侯墓，在沔縣東南定軍山，距武侯鎮三公里，詣之則須迂道，嫌其太遠，致未展謁。既念機緣難得，今交臂失之，何年更能過此，又復懊恨萬分，薄暮至褒城，擬尋褒姒故里，苦無人能道其詳，不圖窮山惡水間，竟亦產此尤物，造化之理，眞不可測也。碑帖中有石門頌，石門銘兩種，素稱善本，考其出處，則在褒城縣北，石門者，為褒城通斜谷至郿縣之道，全長四百五十公里，史稱褒斜道。由褒城入口處，鑿山成門，故曰石門，東漢漢中太守王升，撰文頌司隸校尉楊孟文。開鑿石門之功，刻其文於石門之壁，遂名石門頌。東晉之後，此路梗塞，北魏初年，詔命修復，工竣，由太原王遠書其事於石，卽石門銘也。八月卅一日，驅車過石門，司機指點其處，驟觀之，以為山洞，諦視之，儼然門也。門立澗邊，公路在其東，無舟無橋，徒涉乃達，不知斜谷之道，是否尚通，石門頌銘，均無恙否？殊切系念，恨未一往，更行十餘公里，至馬道驛，蓋古驛道也。其地今為鄉鎮，居戶近百，鎮北有溪，闊丈餘，水碧澄，鐵索六根，列繫兩端，聯板成橋，謂之鐵鎖橋。橋頭樹碑，紀建橋之由，言成於西漢，武陽侯樊市人經始其事，（武陽或作舞陽為樊噲封地。）兩千餘年，數數修之，自清道光廿七年以後，不復再修，惟間一添易橋板，刻尚牢固可用，行其上如浪之起伏，人多則愈甚，俯視流水，目眩腿顫，使人胆怯耳。曩者，淮陰侯投漢，酇侯三薦之，高祖不納，乃遁去，行至馬道，因溪水夜漲，阻不得前，遂為酇侯追及，清乾隆八年，褒城令萬世謨，立碑識其處，嘉慶二年，馬道驛丞黃綬，題寒溪夜漲四字刻石，今溪水猶是，而人則邈矣，脫使溪水不漲，韓信逸去，漢不得此干城，則劉項之爭，固未可遽定成敗，是此水之漲，實大有助漢室也。獨昔淮陰既不效留侯之志，又不聽食其之言，功成戀棧，致啓猜主，而漢尚寡恩，薄待功臣，卽使淮陰欲反，何不一念創業之功，寬其一死，乃竟假手婦人殛之，不仁甚矣。況呂后以婦人參預國事，屠戮功臣，已屬不當，高帝之歿，更臨朝稱制，啓後世后妃干政之漸，至如厚其母家，斷人手足，尤屬狠毒殘忍，產祿之變，幾移漢祚，足為漢高不仁之報，吾於此數者，重有憾焉。因繫以詩云：

情薄由來話漢王，狗烹鳥盡良弓藏，
功成昔未抽身早，績著還留姓字香，
縱使立朝多弼輔，那知伏禍在蕭牆，
寒溪底事漲新水，賺得雄才殞未央。

## 紫柏探徵

馬道小停，更行而前，觀棧道遺迹，傍岩架木，寬纔三數尺，人行其上，何異履空○案棧道南起褒城，西抵鳳縣，綿亘二百餘里，統稱連雲棧○秦漢時軍旅往還，率必經之，晉唐而後，漸就廢置，近則祗剩一二殘迹矣○由褒城至廟台子公路，皆傍溪行，萬山叢中，碧波蕩漾，其勢險，其境幽，別饒逸趣，兼之路面平坦，風日晴和，縱車馳驟，襟懷殊暢，行四十公里，至廟台子，其地有留侯祠，亦勝蹟焉○停車後，未飯予先入祠，門右一石，鐫曰：漢張留侯辟穀處，進門，一水橫阻，名之留河○作橋跨之○顏以進履，渡橋達靈官殿，再進則爲三清殿，殿塑老子像三尊，規模稍次成都青羊宮，長白景善書聯云：道本先天，粉碎虛空歸一氣，清根元始，打破混沌不二家○寫作並工○廊間一碑，具冒留侯祠盛於宋，極於明，其後或勝或衰者數百年○清道光三十年，重新祠宇，以至於今○祠建於紫柏山，因留侯辟穀於此，遂成勝境○名埒蓬萊五台，爲十大洞天之一○惟近數十年名不甚彰耳○出三清殿，左轉始達留侯殿正門，門左闢屋一間，奉觀自在菩薩，予怪其不類，蓋道家謂老子無世不出，在秦爲鬼谷子，在漢爲黃石公，因祀留侯，而及黃石公，因黃石公而及老子，追本溯源，其情尚近，今以釋教參入，悖理甚矣○殿門之內，左壁書一英字，右壁書一雄字，每字七尺見方，爲中州宋承興所題○再前爲穿堂，滿樹碑扁楹聯○有聯云：前追齊尚父，後啓武鄉侯○竊意留侯勳業，彪炳史册，而其高風亮節，尤足照耀古今，雖以呂望相擬，未足盡也○謂之爲古今第一完人乃當○越堂至正殿，殿中塑留侯坐像，鬚長及胸，右手執拂塵，岸然道貌，豈侯之貌果如斯耶？抑匠工以意擬之歟？殿外兩廊，一爲寮房，一爲客舍，殿左一戶，通百花園，內蒔花草，地不甚廣，收拾頗潔，園之東南，曲廊繞之，另構精舍兩間，售碑帖及陝境名勝照片，廊內壁間，大小碑都十餘方，石質有潤滑似玉者，米南宮題第一山三大字泐石，字徑一尺，雄邁渾沉，名家所書，自異凡筆，予曾見南宮碑帖暨眞蹟多種，惟其神韻均不及此三字○問之竟無拓本，此何等字，乃不揭摹耶？循廊而南，見一碑，載紫柏山產鹿壽草事，謂鹿性淫日交十數牝，甚憊，牝鹿銜草飼之，遂復神氣，人服其草，最能補益，腎虛者尤見功效云云○過客亦多購之者○不知其效果讅否？廊盡北轉，爲拜石亭，拜石之東，有亭曰迴雲，迴雲之北，翠竹千竿，綠映亭屋，繞竹拾級而登，曲徑如螺旋，至授書樓○樓築於山峯，形方似印，迴廊圍之，週多松柏，樓二層，下祀清乾道間諸顯宦祿位牌，俱曾持節秦中者，上塑黃石公像，凭欄遠眺，紫柏全景在目，清風徐來，松竹齊籟，萬斛塵慮，到此消盡矣○徘徊不忍遽去，三誦崔顥借問路旁名利客，何如此處學長生句○而後下樓，但能拔身軟紅，結茅紫柏之峯，終老林谿，是所願也○未卜得遂此志否○綜觀洞內屋宇、碑扁、楹聯、供器，靡不明潔完整，保存精當，信非他廟所及，羽冠數十輩，貌皆豐腴，以其廟產厚，能足衣食也，廟台子爲一村鎮，位紫柏山腹，街市甚小，然以留侯祠故，去來商旅，必駐足展謁，遂不岑寂○地屬陝西留壩縣，留壩在清爲廳，民國始改縣治，距褒城六十四公里，長過其地，乃彈丸小邑，聞有作令十餘年，無人瓜代者，其貧可知矣○

## 秦州紀歷

北地寒苦，民無室廬者，率鑿土山爲室，藉避風雪，謂之窰洞，洞之廣狹，各依其家口多寡，財力厚薄而定，廟台子以北卽多見之○至雙石舖，又復阻雨，淹留四日○雙石舖屬陝西鳳縣，公路經此，東至天水，西接寶鷄，南通褒城，綰轂陝甘，極爲衝要○去此廿餘公里，便入甘肅界矣○嘗嘆四川之富，雖一鄉鎮，其繁榮每過陝省縣城，迨至甘境，則村郭寥落，尤甚秦中○隴蜀相去，奚可以道理計哉○九月五日抵天水縣城，隴南重鎮也○週遭皆山，中一盆地，土城五座，相環成一大城，門甚多，南北西東，各以大小別之，地勢則縱短橫長，城內住戶，以商賈居多，機關學校次之，西北皮毛，部份聚銷於此，並產漆器，如茶盤手杖之類，亦尚雅潔可用，但不若閩漆精細耳○客歲隴海鐵路展修至此，詎路基不固，輒告崩毀，如早謀修復，而隴海全綫，亦能暢通無阻，則天水他日隆盛，可預期也○古之郡縣名天水者，數見不鮮，其隸甘肅者，數亦有四；一在甘肅通渭縣西南，乃漢代所置，一在甘肅西和縣北，後魏所置，一爲晉置，一爲五代置，均在今天水縣南○天水又號秦州，本古秦國封邑，魏置郡，隋唐以後因之，清改直隸州○天水爲其首邑○宋初徙成紀縣治於秦州，天水因亦稱成紀，而成紀舊治則在甘肅秦安縣北，爲伏羲誕生之地，廢之久矣○漢唐之世，羌胡多故，國家用兵西陲，征伐頻仍，甘肅屹立前鋒，且當國際孔道，以是人文盛極一時，舉其著者，西漢紀信、李廣，皆產成紀，蜀漢姜維，亦產天水，世有關西出將之說，實不謬也○今天水城南，尚有李廣之墓，清乾隆乙未曾加修葺，樹碑曰：漢將軍李廣之墓○前歲再修，構屋墓前，奉將軍牌位祀之○墓旁一石洞穿，傳卽當年將軍出獵時，疑虎而射之者，另有初級小學一所，借地授課，稚童二十餘，就讀其中，芸窗伊唔，相伴英魂，寧非佳話○連年邊塵未靖，那得更有飛將其人哉○出南門西行百餘步，官泉毛織廠在焉○因建於官泉之側，遂以爲名○織毛線，各色俱備，傾銷全省，兼及陝川，惟製作粗劣，亟待改進○毛織廠之右，爲中山公園，樹木蓊鬱，設肆其內，汲官泉之水，煑茶供客，雖炎日當空，然品茗林下，涼意頓生，惜經營未善，隙地猶多，園東有宋荔裳先生祠，先生諱琬，清初萊陽人，性孝友，詩文震一時，順治甲午，來守斯土，有惠政，民德之，遂祠祀之○已歷年所矣○清光緒三年，州牧陶模，爲新其祠，並書額撰聯，懸之，用垂久遠，陶公字子方，籍秀水，同治戊辰進士，累官總督，有政聲，光緒二十一年，曾與先大父前後巡撫甘肅新疆，同官時信札往還最密，所見公之大小字，皆秀麗端謹，甚可寶惜，予家今猶藏公手筆焉○天水東南六十公里處，有東柯草堂，乃杜少陵僑寓秦州時所居，按少陵有秦州雜咏二十韻，卽作於此，現草堂已毀，舊跡無可尋矣○伏羲畫卦臺，在邑北山陽川，距城六十里，傳爲太昊一畫開天之地○聞彼處有太昊宮，較縣城所建者尤爲堂皇，予所見之太昊宮，在天水西城，俗稱伏羲廟，名其地曰伏羲城○製作古樸，殿庭軒敞，

太昊塑像，圓睛濃髭，體披樹葉，古柏十餘株，大如劍閣道中所見，雖非漢魏之物，要亦明清以前所植，巨槐兩株，粗可六圍，幹空皮存，枝葉扶疏，其年更不可測矣。紀信捨身全主，以解滎陽之圍，義薄雲天，千古豔傳，若無紀信，何來四百年赤帝基業，準此，則信之功實駕張、韓、蕭、曹、之上，高帝登極後，追封信爲忠烈侯，并封秦州城隍，所以崇功報德，生而爲英，死而爲靈，誰曰不宜。天水舊有城隍廟，卽忠烈侯神宮也。民國三十二年，闢城隍廟前殿，作紀侯專祠，設縣參議會於內，兼充兵營，紀侯祠徒具皮貌而已，蜀漢疆圉，北連秦隴，諸葛忠武督師出征，曾至天水，城東有廢壘一座，邑人謂係武侯遣調兵將之所，因呼點將台，予馳往視之，則荒土一堆，作方形，高廣各約一丈，基闊頂圓，右側闢小徑可造其巔，此殆戍卒守望之所，非所謂點將台也。壘前一碑，泐曰：諸葛軍壘，係民國廿七年重立者。先是陸軍第四十三師，周師長祥初，備兵秦州，獲此碑於榛莽中，而字蹟蝕晦，因飭匠重鐫，復立故處，且識其梗概於碑左，碑高六尺，寬二尺餘，裂痕甚多，不載始刊之年，遠覘之，有類荒塚，寒鴉衰草，綴成一幅淒涼畫圖，爲之索然而返。

## 興隆謁陵

蘭州本漢之金城郡，昔趙充國對武帝曰：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卽指其地，隋置蘭州，清改爲府，明封肅王於此，淸以陝甘總督鎭蘭州，另設甘肅巡撫與新疆合治，而置撫署於迪化，均所以崇西陲也。頻年干戈，政府無暇西顧，致甘、新、青、寧諸省，幾與內地隔閡，以言交通，則處處閉塞，以言文化，則水準尤低，衡諸江南，直不可同日而語，一從倭奴入侵，爲固邊防，始銳意經營西北，而甘肅毗連陝川，安危所繫，措施宜先，因改蘭州爲市，舉百廢而張之，八年建設，規模粗具，惟是久病之夫，遽投猛劑，未易爲功，必先理其滯，培其氣，而後徐徐溫補之，方克奏效，是則有望天蘭鐵路之早日築成，與中央政府援以充沛財力也。蘭州濱臨黃河，不稻稽穀，食米取自鄰縣，因雨少土乾，所植菜蔬瓜菓，靡不碩大甘美，而地氣特寒，小陽之月，便結薄冰，菓品置窖中，隔歲不腐，食之如新摘焉。西門之外有鐵橋一座，啣接公路，長七十丈，成於清宣統二年，與晉豫境內之黃河鐵橋，鼎足而三，但工程不如前二橋之鉅耳。予以九月十日抵蘭，更一月迺作興隆山之遊。山在榆中縣境，距蘭州七十公里，乘汽車兩小時卽達。過榆中縣，路窄僅容一車，稍行漸多槐柳，及入興隆山谷，則楓葉似火，映山成紅，別是一番景色。山麓澗水潺潺，晶澈淸瑩，有橋曰握，蓋形拱似拳，故名之。跨橋攀登山腹，先至太白宮，是爲元太祖成吉思汗陵寢之所，政府派有憲兵一隊，常川護衞，伊克昭盟政府，亦遣官員駐守之，同遊者二十餘人，具白來意，然後啓關，導入靈堂，予等鵠立殿外，舉一代表先入獻香，全體三鞠躬而後晉，此謁陵儀節也。殿甚小，以紅氍毹貼地，元太祖梓宮，置朱漆供案之上，高可三尺，寬二尺餘，成一方形木匣，內盛骨灰，及太祖生前所佩寶劍，外罩黃緞袱，去袱視之，正面以銀皮包鑲，雕鏤精絕，並綴赤金花數朵，壁懸太祖油畫像一幅，案陳照片一幀，俱箭衣佩劍，頭御風幘，白髯垂胸，英氣勃勃，此像，就莫斯科舊刻石像攝得者，殿右有矛一根，長丈許，護陵人言，昔太祖持此物馳騁疆場，每殺一人，則拔一髮，繫矛端，久之成束，矛共五根，其四尚存綏遠，若以人髮計之，殺戮何止數十餘萬，未知其說足據否？殿左一銀櫬，盛太祖寵妃胡闌骨灰，狀同太祖梓宮，惟尺寸稍小，未飾金花，而嵌紅琉璃四顆，鑲前置玻璃鏡一面，是太祖西征歐洲時，意大利國王所獻，歷七百年，猶可照見毫髮，的是珍品。聞兩陵均可啓閉，鑰見存南京，但不輕啓耳。成陵祭期，以農曆正月初一，三月廿一，五月十五，七月十四，九月十二，十月初三，爲大祭，每月初三爲小祭，而以三月廿一日大祭，最爲隆重，是日牲菓雜陳，計羊十五隻，馬一隻，供菓數十事，燃長明燈百餘盞，甘肅文武首長，亦多與祭。其餘大祭之期，祭品與三月廿一日略同，但牲數無定，或八羊，或十二，或十五不等，小祭則祇備羊四隻，祭器盡錫質，大者可盛石水焉，元太祖武功蓋世，曠代無儔，然終其身，未能底定遼金，半生霸業，祇等優鉢羅花，於攻金道中軍次甘肅固原縣之六盤山而崩，其後歸葬綏遠伊克昭，國難期間，恐被日寇刼持，遂於民國廿九年移奉興隆山之太白宮，平添蘭州近郊勝蹟，凡旅甘人士，無不以一遊興隆爲快，蓋非成陵不足以榮此山，非此山不足以安成陵，山以人重，人並山傳，實相因而成也。李太白昔曾來此，後人構廟祀之，卽太白宮也。山嶺有泉，以太白名之，離太白宮上行里許，至太白泉，小樓一椽，上塑太白像，下覆泉眼，壁間有遊客題詩，豎碑記數方，惟太白何年過此，均不詳耳。據石案小憩，賜老道汲泉烹茗，出乾菜食之，腹果始去。合抱之松，隨處可見，野草雜花，燦然五色，落英繽紛，青翠欲滴，山中人煙稀少，雞犬不聞，此等清淨境界，他處且不多覯，矧在邊地耶？

予自離蜀之陝，除紫柏山而外，所見草木，無復向榮之意，而至甘肅後，並寸草亦不常見，童山濯濯，禿然黃土，蕭瑟之狀，每爲悵嘆，今睹斯景，翻疑誤入天台，而遊事至此盡矣。兩月中足跡所至，遇山水佳處，輒思三宿而後出，其奈一職匏繫，去留弗能自任，心欲閑而身不閑，乃欲强作閑人，不亦難乎。

## 題松江懷古記

姚鵷雛

誰從雒下記名園，襟上難尋舊酒痕；無復疏籬收晚照，
猶餘喬木互盤根。頙年興廢池終鑑，異代風流石可捫。
欲把精廬供野逸，開軒盡日看鴉翻。

# 台灣屐痕記

蔡禹門

民國卅五年十一月二日，晨八時，偕包朗孫兄等，集龍華機場，乘中航客機，作台灣之遊。九時起飛，十一時半卽抵台北松山機場，可永偕招商局台北陳經理夫婦已在候接，卽乘汽車直至濟南路可永寓。

午後赴市內遊覽，台北為台省首邑，馬路廣闊平坦，如中山路，闊逾南京之中山路，其他普通馬路，亦較上海南京路為寬。本島溫度，平均為攝氏廿一至廿四度，北稍冷，南更熱，台北卽在冬季，晴日晝間，穿春服有時還嫌暖。台北以八月至二月為雨季；台南以五月至九月為雨季。雨量又較多，故全島草木常綠，花開不斷，而米稻年可兩熟。台南間有除米兩熟外，還可種一次小麥。各種水果，終年不斷，甘蔗須經十八個月，方可收穫。蚊子因下水道都為明溝，多季尙成羣，故瘧疾較多，惟惡性者，僅台中以南有之。市內如舊總督署，炸毀甚劇，全署僅存軀殼。今之長官公署，以舊市公所充用。全島通用之語，為閩南語，懂日語者僅百分之六十強。衣服男子都西服，鄉人亦短衣，如見內地人服長袍者，都注目之。女子卽鄉僻之區，上服為對襟短衣，下着短裙，頗似女學生裝，或則着類似西式之緊腰旗袍，下腿與足，均赤裸，卽在城市，亦不穿鞋襪為多。蔬菜各種均備，海產之魚，種類繁多，豆腐極佳，賣者亦吹小喇叭，全與日本同。居屋百分之九十九為日本式，室內均席地，入內卽須脫履。台島多颱風，約在七月至九月之間，颱風劇襲之時，往往損壞稻蔗果實房屋鐵路橋樑等，故昔年日人特植防風林木，以保護農作物。今年七月間，卽大受損傷。被炸工場之業經修復者，又經一度之大損壞。地震甚多，一年間台東之花蓮港一百餘次，台北台中十餘次，均為微震，強劇者不常見。台北市內店最多者，為延平路與衡陽街。在鬧市巡迴　週後，卽至中山橋（舊明治橋）側動物園，園據一小山，隨山之高下曲折闢路，路旁隨處築動物舍，見猨猴，大水鼠（大如貓）小獅，大象，及熱帶產之禽獸多種。動物舍設計，具有匠心，最有意思者，為鶴圃，以工字鐵為骨，鐵絲作網，製成大圓罩，高十餘公尺，周圍約六十公尺，成覆碗狀，罩中大榕樹三，鶴三羽，優遊其中。地之窪者築成沼，育鰻魚大水鼠等，其內還有兒童遊散之區，布置均具巧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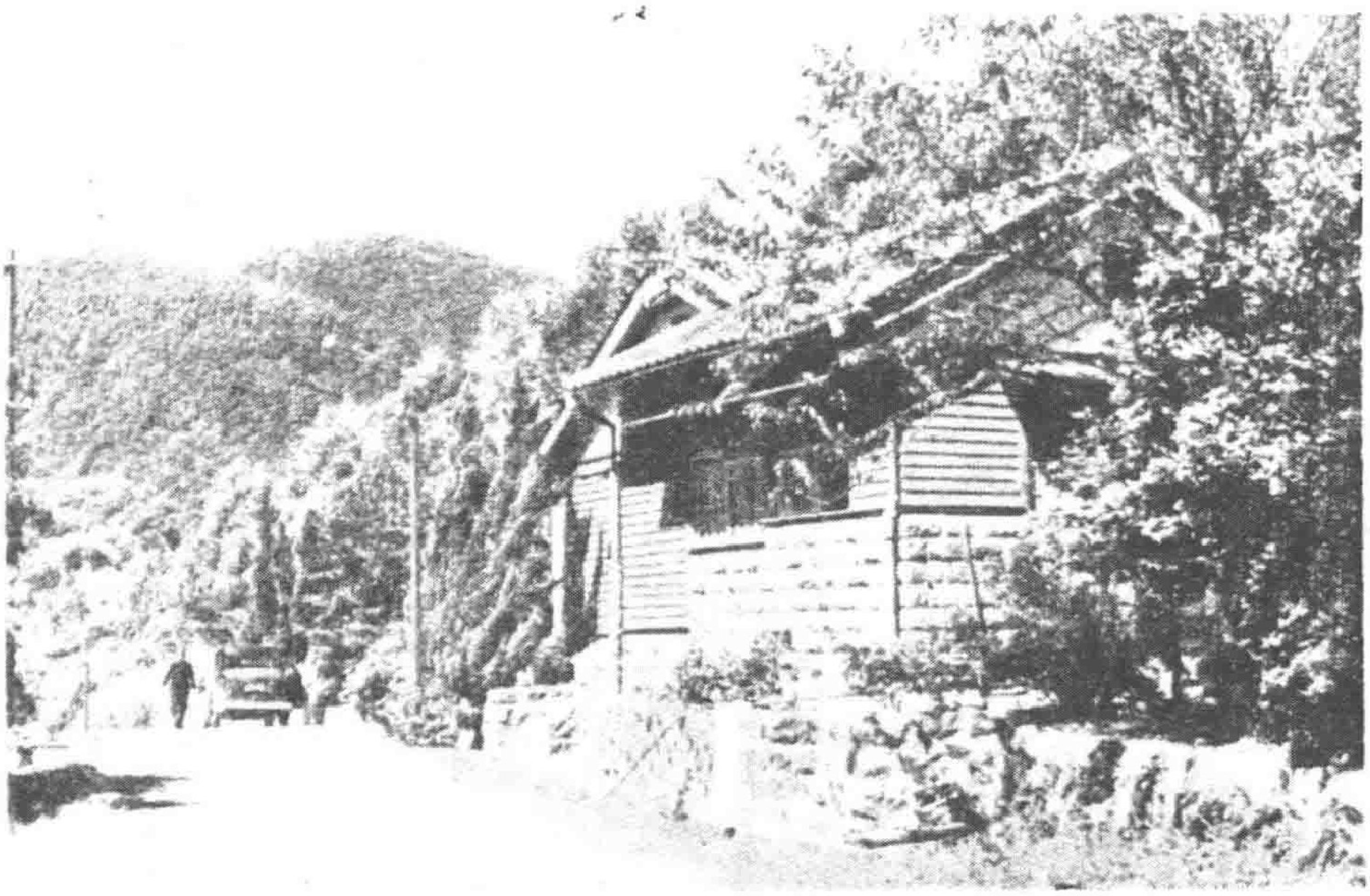
## 北投草山的溫泉

北投草山兩地，均為台北附郭之風景區，均有溫泉。自市內乘汽車，三刻鐘可達。進山徑，兩側旅舍駢列，更進，入公署招待所，為舊時南方會館。房舍甚多，有溫泉，浴室二所，樓上下，除房間大會食堂外，各有三面闢窗之大客室一，布置古雅，軒敞異常。對面峯巒環抱，樹木葱蘢，在客室小憩，大吃西瓜。嗣驅車赴草山，不半小時卽達。草山溫泉之硫黃臭味，較北投為濃，途間卽嗅得極劇之臭氣。此兩處溫泉，熱度均高，均能治療皮膚病，寒濕痛（叟麻豈斯）痛風，腺病等。此本為大屯山嶺中腹七星山紗帽山之溪谷，深邃幽雅，環境絕勝，為最佳之休沐及靜養之地。電力公司糖業公司，舊時卽各於此間設有俱樂部，為職員遊息與招待賓客之所，今仍由接辦之公司各自管理。別有日人所建之貴賓館二，今仍為長官星期日長官休沐及招待特客之用。館中布置，富麗堂皇，浴溫泉後，稍憩，似已脫盡凡俗。

## 工鑛處產品陳列所

四日上午偕朗孫親家同謁公洽長官於其公署。自署門至其辦公室，須歷三樓級，每級僅見制服之勤務兵一人，未見有攜械而站崗者，正可為民治之示範。出署卽至工鑛處產品陳列所參觀，由主任李君導觀，並說明一切。凡鐵工之造船以至各種農具，又造紙之順序及紙樣，與樟腦，水泥，油脂，電化工業，煤油，天然煤氣等工鑛產品，或示模型，或示順序，表解統計，均朗若列眉。某報評其謂不是死的陳列所，是活的生

產敎育館，洵然！蓋一年來之整理，與工作成績，生產程度，（因工廠十七八遭轟炸，修理裝配，煞費計劃與時日，）如水力發電已由四萬瓩修復至十四萬瓩，煤已由一、九〇〇噸增至二一、〇〇〇噸，水泥回復至一萬噸，而造船廠示其高度之能力，可備萬噸以上之船均可瞭然。



草山溫泉區之敎育館

## 芳香和樟腦

四日下午，參觀芳香製造廠，未到廠門，已嗅得觸鼻之香味。由廠長徐學文君導觀，從各種芳香油及副產品之芳香脂肪酸的洛定酸，（即肺癆藥）均爲一一製造順序之說明，更見咖啡精之製造步驟。芳香油本大量銷於美國，惜目前機器，尚未全部修竣，運用資本不厚，原料又不湊手，因是均尚不能大量製出。

樟腦廠亦由徐君兼管，近廠亦芳香撲鼻。廠規模頗大，廠中有自備之小鐵道，原料取自樟樹，其工作分蒸餾與升華兩大部分，樟腦亦爲出口貨，近年雖因人造品成功，銷數被奪，然尚有相當銷路。印度方面素需此爲焚燒媚佛之用，銷數亦尚可觀。此廠設備在樟腦廠中爲世界之最大者。更見倉庫一所，嚴加條封，詢是內儲紅土，因是是非之端，加以封固。倉旁有機房一，裝置日人向日提練嗎啡海洛英之大規模的機械，今日任其鏽廢。廠長徐君本爲製藥專家，余因告其現在藥用之阿片製劑，如阿片末，阿片醇，嗎啡，科亭等，物少而價貴，不敷應用，任其廢棄，豈不可惜。以我們醫師之目光觀之，祗要主管者對有益於民用之事，不營利，不存私，即可，因噎廢食，似亦非政策也。

## 遊基隆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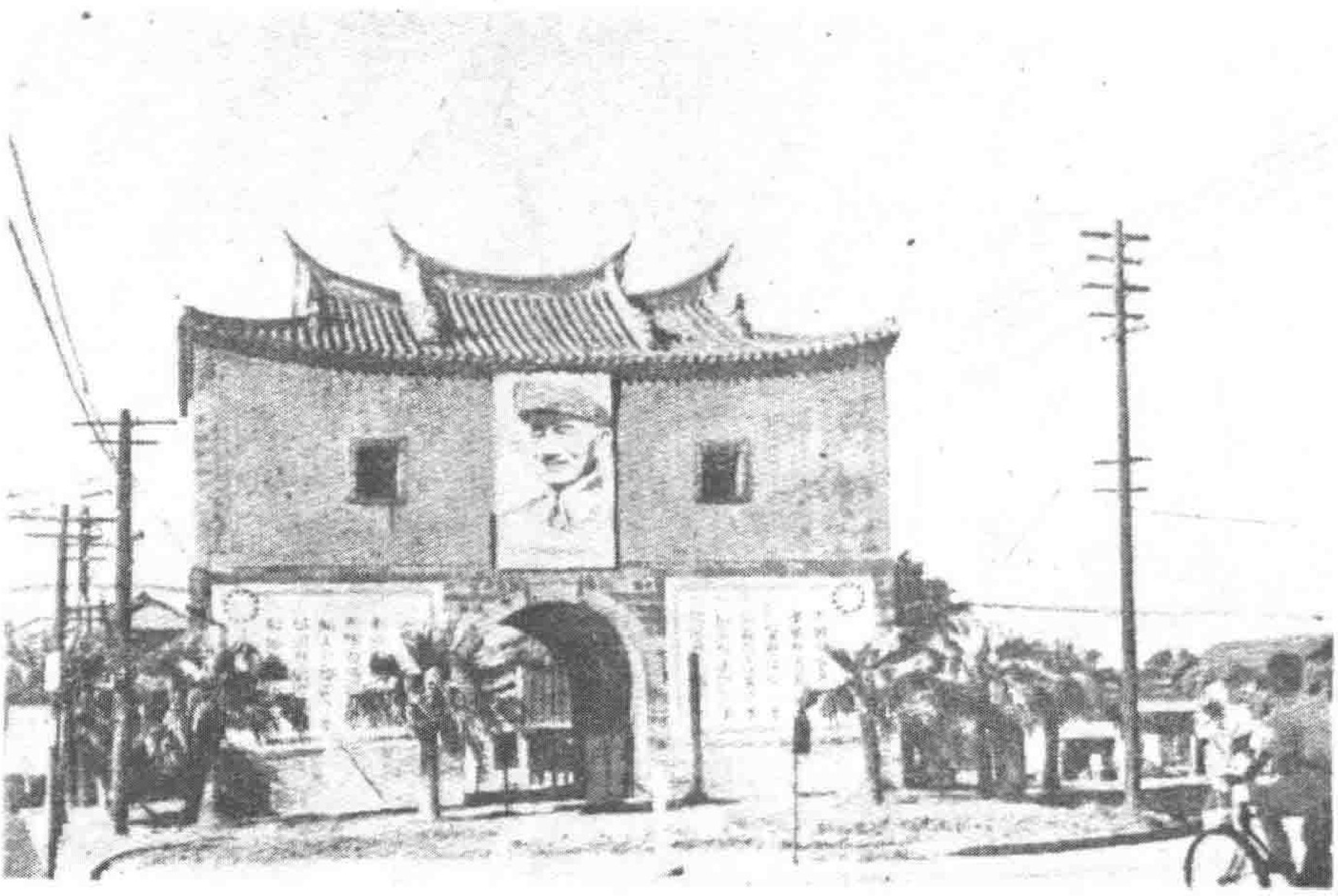
五日由台北乘汽車直放基隆，三刻即達，此爲台灣最北之港口。市內房屋，在戰時被炸毀者十居七八，今方稍稍修復，然頹垣斷瓦，仍觸目皆是。惟台北至基隆之馬路，爲柏油路，既闊且平，道旁列樹茂盛，無一黃葉。乘港務局汽艇，環遊港內一週，至防波堤盡端折回。港口旁有造船廠一，亦以炸損甚劇，正在修理。有航船塢，可容二萬噸之大輪，具見日人在築港之工程，造船之設備，實煞費經營。

六日遊公園側之博物館，見唐景崧做臨時總統時之旗幟，劉銘傳討伐之文告，而鄭成功像，列有多幅。鑛石，動植物，標本，羅列不少，有紅檜木之斷面，大如圓桌面，年輪淸晰，是爲八百六十年之老樹。

## 自台北至台中

七日晨九時乘自備汽車，從台北起程，沿台島西側公路，直向南行，作全島之遊。抵新竹，在酒樓稍憩午餐。新竹著名多大風，風聲虎虎，名不虛傳。一時復行，五時抵台中，住糖業俱樂部。（此間各實業機構，舊時均各有其自設之俱樂部，）翌晨參觀台中糖廠，廠內設備完善，惟亦被炸，正在趕修，備下月開工。（台省植蔗，必十八個月方收穫：早則汁量大差，今冬正值收成之時，但此次因戰事，植蔗減少，下一熟方可增加。本屆又因肥料不足，質量稍差。新自美國購進之肥料，其成分不盡適合土宜云。）廠內場地非常寬大，均鋪有

小鐵軌，並有自備之小火車頭，可自行直接運貨，達幹路之大車站，裝運出去。製造工作，從蔗之切碎，壓榨，濃縮，乾燥，漂白，分蜜等等手續，均用大規模之機械。蔗渣，其初用機械盡送入爐灶代煤，爲機械發動力之燃料。嗣經糖業試驗所副產物利用科之研究，以一部渣滓製酒精，餘則或造粗紙，或製厚紙板，（紙板厚三四分，可做天花板，可釘牆壁，不傳熱，不反射聲音。）或作電木與人造絲等。廠中有學校，有醫院，有托兒所。職員工人都有住宅或宿舍，別設俱樂部公共飯堂等，爲沐浴日敍集娛樂之所。並附賓室，爲招待賓客之用。日人能使職工忠實其職務，埋頭苦幹，此等安定生活之計劃與設備，大有關係。我國內之辦實業者，亟應取法。



台北北門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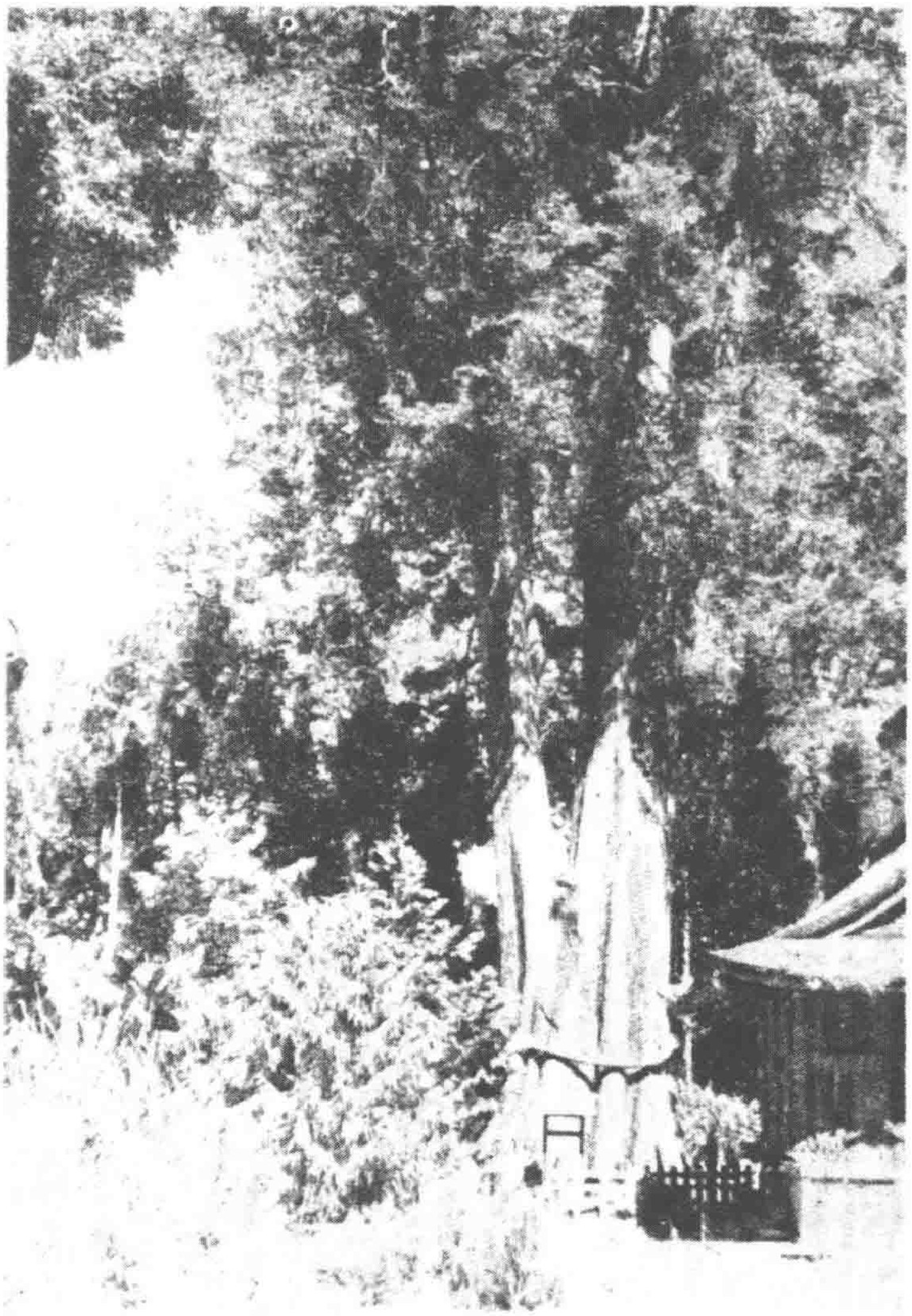
## 日月潭的風光

八日十時由台中啓行，一點廿分至日月潭。寓潭上之涵碧樓。電力公司已派員在彼招待，腹已覺枵，洗去滿頭風沙，即午餐。此處因接收後，主持未得人，頗欠整潔。吾等住兩大室，下臨全湖，四周峯巒環列，綠色滿窗，幽靜異常。午後由招待之嚴君，以公司汽艇，陪同環遊湖內，並至東岸香社，觀其舞踊，且聽杵歌。再登舟，折至湖之入水口，一觀而返。日月潭本爲環山中之兩潭，日人施工，連兩潭，且擴大之，更加築壩工程，擴成一大蓄水池，自民國九年起工，十九年完成，施工共歷十年。自山外左側濁水溪上游，鑿通山腹，成通水之隧道，引水入湖，益以湖四周山巒沿入之雨水，終年平均水深六十尺，最低水位十六尺。湖面海拔二千四百尺，落差一千一百尺，爲電力廠之發電原動力，發電量爲十萬瓩，全島發電所，此爲最大。其供給區域，用高壓電線，北至台北，南達高雄，點燈七十一萬餘盞，供力四萬九千瓩。又在五里外水裏坑左岸，延長開鑿之水路，成第二發電所，發電量二萬四千瓩，民國廿七年完成。凡電化工廠，製鋁廠，化學工廠等，均用爲原動力，且可資灌溉，取費低廉，便利工農業不少。鄉村居民，亦均燃電燈。據嚴君告我，全台以水力發電者共廿八所，此爲最大。此外用蒸汽發動者八所，共發電五萬瓩，是備水少或非常時補充之用。又云現在所發電力，可有餘裕，本地工價且較廉，大可增設新廠，湖中多鯽魚，鮮美異常。

## 登阿里山

九日上午從日月潭動身，經集集至斗六，從斗六至南斗，其間公路尚在修理，且有一斷橋，故兩處迂回。一處從河床橫渡，多費一小時，抵嘉義，已下午五時半。宿嘉義旅館。嘉義市本爲木米鹽等集散地，旅客出入甚多。舊時旅館，本極巨美，自被盟軍炸車站時，適炸及站前兩列滿載軍火之車，以是火花四射，全市被燬，今尙未復元。故旅館殊簡陋，且不靜，夜睡不酣。

十日晨，由嘉義之北門站，乘登阿里山之狹軌火車，本有特別之特快機車，容八人，上山僅五小時，是日已爲他人定去。恰遇軍訓班畢業同學團體旅行，加掛特備車，同行馬君，其間多熟人，我們得參加同行，便利且熱鬧。是日適天雨多霧，車行緩，七點開行，直至五點半方到，宿於阿



一阿里山神社前之神木

里山之貴賓館。此館是昭和為太子遊台時特建者，中有西式一棟，正屋兩間，附有浴盥室便所，用具均西式，寢具亦精潔，旁有和式屋多間，旅行團宿焉。山高覺寒，室內熾炭，穿大衣，蓋厚被，睡甚酣。

阿里山位於嘉義市之東，為台灣背梁山脈中樞新高山（新高山主峯高三千九百五十公尺）西嶺之支脈，其最高峯，海拔二千九百〇五公尺，為一森林地帶。火車自嘉義至阿里山，共分十九站，專為運木而設，全路隧道，共五十三，最長者七百四十餘公尺，火車須走三分〇二秒。

## 阿里山森林

從來植物，因氣候之寒暖，而異其發育之種類。故台灣植物分布之狀態，可區分為熱帶，暖帶，溫帶，寒帶。以阿里山觀察其發育，則自獨立山站以上，高七百五十公尺，其區中為熱帶林，多龍眼，榕樹，相思樹等。高七百六十公尺以上至一千七百公尺，如至平遮那站附近，其間屬暖帶林，櫧，柯，楠，常綠闊葉樹，最能滋長。自此以上，闊葉樹漸減，針葉樹漸增，高一千七百至三千公尺之間，為溫帶林，多扁柏，紅檜，油松，亞杉，（台灣杉）福州杉。過三千公尺為寒帶，一入此區域，則多唐檜等矣。

十一日晨起，即參觀阿里山博物館，見其所列標本，有台灣五木，為紅檜扁柏，亞杉，油松，福州杉，（又名廣葉杉）又觀三代檜與神木，（神木為三千年之紅檜，高五三、七公尺，周圍二十公尺。）在樹下攝影後，即登火車下山。在山上並無特別風景，而沿途自車窗瞭望，除前述各帶之植物外，中途見雲海，各低山尖之透出雲海者，點點如島嶼，奇觀也，更上，則見遠處對面之山，削壁成三層每層，青葱之密林界之，宛如三層之大廈駢列，雄偉無比。下山車行較速，僅五小時半，即抵嘉義北門站，仍寓嘉義旅館。

## 一　嘉義農業試驗所

十二日九時至農業試驗所嘉義支所參觀，由支所長武進楊君技正丹徙楊君二人導觀周遊各場圃。所中有地七百畝其屬於果實者，如果中女王之鳳果（原名音譯為蒙蓋斯脫）果中之皇榴蓮，與各種椰子文旦香蕉及瓜類，其果子屬於可製果醬者，種類煩多，各種樹果，看不勝看，記不勝記。又有資為食糧者，如改良之甘諸，（即山芋）有深褐色與白黃色二種，均由外種與本島種交配而成，深褐者，味甘，含澱粉二〇%，供食用，白黃色者，澱粉多，三〇%，供製糖及酒精用。試驗所中，對於改良種子，土壤化學，防除害虫與細菌，均分科研究。全島農業試驗所，有總所一，支所六，凡改良成功之植物，即分種子於其他各所，增殖苗本，多量增產後，即經過農會，發與民間廣植之，而農貸等，即為其推行時應用之手段。所內環境均佳勝，均有相當設備，可供學

者與專家之安心研究，參觀未及半，已逾二小時，將近午，即驅車赴新營。

## 嘉南大圳

十二日午餐後，由新營紙廠長高君，陪同參觀水利設備之烏山頭支所。該處爲有名之嘉南大圳，自新營乘汽車，一小時餘方達。嘉南大圳在嘉義台南之間，在靠背梁山脈之睾山間，俗名烏山頭處，就其較低之各山，遷去鄉村，四圍築堤，成一大湖，除承受山巒流下之雨水外，更鑿隧道，通至山脈對側之曾文溪上流，築壩範水，引入此湖，以益水量。再在官田溪築堤設閘，以時啓閉，其所灌溉之區，從濁水溪南方，經嘉義西海岸，直至台南，亘及十五萬甲（每甲等於十四畝半）之大平野。輸水路，有幹線，有支線，更別滲排水路，以去惡水。靠海岸之處，悉築堤，以禦潮水之侵入，工事亦經十年完成。總工程費爲五千四百餘萬日圓，堤高一百五十尺，貯水面積一億平方尺，貯水量五十五億立方尺，（二萬三千噸）配水綫路一千七百五十中里，支線二萬二千五百中里，而小溝渠不在內。在支所中一室，置有模型，凡鑿山引入經道，與供水排水之路，一目瞭然。此湖廣六十里，湖中小山嶺矗出水面者，參差錯落，樹木青葱，幽爽異常，有逾於日月潭，故又名珊瑚湖，大閘廣數十丈，其前有一柱，徑二尺餘，噴水如大傘，奇觀也。據云，此湖因水量關係，將灌溉區域，分爲三區，各七百萬畝，（全域共二千一百萬畝）設三年輪灌制，一區値灌水之年，植水稻。餘二區，則植蔗與雜糧或陸稻。蓋台島爲狹長形，中間自北至南，有背梁山脈直亘其間。河流無南北流者，凡大河，均屬横走之山溪，故舊時，遇雨季則成潦而奔騰入海，（沿公路見溪河均奇闊，而平時有水者，不過一縷，均上架水泥長橋，）旱季則無水可取。自此種大工程實施後，水大不致成潦，天旱不致枯槁。凡類此者，島中尚有十數處，惟規模均較小耳。施工自民國十八年起至廿八年完成，於此可見台島之先天並不佳，全在人力勝天耳。薄暮抵台南，宿與中旅館，頗暢適。



台北橋之正面

## 開山祠·赤坎樓

十三日上午參觀台南糖業試驗所，所長盧君導觀，盧君本爲名教授，說明一切，頭頭是道。所中分蔗種改良，化學，病理，（害虫細菌）副產物利用等，各設科長，分科研究，其利用副產物蔗渣製成各種新工業產物，如製酒精造紙電木人造絲等，均發源於此，共歷二時餘，趣味湛深。台灣除醫學研究所外，如工業，農業，林業，糖業，水產等，各有試驗所，爲各該實業之中樞。總所外各地設分所，每所除各科研究室外，各有廣大之建築物與附屬地，如農業糖業，少者有地七百畝，多者三千畝。

嗣遊開山祠，爲鄭成功祠，有塑像。更至赤坎樓，此處爲成功驅逐嗬囒人收復全島之光榮歷史。室內懸油畫八幀，其中一幅，寫戰勝嗬囒後受降之儀式。與今日受日降之情形，可相對照。

## 安平海港·開元禪寺

十三日下午驅車至安平，看海港。有燈塔，有日人開鑿之大運河。大路旁圍築魚池甚多，育淡水魚，可見日人在殖產方面，無微不至。沿途均見牆傾壁倒炸毀之迹，現有之屋，均爲新建。又折至開元禪寺，此爲成功中道病歿，其子鄭經特爲其母董氏，建此寺爲娛老之所。屋宇甚多，寺後有塔一，遊畢已二時，再啓行。下午五時抵高雄，住鋁業公司賓館。

十四日上午先遊屏東公園，路甚平坦，更至高雄港口，乘港務局小輪，環遊港內，直至防波堤盡端出口處折回。港內可淀二萬噸輪十餘艘，今見港內被炸之大輪多艘，或剩半截，或傾斜在水中，殘破不堪，因打撈機關，尚在組織中，一任水波與空氣之侵蝕，殊可惜也。

## 高雄鋁廠及鹼廠

十四日午後參觀鋁廠，此廠規模殊大，廠內遼闊，小軌道密布，炸損極巨，正在趕修，有一部分已開工。其原料取自啢蘭印度利屋葦島之渥太恩島。鑛石原料，譯名「薄克洒以特」，年可鍊製鋁塊（俗名鋼精）五千噸，若需成平片，或用器等，須另添新機。此種工作，昔日人本運往本島後再加工，今台市中所售之鋁製用具，如面盆鍋吊杯子等，均爲翻沙土製，厚而不耐用，亟須自籌資金，或與外人合作，再營大規模之進一步的設備，方可持久。繼又至鹼廠參觀。台島各廠，會客室中，均懸有一製造順序表，經說明後，再至工場，看其工作與機械，雖外行，亦能大體了解，得其梗概。內地各廠，亟應效法。又日人舊時，凡廠，於廠側必設有職員住宅，按職務之等級，分別其寬狹。又有球場，會食堂，工人宿舍。有浴室，有醫院，有補習學校，子弟學校，更有托兒所。日本雖富於封建思想之國，對於廠中員工之設備，應有盡有，使得各安其心，勤奮其職務。今台省各廠，雖仍循其舊制，然願永保弗變，且擴大之。余憶前年在滬上勝利後，會入一徵用之日人居宅遊覽，是時日人已入集中營，見其所遺名片，是一公司之事務主任，室內圖書滿架，且有社會學多冊，可見其於世界之新學說，亦頗研究，不如我國之從事實業人員，多祇着眼金錢，或則酒食徵逐，而不求改進也。至晚即離高雄，乘九時開行之夜快車返台北。

高雄車站，外觀雖不十分雄壯，而內部則整潔異常。鐵路本變軌，列車次數較多，乘客不甚擁擠，故停站時間雖不長。上下車均循序而從容，車行亦穩，投身其間，酣臥一宵，翌晨七時，即抵台北矣。

## 台北植物園

植物園在台北南門町，面積頗廣，內植樟，楠，大杉，油杉，之材木，檬果，香蕉等果樹。此外藥用，染料，香料，油脂等植物，共一千數百種，林業試驗所，亦在其中。標本室列品計三萬多，園內並設民衆教育館，宣傳部之電影場。

十七日由寓乘汽車至板橋遊林園，不足一小時。林氏本福州舊家，早在台經營實業。園較寬，其迴廊屈曲，亭閣參差，似大觀園型之布置，惜已失修。

## 台北醫學院

十九日參觀台北醫學院，適主任杜聰明博士不在，由邱博士導觀。院內，外科有三部，內科二部。此外兒科，婦產科，眼科，耳鼻咽喉科，皮膚泌尿科，牙科，精神病科，各一部。每部各有專有之診察室，手術室，圖書室，研究室，病理細菌室等，愛克司光機，共七台，四台診察用，三台深部治療用。惜院內蒸汽大鍋爐及發電變壓室與病室之一部，均遭盟軍機炸毀，（中一噸重彈十枚，病室之未燬者，玻窗多震碎，眞是百孔千瘡。目前尚未全修復，幸當時病人均遷鄉間未受傷。）故消毒，發電，暖氣，均受影響。病房本可容七百餘人，今僅收三百餘人，醫師本一百九十五人，今僅一百廿人，護士本三百五十人，今一百十三人。因有相當之設備，各科部長均仍屬舊時之專家，成績不壞，且收費較廉，與滬上之流風迴異。

因連日遊覽參觀，體稍覺倦，故除在新公園小坐，近地散步外，連日在包寓休息，涉獵費孝通著「初訪美國」，其末篇有TV氏之記載，因參觀日月潭嘉南大圳，頗多感慨！

## 太平洋濱的一角

二十四日適星期日，晨九時，偕靜波，惠元，可永，諸君，分乘汽車，由基隆繞淡水遊覽太平洋濱之一角。初由基隆經萬里，均在萬山中行，羣峯四列，至此豁然開朗，一面山峯壁立，一面濱太平洋，遠處水天一色，不見島嶼，水作淡藍或深藍，忽又變綠色，微浪拍岸，作銀色，極美觀。再經小基隆，登燈塔，或入山道，或遵海濱，直至淡水，已下午二時，飯於市館，海味均新鮮可口。嗣至高爾夫球場，登樓廊小坐，憑欄下瞰，對岸有昔日西班牙之紅毛城，右顧淡水港口，見烟波之浩渺，漁船之星布，台中河流，僅此淡水河，可通舟楫。歸途至士林鎮，參觀士林農業試驗所，由所長淩君導觀，見植蘭三千餘盆，種類繁多，花形各異，均見所未見。又見果樹駢列，直至山頂，據云試驗地區約共三千畝，惜已及暮色，不及遍涉。標本室列瓶約二千餘，在客室欵以各種文旦，歸已萬家燈火矣。

## 台北貴賓館

二十六日，可永陪遊舊日督署官邸，今爲貴賓館。舊日督署全部炸毀，此則僅燬旁側小屋，西式建築，極雄偉，園庭亦頗遼闊，有假山，有曲河，有噴泉。室內各處陳設，無不窮極奢侈，足見殖民地長官之養尊處優，無不皆然。

## 烏來水電廠及温泉

二十七日，偕季蓀，朗孫諸君乘車遊烏來，由台北乘汽車直放烏來，不滿二小時，將至烏來，已在道旁溪中見水閘一道。抵烏來，至電力公司小憩，客座均大玻窗，廊下卽臨南勢溪，面對山巒，溪水清澈見底，眞是萬籟此俱寂，惟聞流水聲。對山湧出之溫泉，爲炭酸泉，可治胃腸病，休息處亦設有浴池，自對山引來溫泉，浴後憑窗靜坐，如入仙界。對岸山腰，設有小軌道，有台車，（似國內鐵路上之撳車）乘人運木，從林間可窺見其時相往來。主任楊君欵以午餐。餐後招化番女六人表演，舞踊一小時，番女邊髮穿裙，作時裝，間或加穿舞衣，載歌載舞，所歌除其固有之歌調外，多日本調，乃教育使然也。此間無論窮鄉僻壤，深山之間，凡有村居，則必有像樣之房屋一所，至少約十開間，操場廣闊，均是國民小學，故國民教育，已極普徧。至四時，又入浴而歸。

此間亦在溪上設閘三道，藉水力發生電力，因炸毀，正在修葺添機，約至四五月可竣，發電力二萬四千瓩，並灌溉附近之田。蓋生番之高山族，向均深居山中，藉玉蜀黍及獵野獸爲原始生活，間則逸出爲獵人頭之暴舉。自山間闢水利，高地亦可種植，此族之人，遂漸從山中降至高地，從事耕種，文化亦隨之得以輸入，故此等整理工程，在化番之治安上，關係實大，莫可忽視。且遊覽之區，有二種，一僅屬風景，如國內之黃山西湖黿頭渚等。一爲風景兼人工之生利設備，如台灣之各蓄水池，四川之都江堰，均二者兼備。瑞士國之風景地，均屬於後者。願我國各地之山區，急行趕事計劃，使二者兼備，不僅以風景佳勝娛人。

此行西側之遊，南僅至高雄，最高端之鵝鑾鼻未到，而台島東側，均濱太平洋，風景極偉大。此次，因聞東側公路，尚未修竣，而從削壁上築成之路，亦未修好，因其是直濱太平洋，危險甚大。故宜蘭，蘇澳，花蓮港，台東等處，均未遊，以待來年。

中國第一扇業之王

杭州王星記扇莊

本莊創自同治初年在杭設廠專門製扇年產兩百萬把銷遍外中名馳全球爲中國最有經驗之製扇專家出品精美花式萬千且備貨充足定價標準　歡迎各大埠同業批發及大宗定貨

上海發行所
南京路七二七號
電話九〇六〇六
九七二三七
電報掛號八七九三

杭州總店
太平坊大街
電話一八〇一

# 湖上春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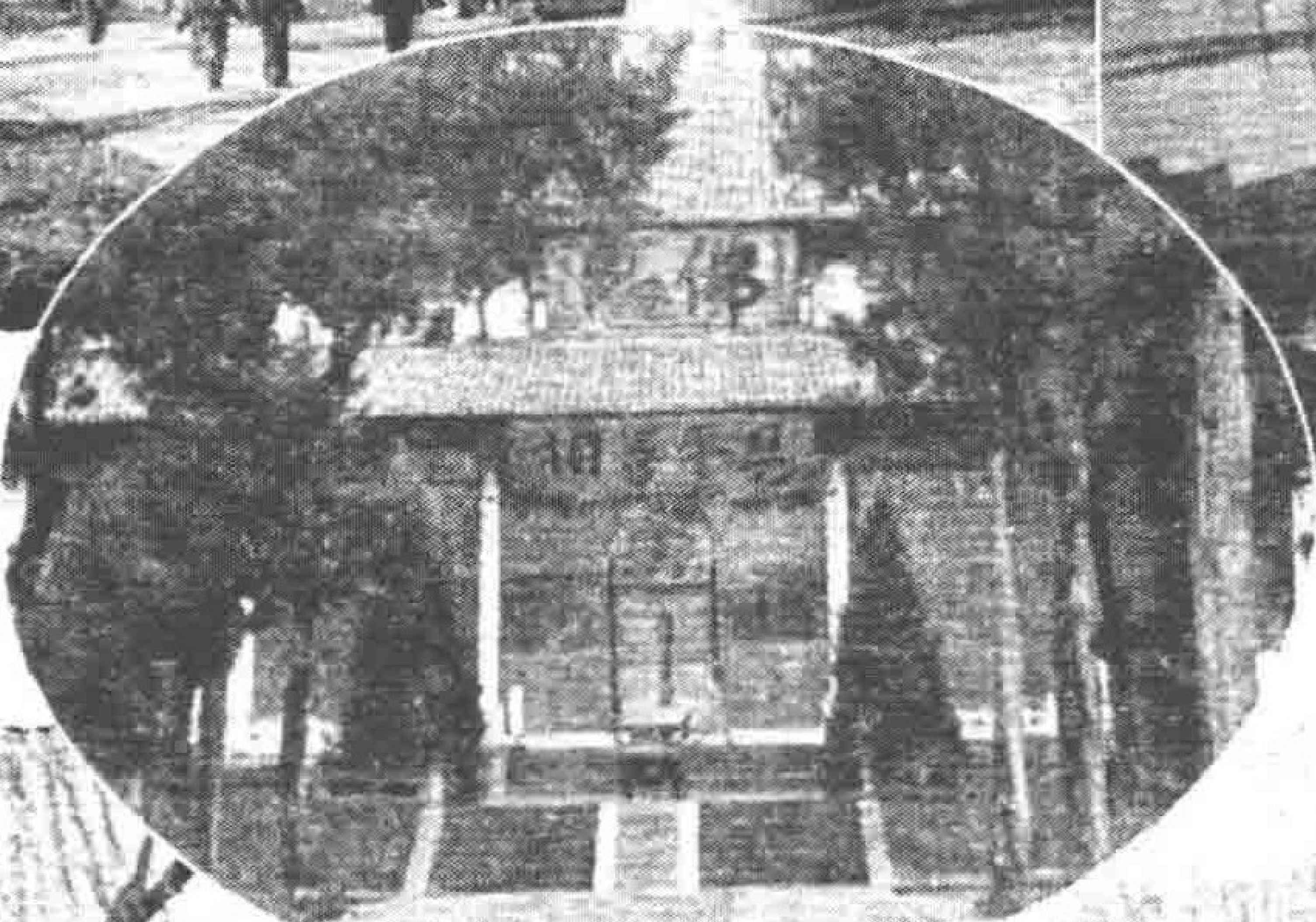
⇧蘇堤春曉：爲西湖八景之一、堤爲宋元祐間蘇子瞻所築，長五里許、有六橋，所謂六橋煙柳者，即指此。



⇨三潭印月：在小瀛洲後，蘇堤前。潭有三塔，月光映射，分月得三，以此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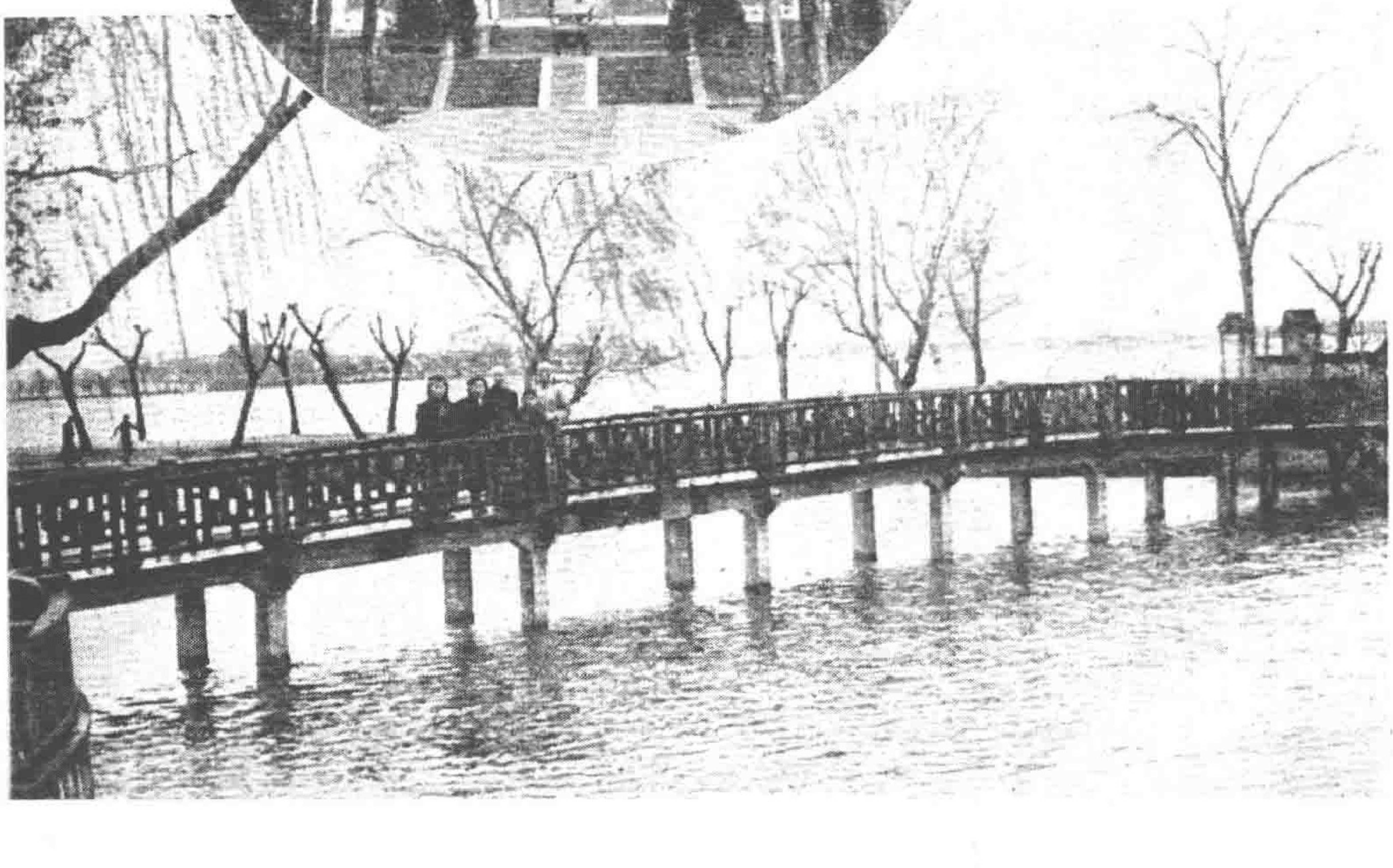






⇧靈隱山門內雲林寺前，古木繁茂，清泉淙潺，附近有飛來峯，春淙亭等勝蹟，爲遊人憩息至佳

淨慈寺內大佛殿，建築宏偉，古柏參天，至爲莊嚴。⇦



⇧蔣莊在花港觀魚附近，樓閣亭台尚完整，而長橋流水，尤具清趣。

# 簇新的京滬車



介北站大廳內附設郵亭，便利旅客在上車前寄發快信。



話、郵亭及頭二等候車室等；設備完全，爲全國之冠。



介北站大廳內之書報社，各種書報應有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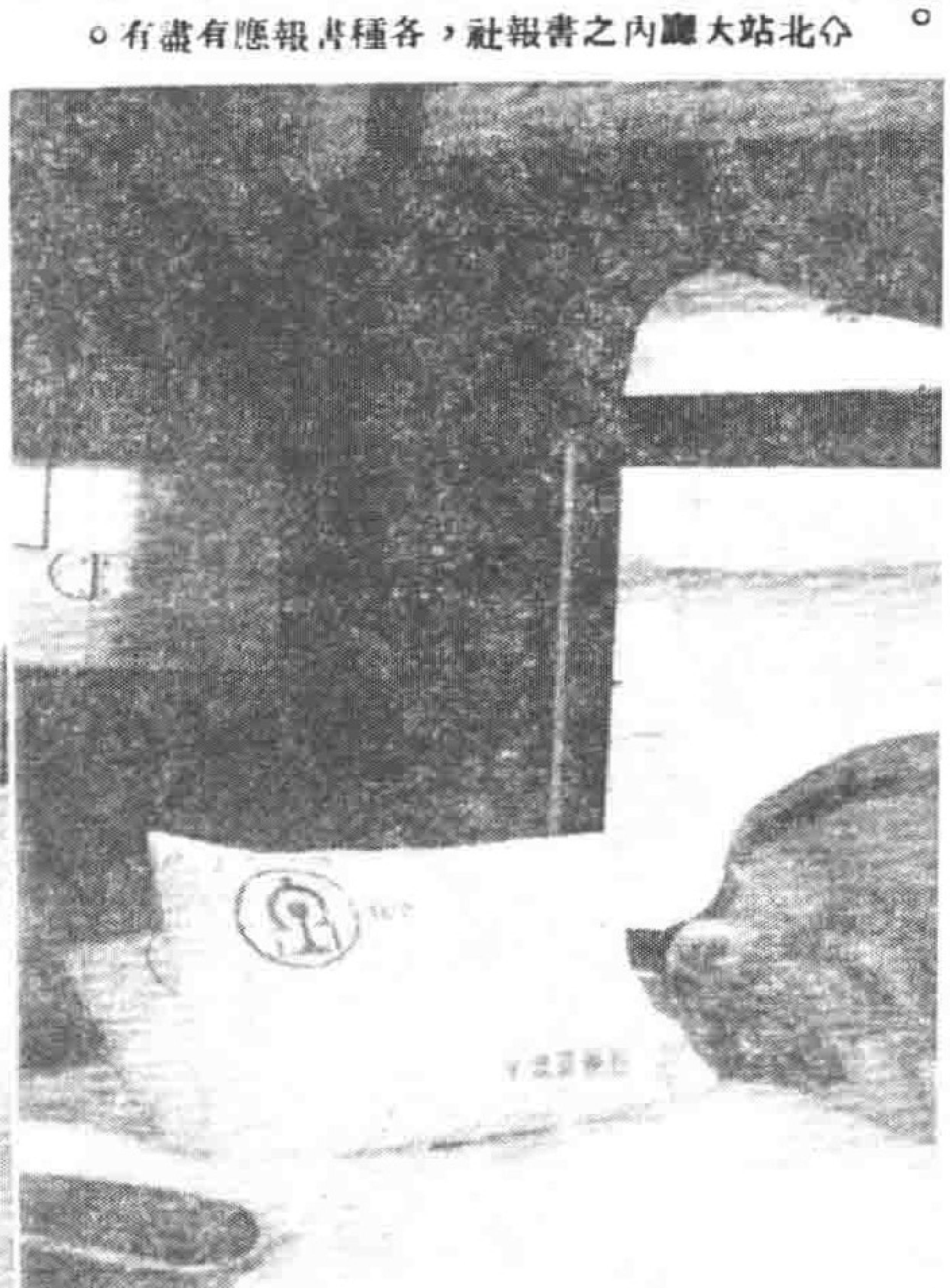
介頭等客車座位寬舒，旅客閱讀書報怡然自得。

介頭等臥車內景。

京滬區鐵路，自復員以來，經積極整頓，突飛猛進。站上一切均有規律有秩序，整齊清潔，員工服務週到，處處均爲旅客便利着想，實爲中國最現代化的鐵路。

介專用車客廳富麗堂皇。





# 雨中羅馬

本誌特約記者 張安治

廿六日正午飛機過雅典加油，一下機就覺得風很大很冷，機場臨海，銀色的海岸，深碧的波濤，天空陰雲急駛，給人以極清新的印象，祇以不能一睹雅典女神的聖殿爲憾。下午四點鐘到羅馬，風已較小，但雨意更濃，機場大而荒蕪，飛機零落地停在四周，一些不重要的跑道，祇是在泥地上舖了網網，較之雅典及印度的機場遜色多多（那些大多是全部三合土的地面，一切建築設備和管理，也都較完善而有生氣）我們下機時，機旁正有一輛卡車陷在濘泥中，許多人在用力推挽，使我們聯想到祖國的道路。

這機場的控制，據說是英美平分春色。祇檢查護照的是一兩個義大利人，但一伸手就向我們討紙烟，並且說至少要每人給他一支。我們在休息室坐了很久，這兒建築雖不妙，却掛了好幾張可看的油畫，我想也許祇有藝術，是意大利唯一可貴的資產。當坐上汽車駛向市區的旅舍，一路我們看到大片大片荒蕪的黑土和一些頹垣斷壁。有些古代的斷牆充滿圈門，聳立在烟雨迷濛的大野上啓人懷古之思。另一些近代的建築也殘破不堪，路旁並有彈坑屢屢，當是這次戰爭所賜。近市區有一列松崗，這兒的松樹挺豁而黝黑，巨幹筆直，小枝亦枝枝向上，形成傘蓋，這也許可以象徵古羅馬的精神。遠方雲山重疊，環抱著這千古名城。羅馬的天賦的礶雄偉而優厚，現代的義大利人似乎把他辜負了！

一到旅舍我們就想起一位愛藝術的外交家羅世安先生，他和我們在重慶分手後即隨于大使來此，電話促成了愉快的會晤，他並把我們的晚餐安排在大使館裏。大使館的房屋並不太大，但出人意外的金碧輝煌，在一個中國人看來也許富麗得過火。據說這建築原爲已死的獨裁者而設，因爲他不喜歡它，棄置不用，於是租給中國大使館直到現在。

晚餐固然豐盛，尤其愉快的是使我們獲知許多意大利的掌故和目前的政情。這兒物資的統制大約和中國相似，祇要有錢樣樣可以買到。美金也有黑市，較官價約高出一半，可是並不時常波動，進口貨和走私的管制却比中國嚴得多，這兒看不到一隻玻璃錢包，外國紙烟更不用說（本國紙烟亦極少，所以我們在旅館裏會以一包香港買的捲烟換得一本畫冊）但政局還在動蕩，新換了外交部長，而最近有幾區的選舉，左派頗佔優勢。至於罷工和小規模的暴動，也數見不鮮。

第二天果如羅先生所預料，我們天未亮起身趕到機場，因爲風雨電訊受阻，決定停飛一日，也算得天從人願，得獲暢遊。重返旅舍後即開始無目的的散步，恰巧遇到星期日，商店大多休息，但從櫥窗的佈置和街道上寥落的行人可以推測羅馬尚未恢復繁榮。常遇到一些老者在路旁零賣捲烟，其全部資產很少超過十包，較之上海的玻璃櫃小販之富有，眞是天壤之別。這兒祇有水果既好又便宜，梨葡萄蘋果，樣樣大而又甜，合中國二三百元就可以買一斤。經過菜市時我們買了幾大包邊走邊吃，幾乎把肚子吃壞。

走到民衆廣場，我們初旅歐陸的人不禁低徊贊歎；廣場中央是一座尖塔，正面是夫拉明門，據說是米格朗琪羅所設計。兩側石欄重疊，大理石的雕像雄立四方，因爲年代古遠，維納絲的胸前和酒神的面頰都已染上苔痕水跡，但並不減損其美。右面是潘西努高岡，遠看蒼碧深沉，走上去却是一個大公園，既可俯瞰全城，指點那些雄偉的建築，更可以在古木參天的幽境中流連小坐。這時正值黃葉飄蕭，烏桕酡顏的季節。遊人寥落，叢林深處輕霧迷漫，而一轉角，一抬頭，在樹陰裏，小徑中，到處有白石的雕刋，清澈的噴泉，我們吸呼到濃郁的詩的氣息，彷彿可以看到但丁荷馬的精靈！

午餐的時候，有兩個潦倒的樂師推門獻技，一奏提琴，一奏吉他，音調凄婉，技頗不劣，奏二曲後用破帽按席索錢，又奏一調，鞠躬黯然而退，那一種情態令人感喟，使我們深感到東西方人生態度的大不同，西方人在得意時氣焰不可一世，一失敗，一遇逆境，每每垂頭喪氣，不能振作，而中國人求生存的慾望好像特別強，我們看到一些小商人當他血汗所積的

賫產在戰爭中全部被毀時，馬上又搭起一個茅蓬，重整旗鼓，似乎連乞丐也具有一種積極的人生觀，非要你給錢纔肯放手。中國的窮人的確太多，可是這些窮人並不十分消極，這也許就是中國能立國數千年而贏得這次最後勝利的原因之一。

下午羅先生因爲另有約會，他特地請了大使館的一位季先生伴我們驅車遊覽，經過好幾處教堂紀念塔和著名的屈來委噴泉，停車於莊嚴宏麗，氣象萬千的羅馬聖壇，這是現代古典建築的一大奇蹟，（一八八五年開始設計，一九一一年行落成禮）可以媲美雅典阿克羅坡的神殿。無名英雄墓在壇前正中，雕刊精麗豐富，全部結構嚴整，非言語所能形容。這建築是薩剛尼，伯妥里尼，方太娜諸大師心血的結晶，他們在藝術上謀恢復古羅馬的光榮，可以說達到了目的，可惜意大利別方面的努力似乎差得很遠。轉過去就是著名的古門獸場，和孔士坦丁凱旋門，關於門獸場我們已往雖看過許多照片，但祇有身臨其境纔能確實感到他的偉大。每一個圈門有兩三丈高，四五層共有幾百個圈門，內部還有一層地下室，是養獅之所，我們在這一兩千年以後的今日，走進這荒涼斑蝕的大建築中，還可以想見當時的盛況和那種凟武殘忍的精神！

古羅馬的凱旋門是全歐凱旋門的典範，而孔士坦丁門可算得羅馬諸門中最美的一個。附近就是古羅馬廢墟，街道依然如故，幾處神殿僅賸一些殘柱，聳然兀立，高坡上下斷牆破壁層層重疊，有些石室內還存有鎖奴隸的鐵鏈，考古家定可從中做出許多文章。在這一片廢墟裏有一塊地專門陳列陸續發現的殘雕斷柱，這兒的每一片土石都不許亂動，否則恐怕早已不能吸引遊人。在我們指點徘徊中又遇到一場細雨，使廢墟的景色更加淒黯。的確，武力的煊赫不過一時，古羅馬帝國的豐功偉蹟而今安在？倒是這些斷壁殘垣，永垂不朽！假如意大利人能够從這廢墟之中獲得新的啓示，永不再迷信武力，而再從那些古今大師所創造的莊嚴宏偉的傑作之中獲得自信與生命的活力，意大利的復興可屈指以待。

三點多鐘我們趕到梵諦崗聖彼得教堂，因爲聽說今天有一教皇出席的盛典，聖彼得教堂是全世界教徒的聖地，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建築之一，教堂前面是一大廣場，當中一座尖塔，左右兩個大噴泉，兩邊環抱着石柱的走廊，走廊頂端聳立有一百多座使徒的雕像，都大過眞人，其規模可想而知，教堂裏面有彩色大理石的巨柱，除掉一些耶穌聖母天使等等聖像外，更有歷代教皇的雕像，都是名手的傑作，壁多半用五彩大理石鑲嵌而成，幾乎可以亂眞。穹窿高近十丈，當中一座聖龕富麗無比，這一個典禮眞是車水馬龍，傾城出動，有虔誠的教徒，有熱心的觀光者，不到四點鐘教堂內外已是人山人海，俄而樂聲大作，警衞隊呼口令出場，分立兩排，讓出一條甬道。跟着關上大門，一隊隊唱詩班的歌童和一些主教紅衣主教之類由裏面出來，轉向大門邊的紅色長幔中。更停一會，樂聲又起，聖龕背後萬燈齊明，幃幔稍開，儀仗隊前導，教皇庇佑斯十二世坐在十二個人抬的華麗肩輿中隨之出現，於是歡呼與鼓掌之聲掩沒一切。教皇戴眼鏡，清癯而神采奕奕，一面頻頻向羣衆注目點頭，一面用手向兩邊畫十字爲羣衆祝福。這一種莊嚴而熱烈的情況令人感動，當苦悶的人類心靈無所寄託，無可慰安時，宗教眞是唯一的避難所，而教皇是宗教的代表，是神和博愛的象徵，無怪其能得羣衆如此熱烈愛戴，而這種愛戴是出於情感深處，不是功利主義的捧場。世界上有沒有一個大政治家，能做到也如此受羣衆衷心愛戴呢！

因爲人太擁擠，以後教皇的動作我們無法看見，祇聽到廣播的聖歌和聽不懂的講辭。於是盡興而退，當走出教堂的大門，將晚的天空正露出青天一角，而那一片大理石的建築也染上了一抹陽光，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空氣。我想人類究竟往那兒去！殺人的武器，毀滅人類文化的武器已高明到可驚的地步，而人類愚蠢的自私和目光短小依然如故。剛流過血又在摩拳擦掌，似乎不到世界的末日戰爭不能終止。西方的宗教雖深入人心，使人向善，可是救得了人類？挽回得了未來的刼運嗎？




# 一片孤城萬仞山

## ——西北邊地拾異之十四——

陳澄之

### 理髮匠的太太

哈密以西的建築，每一扇門窗的縫隙絕少而且都嚴密異常，如果有一條漏縫，即便室內生有極旺的火，亦復徒然。

新疆人有「隨手關門」的良好習慣，這習慣不是訓練出來的，而是環境的自然趨勢所致。門窗微敞，便立刻會感覺到寒氣襲人。即便有雙層玻璃的窗戶，烈風依然不斷地直往屋子裏串，所以在這冬天裏，誰敢在窗口坐着吓？

一路上沒有理髮的機會，到達迪化的當晚，我便理了個髮。理髮匠是從蘇聯回來的華僑，手藝還不錯，至少他的快捷和清潔是可取的。

理好了髮，他的太太遞給我一面鏡子，說了一聲「依納克」（維吾爾語文「鏡子」的音譯）。我對着鏡子端詳了一下，然後掏了一張鈔票和鏡子一起遞還給她。

「勒哈瑪特（維語「謝謝」的音譯）！」她嫣然一笑望着我，微微地鞠了一躬。我還才知道他們夫婦原來是維吾爾人。



「我的妻是畫家」

「阿頓呢嗎（維語「貴姓」的音譯）？」我用着半調子的維吾爾語，跟理髮匠的妻子寒喧着。

「我們是依格里門的信徒。」理髮匠插了一句。

「哦，依格里門的信徒麼（依格里門是古代維族學者，主張世界大同，所以他的信徒都不主張有姓氏名字）？」我淺笑了一下道：「依格里門的信徒應該是懂得藝術的。理髮是一種藝術……」

「我的妻是畫家，」他打斷了我的話，又轉過臉來對他的妻子說，「你替這位先生繪一幅素描。」

理髮匠的夫人果然就去拿了紙筆，對我描畫起來。不到十分鐘，畫好了，很逼真，很有力。我很愛她的那張素描。偏偏在赴南疆途中被我遺失了，至今引以爲憾。待我再回到迪化，再去找這一對藝術的愛好者，却又逢到她臥病在醫院裏，倒是她的丈夫重行爲我理了一次髮。

### 我就是飛颸

我在迪化時，第一個打電話給我的，素昧平生的女性是去年冬天裏不幸而作古的新疆的文學家。她是滿族人，她的滿洲語文的名姓，音譯出來是相當的長贅咬牙；漢文的筆名叫做飛颸。最近十五年間，當她活着的時候，新疆日報和莫斯科新聞會不斷地披露過她的中、蘇二國文字的大作。

她在電話裏說：在我沒有到達新疆之前便知道我。既打聽到我已經到達迪化的訊息，便打電話給我。說是她病得很重，不能出門，要我得便去看她。我答應隨即去看她。

飛颸住在南梁新疆學院（現爲哈維中學）的東鄰，一幢很精緻的小洋房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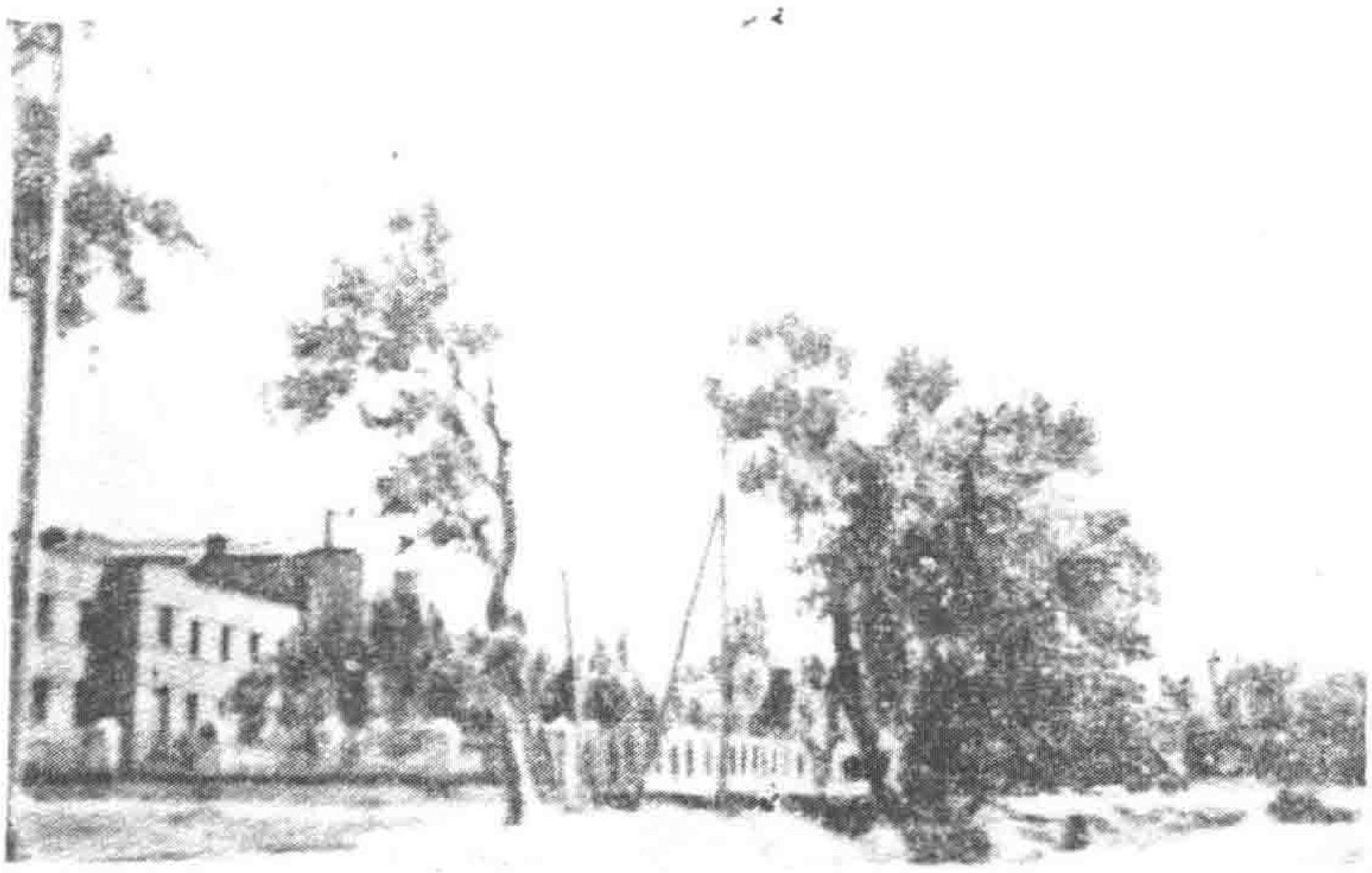
當我走過新疆學院的大門口，有一位打扮得很端莊的太太，穿過了馬路來跟我打招呼，劈口喊出我的名字。我不認識她，不然而然地

踟躕了一陣。

「我就是飛飇。」

## 全國法令統一的佐證

飛飇，這位邊地上已故的滿族女文人，給我的印象很深。她說她愛岑參的詩的悲壯，隨口念出——走馬西來欲到天，離家見月兩回圓；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烟。



今在迪化南梁之維哈中學昔為新疆學院

「我奇怪，現在是什麼時代？為什麼中國西北這一線的交通，至今還是跟古時候一樣的不方便呢？」她感嘆着，驚異着。「究竟要到那一個年頭，我們才能够看到一條鐵路由海濱上直通到迪化來？」我無以為慰。

西北邊地的表面上，未必一切都落後，因為我們在迪化街頭，確確實實也見到了很多並不落後的事實：內地自民國卅五年一月一日起，全國車馬行人一律靠右邊走；西北邊地上呢？迪化呢？也是自民國卅五年一月一日起一律靠右邊走，滿街滿巷豎立着用中、維、蘇三種文字標寫的「靠右邊走」的牌示。誰說西北邊地上一切落後？這更是全國法令澈底統一的佐證！當你見到這一點事實時，不由你不為中國慶幸。

伊犂情形如何？大致上也一定不會錯；因為伊犂是新疆省行政區之一。是中國極西領土的一角！自伊犂最近的一次事變後，我還沒有去過。據飛飇說，最近有一位先生飛往伊犂，下了飛機，見不到一面國旗。——我認為這是謠言！相信不得。

又說伊犂民衆歡迎這位先生的集會中，竟稱他為「中國來的貴賓」。——我認為這是笑話，更相信不得！但，不論是謠言，或是笑話，姑忘聽之，如何？

## 熱海·鐵門·火山·金方

飛飇女士對於岑嘉州的詩很有獨特的研究。她說，岑參的「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把新疆的風光，繪寫無餘，這是作者從軍歸去之後的寫作。

「高開府」乃是高仙芝。寫到軍中勝會，嬌歌豔妝，燈紅酒綠，遠非五百年後的陸游夢所寫河西一帶理想的景象所及得上的。岑參詩中的「熱海互鐵門，火山赫金方。……揚旗拂崑崙，伐鼓振蒲昌。……赤亭多飄風，鼓怒不可當！」這幾句詩，飛飇講解得十分透切：

「熱海，」又叫做清池，原名伊塞庫爾 Issyk Kul。在葱嶺以北今日的蘇屬中亞，當年却是中國的版圖。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熱海，見其對淩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也，周千四百餘里。」

「鐵門，」新疆有名的鐵門關 Derbend 有好幾處之多。岑詩中的「鐵門」有時作「鐵關，」當然就是鐵門關。西安的碑林裏有僞齊七年刻的華夷圖，這圖中所繪焉耆的西方不遠處，列有「鐵門關」三字。岑參當年到過的鐵門，必是此一鐵門；也就是賈躭的「四夷路程」中「自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的鐵門了。

中亞最著名的兩處鐵門關：一在葱嶺；另一在高加索山，也就是太和嶺。這兩處鐵門關，岑先生都沒有到過，因為他生前就沒有越過葱嶺！大唐西域記寫到葱嶺上那個鐵門關：「從羯霜那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蹊徑危險，既絕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以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鋦，多有鐵鈴，懸諸戶扇。因其險固，遂以為名。」

「火山」並不是真的火山，乃指吐魯番低窪沙漠上的赭色山岳。吐魯番的「火州」之名也是由此而起的。

「金方」指天山間的金嶺。「蒲昌」在當時既是地名，又是湖泊的名字。此詩蒲昌對崑崙，當然是指的羅布泊。

「赤亭」在賈躭「四夷路程」中有「唐置赤亭守捉。」按赤亭一在今日甘肅成縣西南，一在甘肅隴西。岑詩中的「赤亭」乃指後者。

## 岑嘉州的詩

談到岑詩「日沒賀延磧作。」飛飇說，這

題目上脫落了一個字，應是「日沒莫賀延磧作。」我認爲「賀延磧」乃是「莫賀延磧」的縮譯。

——沙上見日出，沙上見日沒；悔向萬里來，功名是何物？



迪化街頭的交通標誌

沙漠，沙漠何物？現代科學的力量是可以克服牠的，但一切科學是需要人來應用的。我們要及早把科學應用在沙漠上，不可讓沙漠依然保持着爲人類文明進化的障礙廢物！

**「悔向萬里來，」是相當的富於情感，卻**不慷慨激昂，生活在現代的中國，今代有爲的青年，應該將此一句改爲「踴向萬里外。」我們這一代的人，尤其在勝利之後的中國人，不該老是躲藏在內地，我們要踴躍地投奔邊地，尤其這容易發生事故的西北邊地。這努力開發邊疆，鞏固邊陲的任務，不是個人「功名」的問題，而是時代賦予你我應盡的重大責任之一部份。

無怪乎愛好西北邊地風光和生活的人，都愛好岑參的詩。這位文本的後人，天寶的進士，絕唱西北，風調奇高。

——西向輪台萬里餘，也知家信日應疎；隴山鸚鵡能言語，爲報家人數寄書。

這四句把人情寫得多麼透切；揣摸心理，更是入骨。這「西向輪台」的唐時輪台和漢時輪台，並不是一個地方。唐時輪台在天山之北，今迪化稍東；而漢時輪台在天山之南，今輪台縣境裏的布爾吉。

對沒有到過新疆而渴念新疆的人，有幾句詩可以使之得一概念，並可藉獲鼓勵。

——銀山峽口風似箭，鐵門關西月如練。雙雙愁淚沾馬毛，颯颯胡沙迸人面；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

古人「終日守筆硯」是爲了「未富貴；」現代的人也「安能終日守筆硯？」因爲待辦待興的大事太多了。

銀山磧在今焉耆附近。唐代郭孝恪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就是這裏。玄奘也曾到過銀山，「皆是銀礦，西國銀錢所出也，」即是描述的此山。

## 唐代邊塞詩人羣

古今描述邊塞的詩詞中所指的「磧西，」乃是現在天山南路的泛稱。因爲從前由玉門關，度白龍堆，往焉耆的大路，被稱做「大磧道。」

飛飈談起「魚海，」說就是漢書地理志裏的休屠澤；所謂休屠澤即是現在阿拉善額魯特卻境內的魚海。

她又推斷：「雪海」就是今日乏驛嶺 Djitymbel上的那些小湖沼。「劍河」是今葉尼塞Yeneisei 河上游的一段。「劍河」這一名詞最初出現於新唐書的地理志和黠戞斯傳。地理志受降城段內有：

——至堅昆部落，有牢山劍水。

「劍水」就是「劍河」當無疑異。談到描寫邊疆的詩篇，當數唐代。除了岑嘉州，還有王摩詰（維）也是值得推崇的。他曾出使至邊，到過居延。——「絕域陽關路，胡沙與塞塵；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苟非親至邊地，不會寫得如是的逼眞。

唐代落魄浪漫詩人高達夫（適）的作品，氣質自高，別成一家。「絕域眇難躋，悠然信馬蹄；」輕鬆之至！「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引人豪放！

李太白的詩裏，也有描寫邊塞的——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可謂才氣橫溢，達於極度。

杜少陵的西行，雖止於秦州，並未渡河而西；可是也有寫到塞外的詩句——弱水應無地，陽關巳近天。

王少伯（昌齡）的氣派就不同了：「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發揚蹈厲，興奮極矣。

還有王之渙的「涼州詞，」調高意遠，的是絕唱，也是足以傳誦千古的：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 國家統一當自語文始

飛颸和我第一次見面時，在她的家裏，便談得十分投機。我們整整地聊了一下午的天。她告訴我：她的家在曾祖時就遷到新疆來了，但滿族人始終惦念着東北的故土和家鄉。東北是滿族人的發源地，在今日亦復是中國的國防命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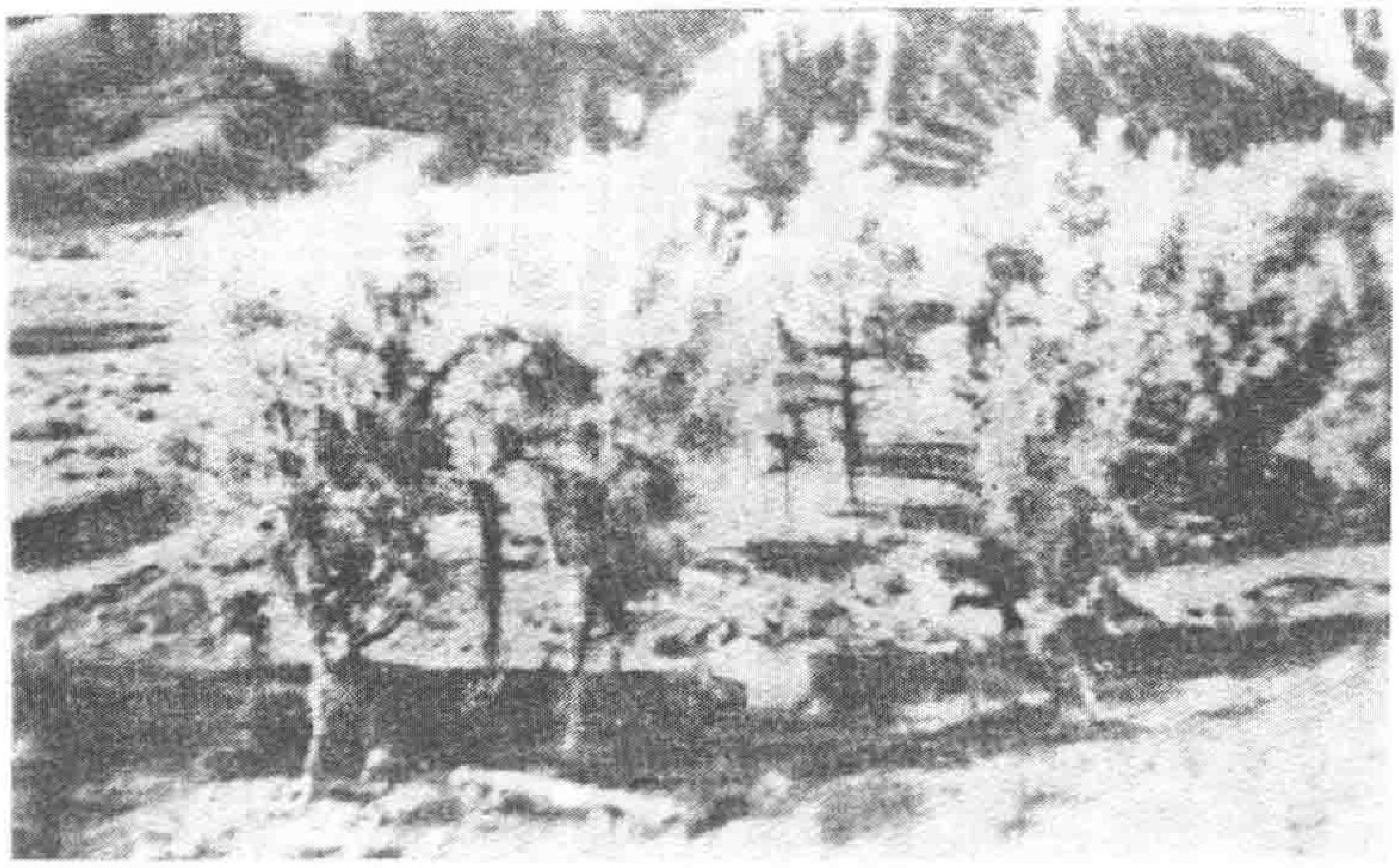
今日新疆的滿族人，每提到滿族的淵源，往往有茫茫之感。豈止這一代的新疆滿族人，即便是上一代的老者也都不大清楚本族的底細。有人主張新疆的滿族人應該恢復固有的語文。其實滿洲語文的被放棄，始於滿清入關之後；在新疆呢，人數太少，自成一家，未必可能。飛颸是滿族人，却反對恢復滿族固有語文。

「爲了促進中國的統一，要從語文的統一下手。因爲語文自人類有史以來，是最有力量的謀取政治統一的好工具。」她這樣主張着：「我們滿族旣已放棄了固有的不健全的語文，早就普遍地運用着國語國文。這可算是比國內別的種族對國家統一的努力，趕先了一着，多走了一步。這是再好不過的現象。現在說是各自重行恢復固有語文，豈不是等於開倒車，向後轉麼？

「不錯，新疆有不少種族仍舊很不方便地運用着他們自己的語文。在我看來，這祇剩下了環境和時間的問題了。新疆所有的人，不論是那一族的，何嘗不想大家及早都用國語國文，多方便！但語文是需要很長的時間，慢慢地改化的。我們滿族，至少在新疆的一部份滿族人旣已改化了過來，而又要重行改化回去，成何話說？

「一國境內語文的複雜，不統一；誠非整個國家民族的幸福。」

她說，世界上提倡穿高跟鞋最早的，不是歐美的女人，而是滿族。不過現代的高跟在鞋跟上；當年滿族女鞋的高跟是裝在鞋底的當中。二者都是爲了美，都不合理，不方便！



天山深處

## 錫伯和索倫

關於婚姻，飛颸女士生前非常反對上一代父母的固執：滿族姑娘一定要配給一個本族的青年。上一代人的這主張是爲了滿族的血統。而她以爲這狹隘的種族觀念早已過時了，祇要是中國人甚或是外國人，祇要是眞正愛的結合，不論對方是那一族的都可以結婚。事實上，新疆方面今日仍舊有着把婚姻問題裏面，摻和了不少政治的意味。

新疆的滿族，被分做三個族：錫伯，索倫和滿族。其實他們是一個族——滿族！爲了民族意識的統一，我們應該化零爲整；盛世才時代爲了他在政治上的便於管理，尤其在種族龐雜的新疆，他當時認爲有化整爲零的必要。如今盛先生離開新疆了，他的此一辦法殊不足取，在邊陲上，非比內地，更應該有統一的濃厚的民族意識，何能零碎支解，予人以隙，得便間入，是一問題，從中挑撥，使之相互擠軋，則又是問題。

錫族乃錫伯這一支滿族部落的別稱。錫伯部落世居遼寧。前清初年，改舊制爲八旗。錫伯乾隆年間爲了平定準噶爾的叛亂，在遼寧選拔了錫伯官兵千人，攜帶眷屬，駐屯伊犂河南。現在新疆的錫伯人便是那一千官兵的後裔。

索倫的情形和錫伯相彷彿。他們也是滿族的一支。老家在黑龍江。也是乾隆年間被選拔了一千官兵駐守伊犂河北岸。

到了民國廿八年，把錫伯人所居住的伊犂河南岸的一片土地索性設了縣治，名之曰河南縣（抗戰期間改名爲「寧西」）。索倫人所居住的伊犂河北岸，在今霍爾果斯的邊界地帶。同治年間的動亂，大部份索倫人遷往塔城去了。

人們每提到錫伯、索倫，總是說錫伯營、索倫營，就是爲了他們的祖先，本都是爲捍衛邊境而來的將士，所以才有這稱呼。其實他們現在都是農民居多，從事畜牧的也不少。

## —「邊人回首如天遠」—

我曾在錫、索、滿三族的農家住過些時日

。他們鄉間的房屋倒都是五間連貫在一起的高屋大廈。在他們認為西首的屋子是上位，據老者們說：西首是佛位，所以很尊重西屋。

每一間房的南、北、西三面都有土炕，連在一起。西坑是供佛的，寬約二尺。「南坑是公公的，北坑是婆婆的。」貴客年老的或處女來訪，請在西坑或南坑的西邊坐；一般人客請坐北坑。

他們的生活和一般中國人的沒有多大差別。婦女的服裝也和內地相彷，不過所梳的髮髻不同吧了：已婚的梳一個髻，中間插一根簪子，寬約一寸，長七八寸，錫克語名之曰「大榮克」。在我個人的觀感，覺得新疆一般的錫伯男女老少，都喜歡用很長的菸袋吸旱烟。

我們可以說，錫、索、滿的男女在經濟上是各自獨立的。覺得他們最幸福的是生活在沙漠的大自然裏，具有一副強健的體魄，就根本不曉得什麼肺病、胃病……等等的怪名詞。

錫、索、滿族的農家，不論春耕秋收都由男女共同分担工作。在他們的社會裏，絕對沒有彼此依賴的現象，一切都是同勞共享的。飛騰便是在這樣的生活裏孕育出來的一朵鮮花，可惜她正在盛開時，偏偏天不假年，匆匆地早謝了。

## 六根棍

這天晚上，我就在飛騰女士家吃的晚飯。多喝了幾盃酒，覺得很不舒服，便向她告辭了。她一定要套了皮包車送我，被我堅決地辭謝了。

迪化的夜是沉靜的，公共汽車早已停駛了。街上冷悄悄的，沒有一個行人。儘管沒有風、但是冷得可怕，我雖喝了些酒，也擋不住這冷勁兒。路上全是冰和雪，腳下一個不小心，便會被滑跌倒的。

在這座極西的省會裏是沒有黃包車的。其實由內地西來，過了蘭州，就很難得再見到黃包車了。似乎黃包車自有其史乘以來，往西沒有出過嘉峪關；往東沒有渡過太平洋。迪化最通俗的代步是騎馬；最貴族的交通工具是汽車；小資產階級人家都有自備的皮包車（就是皮敞篷的馬車）。最普遍而且方便的車輛是「六根棍」。這夜裏我便是搭乘了街上的「六根棍」回寓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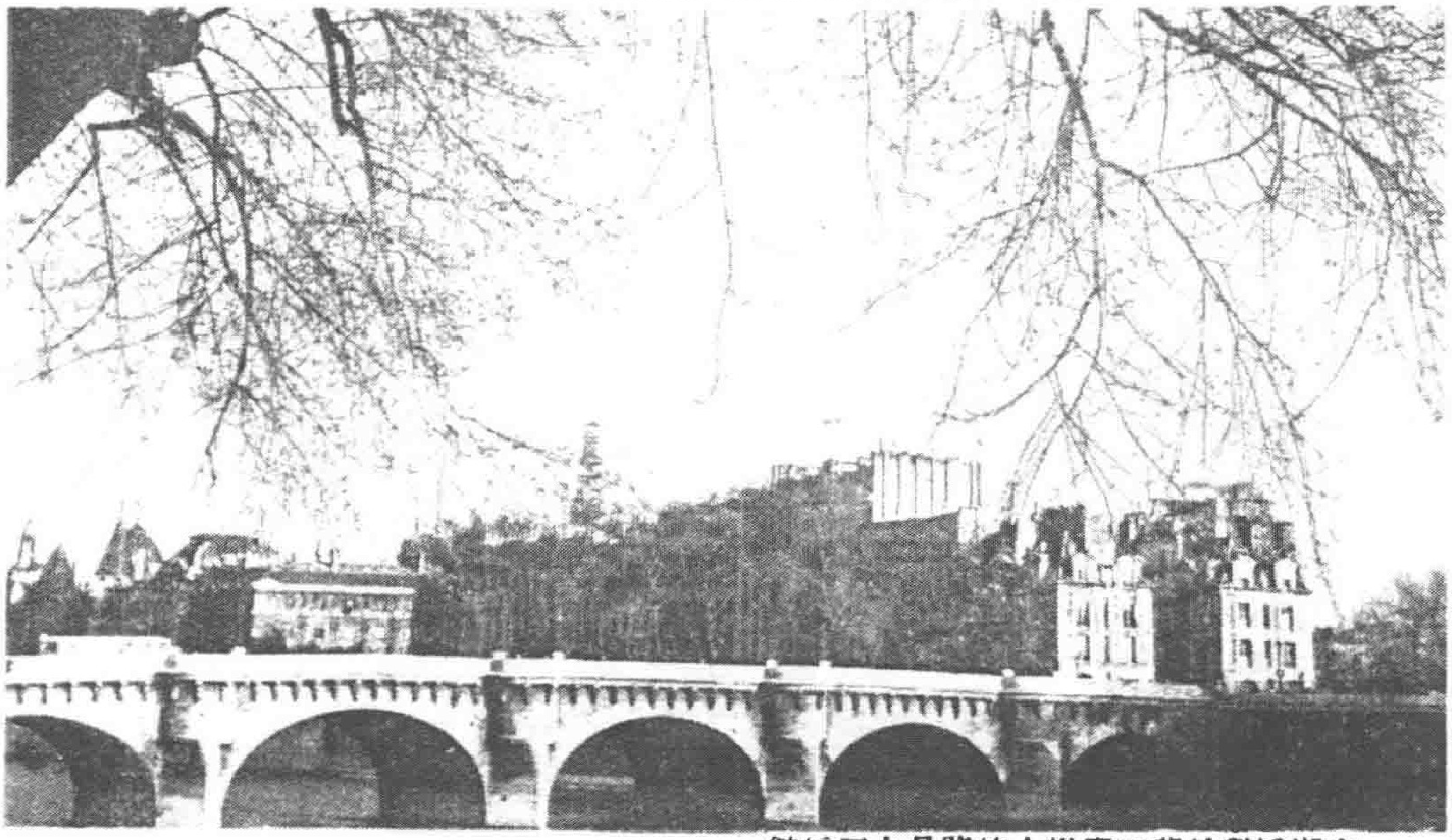


日晚荒城上　蒼茫餘落輝

六根棍是迪化一般人的交通工具，其普遍相當於內地的黃包車，上海的三輪車。這是來自中亞細亞的一種鐵輪馬車。車座上平綁着六根木棍，上面舖着一塊地毯，乘客就坐在毯子上。有的有篷，有的連篷都沒有。

一輛六根棍可以搭乘七八個人，隨時可以上下。這車子走起來很快，大半是用一匹馬拉着，也有雙馬拉的。趕六根棍的多半是維吾爾人，因為在迪化城市中，說國語的比較新疆別的地方多，所以他們也說得上一兩句半調子的國語。

這通俗的交通工具的價錢很公道，也很方便，在街上一招手，他們便停下；坐上就走。所以滿街上都是六根棍鐵輪盤和冰塊擊撞的響聲，造成了迪化市上一種內地城市裏所沒有的響樂。在冬天裏拉六根棍的馬的蹄子上，都釘了很長的釘子。因此，馬行在冰雪上不致於滑倒。所以外鄉的行人到了迪化，走路要特別小心；否則被馬蹄踢着或踩着，難免遭受一頓痛苦或流血！



奈湖橋與杜斐納廣場上的路易十三行館

# 巴黎漫步

王琦

一九四〇年六月，燦爛美麗的法蘭西，在德國強有力的閃擊下，消失了它的美容，它的政治首都交通樞扭以及文化中心的巴黎，也跟着祖國大地減褪了色。

巴黎，這多麽使人神往的名城，從此在世人腦海中模模糊糊留下了一片饑餓，恐怖，黑暗的印象，巴黎究竟怎麽了，誰都不大清楚，但誰都沒有忘懷它。現在四年黑暗的日子終歸過去了，巴黎的解放，恢復了它原來的面目，巴黎不單是屬於法國，也是屬於世界的都市。它是世界革命的搖籃，藝術的中心，今天安然無恙地從法西斯惡魔的手掌中逃出來了，我們在無限欣歡之餘，讓我們再來細細端詳一下它的容貌吧：

巴黎大約有七十八方公里，週圍卅五公里的面積，著名的賽納河橫貫東西，像一隻弓背穿過巴黎城，巴黎因這條河劃分爲二，賽納河上有三十一條橋樑聯系這兩部份及賽納河中的兩個小島——一個是城市島，亦名聖母院，一個是聖路易島，都是以島上的教堂爲名。

聖母院島是巴黎的前身，紀元前名叫呂戴士，島上的居民叫做巴黎齊，巴黎遂因以得名。這島就是巴黎的發祥地，歷來這島及它的附近是政府機關的集中地，至今依然。例如市府賽納縣府警廳法院都集中在這一帶。在這個區域工商業幾乎是絕跡的。工商業的集中地是在城市島之北，這裏才是商業區，向北則是工業區，製造衣服布匹絲綢等。如銀行，金融機關則在交易所週圍，歌劇戲院的週圍則是珠寶手飾服裝以及各種大規模的百貨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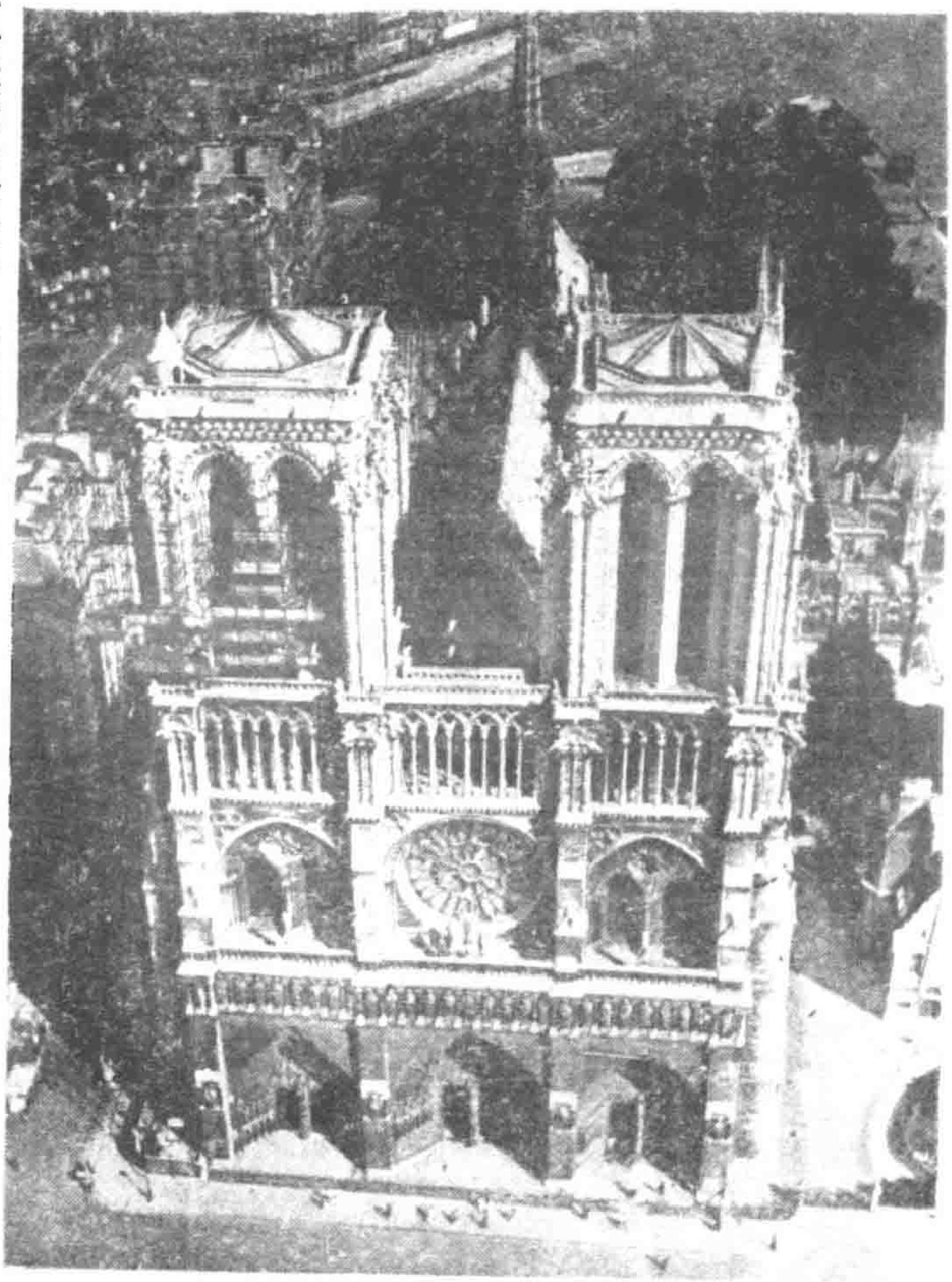
巴黎各區有各個不同的特色和妙處，有熱鬧的去處，有幽靜的場合，巴黎不像紐約那樣的喧鬧，那種直冲霄漢的大樓，那種幾何式的街道，那樣人們的匆忙，永遠不知在忙着幹些什麽勾當的行人，巴黎只有五六層灰灰的房屋，像天上星體發射的光芒一般地藝術化的馬路，有靜靜的坐在路邊啜着咖啡的閒人，自然，巴黎也不乏成串的汽車在寬廣的馬路上無間斷的流通奔馳，地下車裏也仍然擠滿了急於要到

五七一三六四

達目的地的人們。但巴黎的不同於世界其他都市的是它却是多樣的。在那裏絕不使人們感覺到單調之味。相反的任何到過巴黎的人却只會對它留戀，都想在它懷抱裏多享受一些溫柔。

巴黎值得人這樣留戀不是沒有理由的，它是一個居全球藝術之巔的首都；歷代的帝王藝術家，技術工匠都不惜工本地來裝飾它，增加它的外貌，近代的科學的新奇的化裝他使它成爲廿世紀的『光城』。巴黎從第五世紀法蘭克國王克羅維地建都起，一直是法國的首都，法國人說：『巴黎的歷史便是法國的歷史』這句話一點也不誇張，法國的興衰，可由巴黎的歷史上可以找到。凱撒大帝統率下的羅馬人的蹂躪，經過了旺達爾與諾曼第人的包圍，受盡了十四、十五、十六世紀的內戰，一七八九年在巴黎城頭上演出了世界第一次爭取民主的浪潮，一八七〇年在巴黎建立了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勞動政權的「巴黎公社」，廿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在巴黎也大大的演出了。每一次歷史的事變，都把這名城破壞了，但都經過恢復和建設，倘若你今天遊到聖母院教堂，就會令你想起這是巴黎尚爲名爲巴黎的巴黎齊人所住的地方，曾給羅馬人圍攻了好久。聖母院的本身也就是法蘭西的宗教史，見到凱旋門，便令你想到一世英雄的拿坡崙。聞名世界的羅佛爾博物院，以前是王宮，不少帝王住過這裏，這偉大的建築是在幾百年前所建造。

說起王宮，巴黎也多着呢？巴黎最熱鬧的香榭麗舍週圍就是給大小的王宮包圍着，離香榭麗舍不遠的有一所建築，便是路易十三行宮，直立在杜斐納廣場上。附近便是路易十六和美麗的皇后斷頭的地方，旁邊就是著名的花圃『杜勒里』。



巴黎聖母院前門

最後你還可以看到，聳立雲霄的巴黎鐵塔，這塔高達三百多公尺，是在一八八九年世界博覽會開幕時鑄造的。這鐵塔在不遠以前，還在發出德國人的『巴黎恐怖分子巳經壓平』的强作鎮靜的音波，今天可是在向全球廣播着勝利後的法國人的歡笑和雄偉的馬賽曲了。

巴黎，不是幾頁字數可以說得完的，它是那麽的深遠，那麽的廣大。我們遙賀它別來無恙！



怒猿



猿侶



猿嬉

# 峨眉山的猿羣

朱伯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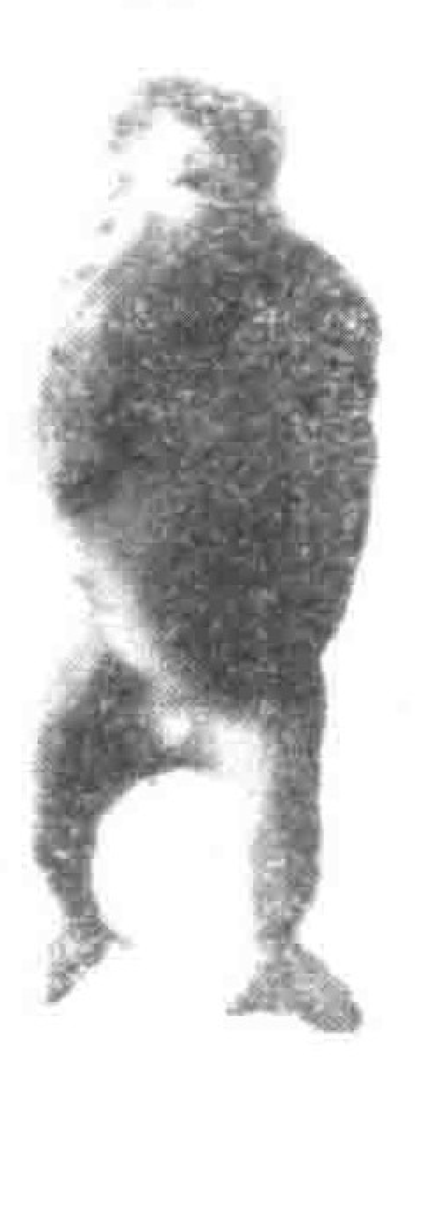
從前未到峨眉山的時候，嘗聽見游人述說峨眉山猴子的故事，輒爲之悠然神往。記得有一次讀近人游記，謂嘗至洗象池，山深林密，羣猴畢至，其中有一猴王，白鬚飄然，威儀嚴肅，不同他猴。讀後腦海中浮起一幅深山幽壑靈猿棲止的幻景，爲之嚮往不止。

抗戰前後，我曾兩次登臨峨眉，並且走遍了西南各省。在兩次到峨眉山的時候，皆曾見到大羣猿猴：第一次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地點是九老洞；第二次是三十年八月，地點是洗象池。

九老洞一帶，山深巖險，懸崖直下，鐵壁萬仞。游人身入其地，倒還不覺得險阻；但若從華巖頂上，遠眺九老洞，只見連山峨峨，直走金頂，九老洞孤懸巖上，下臨無地，方纔覺得險絕。在懸巖絕壁之間，叢生着樹木，間有瀑布流泉，淙淙不竭。在這人跡不到之處，正是猿猴的樂園。我第一次游峨眉，走到仙峯寺前，但見猿猴成羣，逍遙松杉之中，嘯傲自在，了不避人，因連宵陰雨，猿羣出而覓食，寺僧與以麵餅，逕就手中取食。在猿羣與僧人之間，似乎有了默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這深山絕壑之間，眞正是無懷葛天的世間。我嘗以爲猿是動物中之高士，非深山幽壑不居，非野果素麵不食，好清淨，愛自然，與人類中之隱者，又有多少差別？

我第二次游峨眉，則在洗象池畔，遇到大批的猿羣。洗象池儘管名氣很大，但是不過一池死水，且池水垂垂枯竭，池中敗葉縱橫，並不是一個理想中的名湖；倒是所見的猿羣，眞是洋洋大觀：他們中有白髮長髯的老者，有懷中乳子的慈母，有喁喁枝上的情侶，有游嬉跳躍的兒童：一句話，是一個整個的猿類社會」他們見了游人，了不驚異，不過父母對於幼猿接近游客，稍懷戒心而已。我們一羣游人，整整看了兩小時，攝了不少的猿影，方纔下山歸去

平生好游名山，見過不少珍禽異獸，即以猿猴而論，我曾見過羅浮山的『金絲猿』渾身茸毛，燦爛似金；又曾見過岩窩溝的猩猩，黑色高大，攀援絕壁，行走如飛。但以數量而論，皆無峨眉山之洋洋大觀。因選出數幅照片，作爲峨游剪影，以餉讀者。



乞食



乳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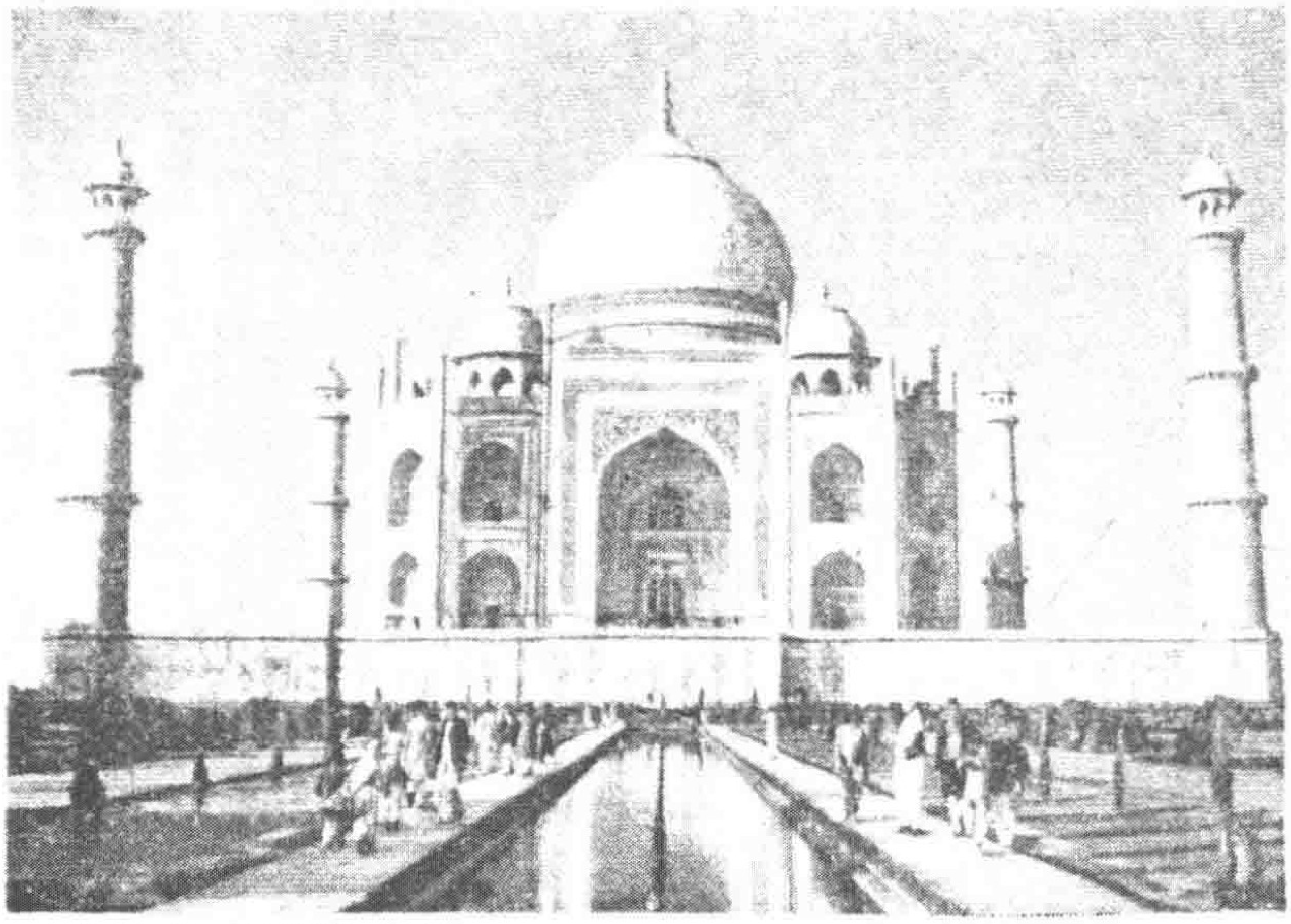


待哺

# 訪印度蒙古兒王朝故都

周祥光

印度蒙古兒王朝 Maghul Empire 之故都——阿格拉 Agra，建於西曆一五六六年，時正阿克巴大帝 Akbar 即位。按照印度古史所載，阿格拉在紀元前三千年，爲庚沙王 Raja Kansa之首府，原名阿格拉巴，嗣改今名。迄一四七五年，正英王愛德華第四登陸法國時，阿格拉王曾建白達爾砲台，可惜砲台已燬，今日阿格拉之砲台，則由阿克巴大帝所建也。阿格拉當蒙古兒王朝定都之時，人口之衆，有若當日之倫敦然，且歷百年之久，未嘗衰也。今日阿城已成爲現代化之都市，學校、教堂、銀行、法院林立，市街寬廣，商業繁盛；惟老城仍如往昔，街道較狹，屋宇亦屬舊築，未有若何改進；惟因太妃宮之建於阿格拉，且太妃宮爲世界九大藝術建築之一，故我人思及阿格拉時，即刻聯想到太妃宮，印人之稱阿格拉爲太妃城，豈偶然哉。


印度泰妃墓之正面

我於今年春間，漫遊阿琴千佛洞後，乃經潚浦及古立河二大土邦，乘印度半島鐵路火車，而到了阿格拉，其時印友辛哈等數人，已在車站迎接，伴我至旁遮普印度教大旅社下榻，自古立河到阿格拉，祇有一百二十哩左右，與阿格拉到印京德里之路程同。車行祇費三四小時，晚間我到新城漫遊各書肆，欲購一本波斯古劇，茜玲與法衡，Shirtn-Frahad，但詢遍無着，此劇描寫茜玲與法衡之戀愛故事，與我國之西廂記及印度之孔雀女（盧前有此譯本）相當，後來祇購來一本波斯文學史而返，是夜披閱數章，聊解旅邸寂寞。明晨印友趙黎 S. N. Jonri 來訪，他是阿格拉大學的法學研究生，其父現任古立河土邦法官，精於印度教法律，伴余往遊阿城勝蹟，計有太妃宮Tajmahal 古堡壘 Fort 阿王墓 Tomb 及飛浦殿 Fathepur Sikri，茲分述如下，以告祖國讀者。

## 古堡巡禮

阿格拉古堡，建於一五六五年阿克巴大帝時代，中間整整的費了八年時光，其時正值英文豪沙士比亞誕生，建築經費三十五萬盾。所謂古堡者，即外圍爲城堡，裏面則宮廷也。我於元月二十八日晨偕印友趙黎驅車前往，古堡周圍，約數英哩，紅牆朱瓦，隱隱現於目前，我等進門時，須先買遊覽劵，劵價二安，然後入宮遊訪，四面圍牆，均係雙層建築，有四大門，各有專名，古堡中之阿克巴王宮，迦汗基 Jahanjir Palace 及沙迦汗王宮 Shahjaban Palace 等，均用大理石建成，石上刻有花紋，充份表現出蒙古兒王朝之印度藝術。我承該宮管理員招待，秉燭至王宮地下觀看，其宮廷地下第一層爲牢獄，禁閉宮廷侍役者，第二層則爲關禁普通罪犯之牢獄，復再步入第三層，陰森森之氣，撲面而來，中有石室一間，寬廣各二丈，其時約有數百蝙蝠，棲息其間，管理員指室上鐵棟語我曰：此即昔日囚犯絞刑之地，回想當日，行刑之狀，毛骨爲之悚然。我步至宮廷的最高樓時，見石柱旁，藏着綠色寶石痕跡，聞當日此類寶石，嵌於宮中石柱，今則祇餘一顆，沙迦汗王在生之日，常在公餘，步至樓中，觀其愛妻夢蝶兒之墓，映於綠寶石

中，我視之果然，全個墓景，映於石中，眞奇觀也，由此可見沙迦汗與其夫人情感之篤。旁建有大廳，爲大理石砌成，乃阿克巴大帝當日召集羣臣集議之所，訓誨之地，中坐阿克巴，左右各有小房，爲其印回兩敎王后分居之處。今日阿克巴王議廷，成爲交易之所，舉凡阿格拉所出之石製玩具及地毯，以及風景相片，俱有出售，遊人絡繹不絕，遊畢，訪太妃宮。

## 太妃宮前

太妃宮 Tajmahal 離古堡二哩，此宮在日本文學史上，叫做珠寶殿，但照其原文意義，Taj 意爲皇后，Mahal 義爲大廈，所以我將此譯爲太妃宮，似較切合。太妃宮具有波斯建築與圖案之美，埃及古墓之態，西班牙愛的建築之美，與夫波蘭與芬蘭顏色之豔，故英學者勞白斯曰：欲到印度觀光，祇要太妃宮一地，已夠價值。威爾斯親王愛德華到印時，他曾詢斯力曼上校夫人曰：汝對太妃宮觀感如何？她答曰：我假使有如此墓屋，即使明天去世，於願亦足。所以，東方各國以及歐亞人士，到了印度，終必去訪太妃墓，欣賞羅曼諦克的一段故事遺跡。太妃宮係蒙古兒王沙迦汗所建築，始於西曆一六三一年，完成於一六四八年，以爲其愛妻夢蝶兒 Mumtaz 葬身之地。夢蝶兒 Mumtaz 原名阿宙曼 Arjuman 出身於波斯族，爲蒙古兒王朝宰相阿沙夫可汗 Asaf khan 之女，當她與沙迦汗結婚時年祇二十一歲，秀外慧中，柔和動人，沙迦汗愛之深切。不論沙王在宮中，或出外巡行，終必攜她同行，未嘗形影相離。迄一六三〇年，沙迦汗王正與迦汗羅諦可汗 Jahan Lodi Khan 戰於巴河浦 Burhanpore 之野，其時，夢蝶兒正產一女，不過有些違犯習俗，她就注視着其夫之音容笑貌，慢慢的閉着眼睛與世長辭了。享年三十九，紅顏薄命，古今一例！沙迦汗見其愛妻死後，哀痛已極，數週之內，未嘗批閱公文與說話，且在兩年內，停止娛樂。其妻之棺材，先停於巴河浦，六月之後，乃移設於阿格拉之太妃園，此園現仍在其墓旁。我由古堡驅車到太妃宮時，一路楊柳依依，百花盛放，倍覺心曠神怡，至宮前時，見四週圍牆，俱屬紅色，長兩百四十碼，廣一百五十碼，大門之前，原有一百二十八間小房，近則五十間已燬，所餘七十八間仍在。大門高約一百呎，如立大門中間，則整個太妃墓映於眼前，自大門起至太妃墓地止，中有一條小溪，溪上遍設噴水管，溪之兩旁，栽有矮小松柏，及冬青樹，形成一種山水圖案畫，別具風緻。在松柏之外，則爲青草園地，紅花綠樹，相間掩映。太妃宮建築完全用白色大理石砌成，中高一百八十六呎，宮之四邊牆壁，則高六十六呎，刻有阿拉伯的直線圖案，今日西方藝術，未始不由東方的亞拉伯及波斯傳過去。我們從墓之中門進去，看見妃墓停在中央，其右爲沙迦汗墓，墓上獻有鮮花，終年清香。墓屋四週，建有八角柱塔四座，高一百六十二呎，內有一百六十四層梯級，我自下面走到頂上，獨立遠眺阿城，小若彈丸，城側之宙娜河蜿蜒如帶，昔日孔子登泰山而小魯，信有斯景！墓石刻有碑銘，係亞拉伯文字所書，我詢之印友所言，其義如下：「輝耀的太妃夢蝶兒之墓，她逝世於西曆一六三〇年，與人永別，天庭上的安琪兒特在她去世之日而告她曰：美麗莊嚴的天堂，皆夢蝶兒棲身安息處也。」在沙迦汗的墓上，亦如是寫着：「此乃陛下神聖之墓，極樂國的居住者——沙迦汗王帝，永遠昌盛，時在公元一六六〇年。」我們若從大門口而看太妃墓，則見墓頂之圓珠，墓前之長溪，恰成一直線，這就是太妃宮建築精巧之處，每當月明之夜，尤富詩意，返旅邸時已中午，就餐後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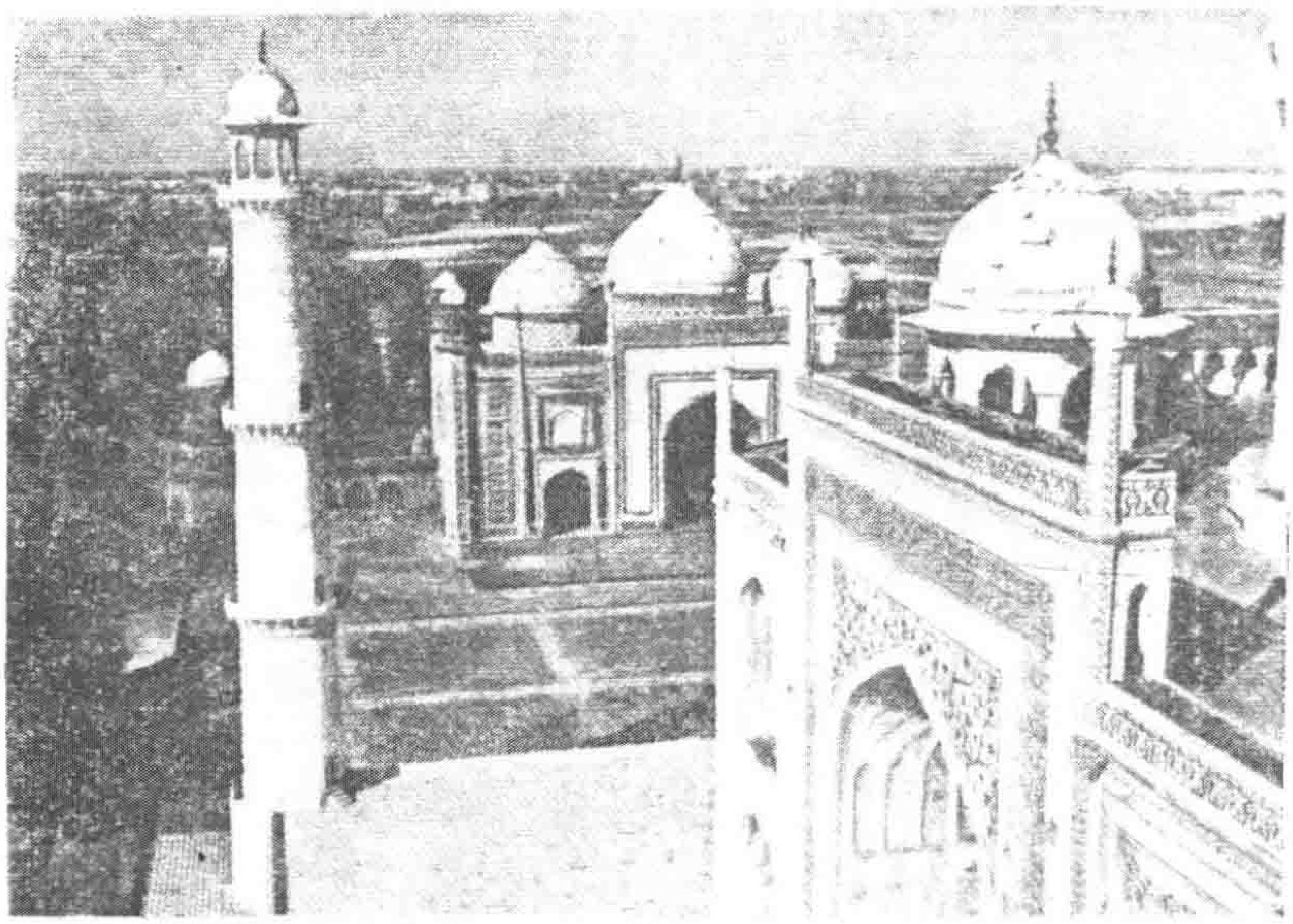
下午三時印友穆克濟等來訪，談半小時而去，我乃獨自前往阿格拉大學，參觀教學及設備情形，該大學成立於一九二七年，歷史不久，但進展甚速，我與該校圖書館丁彼德君 Peter Deen相談半小時，據云阿格拉大學，現轄有二十八個學院，除法、農、工、及師範學院外，餘皆文理學院等情。旋雇車赴沙陀市 Sader Bafar 遊覽，該地魯籍僑胞甚多，皆營菜館業，計有南京，重慶，及中英美等飯店，彼等見我來，皆來相問訊，備茶送食，益覺熱情，彼輩殷殷以國事相詢，咸以日本雖敗，共黨問題未決，吾等離鄉來此八載，未能回里，今日應可返鄉，且不可能，言下嘆息，余則慰國內和平團結，終有一日實現，惟吾人在外，必須節儉省用，略事積蓄，以圖回里之需，衆皆欣然。

## 飛浦覽勝

飛浦錫克里 Fathepore-Sikri 亦爲阿克巴大帝所造之行都，離阿格拉約二十三哩，有火車前往，我想既至阿格拉，亦應順便一遊勝地，遂於元月三十日上午十時，到古堡車站，買車前往，車行需一小時即達。飛浦昔日雖爲皇城，豪華一代，今則滄海桑田，已成鄉村，祇有一條小街，出售小菜米麥等物，鄉人見我至，似覺驚異，日市一次而已。若非阿克巴大帝之行都遺址，恐小火車亦不經過此一地也。阿克巴王建此行都，亦有一段羅曼諦克的故事在，茲附述如下，以饗讀者。考阿克巴王年在廿七歲時，尚無孩子，以前雖有兒女，皆在嬰孩時代夭折，所以，阿王日夕所思者，如何得有膝

五七—三六八

下之歡，以傳後代。一日，阿克巴王剿襲叛徒烏斯巴克 Uzbek 回到飛浦，遇到住在該地之一道者，名齊斯帝 Chishti 阿王趨前領敎，及心欲得子之願。阿王聆敎後，乃囑其夫人（屬印度教）馬耶爾塞孟 Maryanz-Zanan 到飛浦同居，果然於一年內，誕生一子，阿王喜極，大赦天下犯人。因而阿王遂在飛浦建王城，以誌念也。王城與宮殿建自公元一五七〇年，迄一五七四年完成，四面城堡，環繞皇宮，惟余往觀時，城牆已毀，僅有西面城牆尙在，亦屬傾頹敗壞矣。余遊訪皇宮時，由一十四歲的小孩領導，他亦能說滿口洋涇浜英語，其全家父兄均以嚮導爲業。皇宮外牆，塗以紅色，大門高約十餘丈，名曰凱旋門，門旁有池，若干小孩能在牆頭，跳躍降於池畔，不過客人須付一二安那，以示欣賞之情，我走進大門後，即爲皇宮大廳，道地寬廣，有大理石所砌成之墓屋一座，內葬阿克巴王妻子諸人。然後循路前往，宮室櫛比，曲折迴廊，昔讀阿房宮賦，今如見其狀。至於當時廁所浴室，今日仍完好如故。宮之外邊則建有象牙之塔，高十餘丈，高聳雲霄。當年啓示阿王遷住來此之道者齊斯帝墓，亦在此間，我遊畢後，時在中午，火車回阿格拉，須在下午五時開行，我乃至車站，與站中人員閒談並參加籃球運動，以消磨時光。飛浦村民以製石磨爲業，我見村中百多工人，孜孜鑿石成磨，運往他處出售，村民家中，除一間茅房及一張竹床外，餘無他物，祇多幾件破衣而已，印度人之一貧如洗，確屬實情。晚五時搭車返阿城。


泰妃墓石刻精美充分表現印度藝術

## 阿墓弔古

阿克巴大帝陵寢，在錫岡陀羅村 Sikandra 離阿格拉祇四英里，我在三十一日晨，特雇馬車前往，憑弔此一代偉人——阿克巴王也。墓在一公園中，名叫巴西斯陀婆 Bahi tabad，佔地一百五十英畝，四週圍牆，高約二十五呎，園有四門，各在城牆中間，惟南邊主門，則高七十四呎，有石築道路，通至墓地，墓屋位公園之中央，佔地四百方英尺，完全以大理石所建，分五層，有若寺廟然。自第一層到第二層，計三十九梯級，再上十五步，則爲第三層，更上十四步，是爲頂層，置有大理石所製阿王棺材一具，不過此係仿造，徒供憑弔而已。實際上阿王棺木，停在樓下第一層，自第一層正門步入，向下行四十多步，始行見之，墓園管理人特以手提油燈，陪我前往，昔日煊赫不可一世之雄者，今則寂然無聲，長眠地下，人生如幻，思之慨然。墓陵各門，均刻有都拉語文 Tughra 的詩詞。

錫岡陀羅爲一鄉村，政府爲了便利遊訪者起見，特在該地設有旅行社一處，每月房金一盾半，祇合現時國幣八百元，頗爲便宜。大門前有當地村人，開設茶社，實際上遊人自阿格拉來，當日即回去，鮮有住此者。我觀印度歷代帝王及后妃之陵，皆建築富麗，費欵不貲，如太妃宮阿王墓等，便是一例。惟吾國歷代帝王崩後，鮮有費欵建墓如印度者，我昔年在陝，弔周陵茂陵，要不過黃土一坏，一碑而已，即黃帝橋陵，亦復爾爾；此豈吾國儒家哲學所傳，節用憂民之觀念所致歟？

我在阿格拉一共住了五天，阿城勝蹟，已經遍歷，這蒙古兒王朝的故都，今日依然興盛，蒙古兒不但統治中國約一百年，統治印度亦達三百年，今日近東各國，皆爲蒙古兒族之支流，回教之天下，所以，東亞文化三大支派，吾中國文化外，則爲印度與回教文化是也。惟在政治經濟方面，仍受西方列強之影響，而不能自主，是爲遺憾，此有待吾人奮鬥努力耳。再前閱新開天地所載一文，以爲太妃宮建於孔雀王朝，此實大錯。孔雀王朝之建立，與亞力山大帝侵印時代差不多約在公元前三百年，爲了史必求眞，特書數語，以告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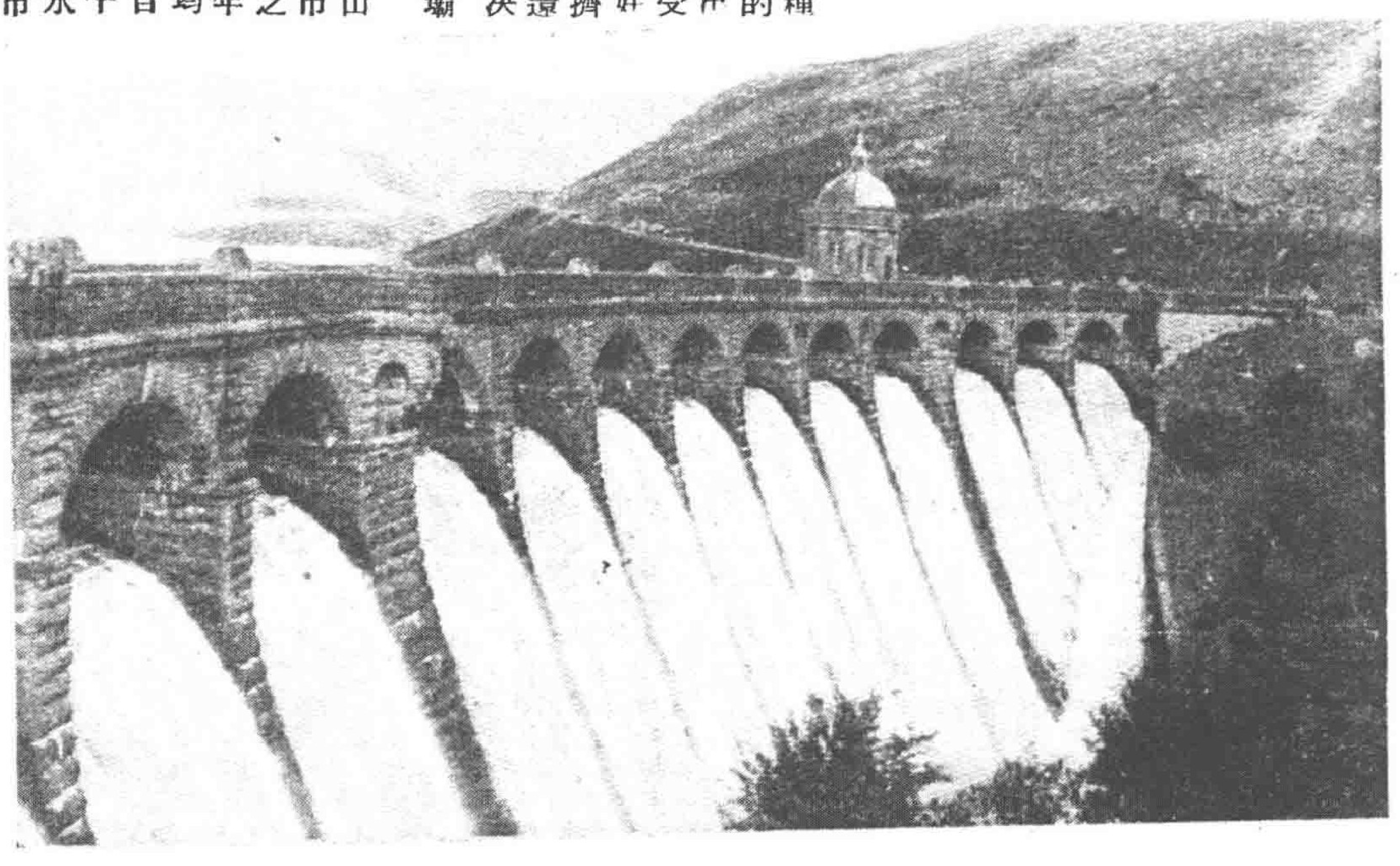
# 愛蘭河谷遊

本誌駐英記者霍宏暄

住在英國，旅行應該是最方便的事，交通方便是旅行第一要素，在英倫三島，鐵路公路的發達，是不勞稱述的，自己備有車子的固然不錯，不然公共汽車和火車，也都是極便捷的工具，春秋佳日，幾乎經常有「一日旅遊」(Day tour)的專車，住在中部山區的人，利用星期日到海濱游泳，也決非難事，而且當晚可以保險按時返家，費用通常比應出的車鼎還低，沿途治安，更是絲毫不必掛慮的，因此市民的旅遊生活非常發達，以伯明翰一城而論，在秋季每天幾十輛專車總是滿滿的，這對於市民的好處是不可計算的。

筆者是最好漫遊的人，久想利用環境，看一看英國名勝，但在方便之中，也有兩種困難，第一是旅伴難，獨遊寡趣不必說，勉强湊伴，如果不得其人反而多所麻煩，人的趣味興趣都不是相同的，第二是天氣難，英國天氣往往雨多晴少，雨景固可欣賞，跑出一兩百里去追求是大可不必的，天雨泥濘，對喜歡照照像爬爬山的人，尤其是不可忍受的掃興，英國天氣如此，英國人的脾氣却更特別，一般說都是長期打算慣了，今年約好明年的旅伴，訂好明年的地點日程，是很平常的事，像這種一日旅遊，旅客並不一定擠，可是想玩的人一定一星期前購票，絕不容你有看天氣說話的餘地，靠天氣預報，他還沒有進步到這種地步，因此夢想很久沒有實現，直到同好的游君搬到伯明翰城來，才決定冒淋雨的險，作第一次的遨遊。

在共同考慮之下，從六七個地點中，我們選中了中威爾士的愛蘭河谷(Elan Valley, Wales)威爾士是英國有名的山岳風景區愛蘭河谷正好藏在中間，筆者是從山國長大的孩子，所以很想看看英國的山鄉景色，這一河谷是伯明翰一城給水的水源，英國中部少水，伯明翰在工業革命以後一躍而爲英國第三大城，百萬居民，千種以上的行業，給水是很嚴重的問題，市政當局才花了一筆可觀的工程費，花了十三年的締造經營，在遙遠的深山中找到水源，建造三座巨壩，把整個山谷造成一個大蓄水庫，得到一百一十萬萬加侖的蓄水量，解決了這個問題，伯明翰的人河谷的水因在深山中，極少污染，而且少含礦質，伯明翰的人常以少用肥皂自豪，——當然不是因爲居民不好乾淨——工程



愛蘭河水庫第三壩：愛蘭河谷（Elan Ually）在中威爾士叢山中泉清水潔經伯明翰市政當局築大壩三道以之爲蓄庫工程經時十三年壩各高百二十英尺長均在五百英尺以上蓄水百一十萬萬加倫特建七十三英哩半之運水道運水至伯明翰城供給該市市民之需此爲其第三壩



愛蘭河谷旅程中攝於拉牙地爾附近谷底人家：(Rayader, Elan Vall y)

是偉大的，三座高百二十呎長五百呎以上的巨壩不說，七十三英哩半的輸水道工程也是很可觀的，在這一點上更和我們的興趣。

票子一週前先由游居代爲買好，出發的前一天，房東太太特別爲我們備好食物飲料，因爲怕星期天途中買不到東西，我們自已準備了照像的材料，早晨出發，時間並不太早，天氣非常幫忙，起床時還是陰雲滿天，但到車到人齊，陰雲忽然撤除，久不見面的陽光也抛去了遮面琵琶照臨大地，一羣關心天色的旅人，自然是皆大歡喜互相稱賀了。車位完全對號，秩序極佳，純紅的車箱，彩絨的座位，本身就是一種享受，開車後不久就逃出了工業城市的擁擠，投入青山綠樹的懷抱中，三部專車，前後啣接，平整的路面，起伏山間，久在城中的人，自然都是前瞻後顧，目不暇接了。

英國的鄉村景色，特別足以稱道，這一大島上除了北部蘇格蘭之外，很少崇山峻嶺，中部和西部的威爾士都是起伏不已的邱陵，在這些邱陵上，幾乎全是葱林滿谷，牧草連坡，當然也有農田，可是絕見不到中國的梯田，田中食用的農作物，還沒有牧草多，隨坡耕種，田間由短欄或矮樹隔斷，從空中看下來正好是一片妙手拚成的綠絨枱毯，和中國碎鏡萬千的水田，正是奇異的對比，田間少有勞作的農人，牛馬倦臥在山坡上，這是英國水彩畫中常見的題材，英國村景就隨地是這種可愛的水彩畫。英國的城市和村落，最惹人注目的是教堂的塔尖和房頂的煙突，這兩幅圖畫大可以代表英格蘭的風景線了，英國的農業早已由工業的發達而衰退了，田裏產生的是牧草而不是米糧，這樣原可以供給幾十人食糧的土地只產生供幾個人的牛奶，把英國經濟造成畸形狀態，兩次戰爭中，爲此吃了不少苦頭，這次戰後，在食物上還是捉襟見肘，由此看很有把以農立國由我們轉贈了。在經濟工農業衰退是可注意的事實，在遊覽上無寧是該歡迎的，以景色論，英國眞不愧爲一大花園，坐在車裏，舉目四望，處處整潔明豔，雖然有相反的感想，也很快的銷鎔下去了。

車子走得極快，穿過幾個小城，爬上途中最高的一段，克利山下，山主峯在北，南望無數崗巒，都在路下，一幅畫圖，更顯得開闊了，青山綠樹，看來也並無二致，途中菓樹很多，結實壘壘滿樹，嬌紅的皮色，耀着陽光，令人反而望梅思渴，途中遇到幾組乘摩托車的遊客，他們且行且住，比我們又自由多了，半日奔馳，中午趕到了拉雅地（Rhayader）已是河谷的門前了，在這裏大家吃些東西，下車走動一下，我們也抽空照了幾張像，一小時後，我們三部車子已在河谷中結隊進行了。

河谷初看也沒有什麼別緻，一樣的青山林木，覺得出的是路狹了一些，曲折多了一些，再進就覺得大有不同，平靜湍激蜿蜒不已的河水已成了我們的良伴，公路繞山穿樹，在一片幽靜中駛行，有時灣過小橋，橋都很狹，司機小心翼翼的開着車子，乘客也在心驚肉怕中享受意外的奇趣。不久到了第一座壩前，河已深下谷底，路已爬上山頭，河水像紗一樣的蓋遍了壩身，流下谷中，奔馳向山外去。壩上平湖



星期日早晨的公園景色　愛蘭河谷旅行途中攝

如鏡，山光雲影，倒映成趣，使人感覺如同從九溪十八澗又走到西湖，心境又是一番開朗。車並沒停，不久到第二壩，壩的大小結構和第一壩差不多，再上到第三壩是旅途的頂點了，停了車子，大家走上長橋似的壩頂，從壩頂下看去如箭速的水，霧一樣噴下去，又是一番景色。車子停的時間不長，匆匆照了幾張像，便跑回上車趕路，面對着大好風光，都不免有些留戀。

歸途車轉向北行，並沒有再循來路，長途奔馳，許多人都感覺疲乏了，我們這兩個異國遊客，却依然餘興未盡，東張西望，車過新城（Newtown）見街頭有歐文(Owen）紀念館的標幟，不知是否這位社會主義大師實行他的理想的地方，車子一倏卽過，也無暇訪問了。天已快黑，七時到布瑞瑙(Bridgnorth）停車晚餐，西去海濱的車子十幾輛也停在這裏，再開車後，夜色已濃，我們也倦極思睡了。九時許車子回到伯明翰市中心，天又陰雲四合了，一日暢遊，坐了過十小時的車子，累是累了，心情却暢適異常，咖啡店裏吃兩塊點心之後，正好趕末班車回家。

附抄兩首紀遊小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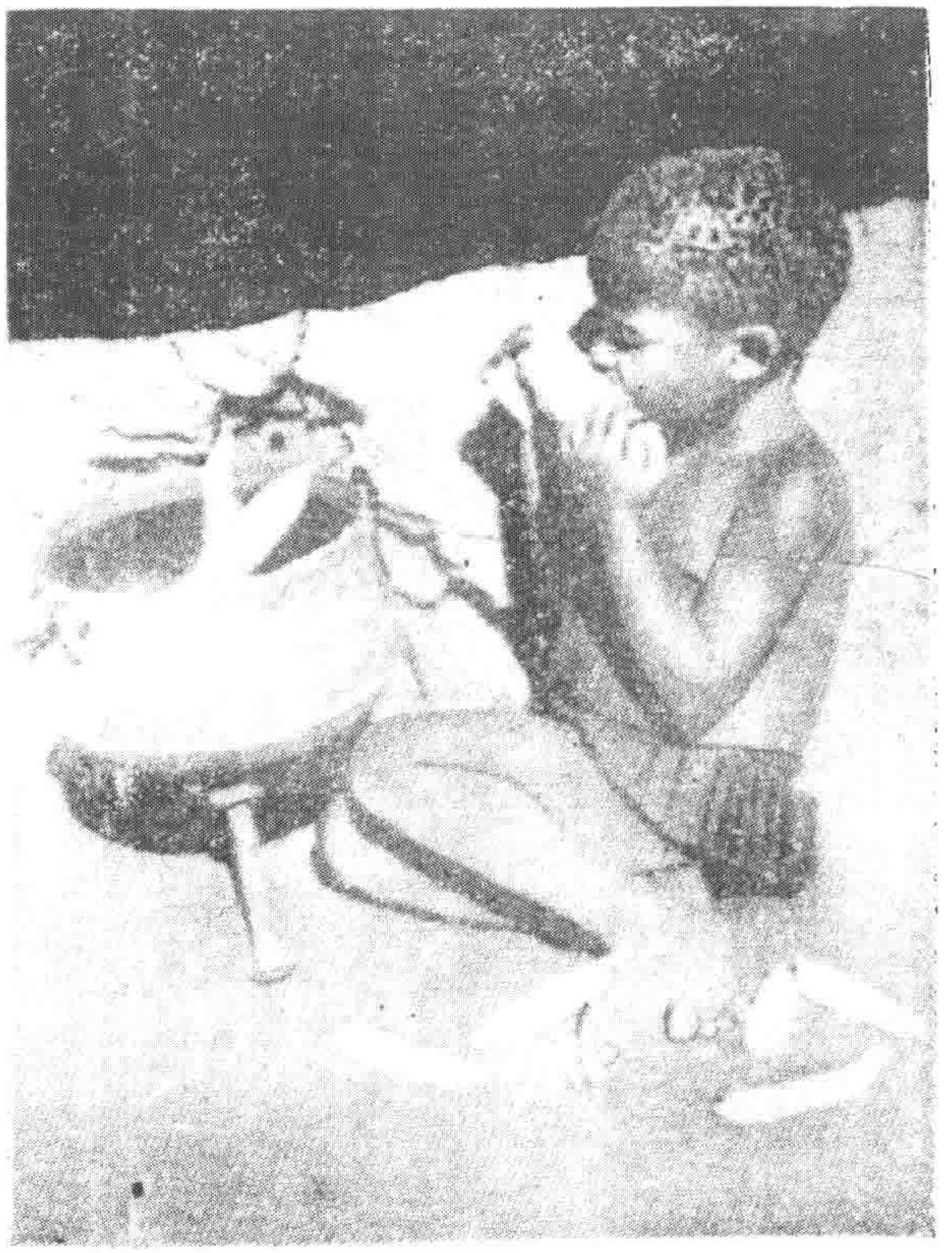
愛蘭河谷漫遊放歌，

深山出淸泉，奔流永無歇，長風吹不乾，牛羊飲不竭，一旦堤成山谷間，瀦作平湖耀秋月。築渠百里輸遠城，千萬市民飲甘冽。鳩工興建十三年，壩高百尺長逾千，磐石爲基安且固，億噸重壓撐危垣。谷氐人家盡遷移，更築新居傍湖水；舊宅淹存萍藻間，猶指波心語兒女。（註）緣溪更肆平馳路，漫山更茂青葱樹，勝日遊人結隊來，指水談山看不足。滾水紛披蟬翼紗，琤琮唱和雜箏笳？壩脚急流瀉珠玉，壩頭倒影飛雲霞。生平好遊喜山水，造化奇工勤探覓，此地人工壓天工，瞠目咋舌歎觀止。故國名山勝蹟多，橫灌禹域流江河，資源天賦少興建，年年潰決驚蛟鼉。何時三峽龍門深谷裏，巨壩長渠連沫起，顧築茅盧三五間，潛居日沐巫山雨。

（註）途中望鄉野有感。

沃野少人耕，平崗牧草青，無心牛馬臥，隨地野花生。莫羨風光豔，應知生計更，路隅見新麥，鄉念沛然增。

中國旅行社
導游叢書
杭州導游　每册定價　四千元
南京導游　每册定價　二千五百元
北平導游　每册定價　二千元
業已出版　歡迎惠購
正在編印中者：
蘇錫導游
鎮揚導游
嘉興導游
牯嶺導游



非洲男孩

# 好·望·角·一週間

菽園

非洲這一個地方，自幼在小學地理書中，看到許多野蠻事蹟，小腦海中深深銘刻着的是不開化的黑人和吃人的猛獸，歐美狩獵家不是專程到非洲去圍獵嗎？獨裁魔王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曾把非洲黑人當野獸般圍獵，我來非洲既非狩獵以自娛，也非採鑽石以牟利，而是繞道經此。

自印度孟買登巴西號郵船，經過十五天的驚濤駭浪，方隱約看到好望角山脈，迎面飄來破不成形的甲板和船身，大概是沉沒的商船或漁艇，午前乘客都拖男帶女攜了望遠鏡到甲板上看好望角山色，我們的船停在洋面，離開普鎮 Capetown 還有一二十浬，要等港務局允許入口，方得靠岸，市區在山脚下，紅色洋樓，星羅棋布，山色奇秀，左右兩峯，中爲平台狀之峭壁，其色赭黃，英文名 Table Mountain，所以言其狀貌也，晚膳後仍登甲板閑眺，萬家燈火，星羅山下，間以綠色交通燈，可擬海上神洲。

## 爲國家爭回體面

翌日因感冒，忽患寒熱，幸在孟買卽已購就大量奎甯及阿司匹靈，服阿司匹靈後蒙毛氈而臥，汗出如瀋，未幾熱退，第四日午前船始靠岸，乘客紛紛登陸，余本亦準備上岸投郵，忽又寒熱交作，蓋瘧疾復發也，乃進奎甯三粒，蒙毛氈高臥，頭痛如裂，不能成寐，時艙內人聲寂然，倍感悽愴，晚間八時許，乘客紛紛回船，云旅館價昂，每人需納宿費美金六元之譜，且若干高貴旅館不招待華人，尤可恨者有中國旅客數人赴電影院，竟不許購樓上座位，蓋開普鎮爲英人勢力範圍，對有色人種極爲岐視，電影院規定白人坐樓上，土人及有色人坐樓下，當時中國旅客認爲侮辱堂堂華胄，大起問罪之師，不約而往者有數十人，幾至動武，英人自知理屈，准許中國人上樓云。

時值盛夏，而南非天氣適爲嚴寒。第五日寒熱已退，荷皮大衣於細雨霏霏中登岸，船係舶於A字碼頭，步行未遠，卽抵英軍崗位，哨兵問是否攜有酒料，蓋不肖旅客及船員往往從船上攜酒登陸，待善價而沽，與當地法規牴觸。行未幾而至新池子 New Basin，爲公共汽車起點，附近均爲倉庫及工廠，僅汽車站旁有小雜貨舖一家，售糖果畫片及舊郵票之屬，公共汽車爲單層，司機英人，售票員則爲英婦，着淺藍色制服，頗幽麗典雅，亦復和靄可親，與在孟買及上海所見英人之倨傲，大異其趣，蓋孟買爲英帝國屬地，而上海在過去爲英人之次殖民地，無怪其以主人之姿態演出也。

## 具有中世紀風趣

自新池子至大街 Grand Street 車資四辨士，赴當地郵局寄航空掛號一件至成都，計一先令七辨士，然後折至亞特蘭街 Adderley Street，此爲開普鎮之主要大道，長約半英里，闊度尚不及上海之南京路，百貨公司珠寶舖銀行商店均集於此，時正值上辦公及上學時間，公務員店員及學生極現緊張之象，頗多在街上狂奔者，具見英人對事業心之一本正經，務準時而到，我等蹓躂街頭，東張西望，反覺閑散無聊，市內除柏油馬路而外，尚有石子所舖小街，點綴其間，富有中古世紀風味，而建築亦臻古色古香之妙

，交通工具除單層公共汽車外，有雙層無軌電車，有營業汽車及上山之高架電車四種，高架電車與在美國洛杉磯所見者同，懸掛於鋼纜上，往來空間。

## 女店員幽嫻貞靜

當地商店職員均為英國女子，態度大方，幽嫻貞靜，與美國女子之活色生香潑賴跌宕，各異其趣，英國當局為節省物資起見，商店售出貨物，概不得用紙包裝，余曾在Stuttafords百貨公司所購潤髮油膏及面油數樽，祇得置於衣袋中，惟所購蘋菓數打，則有紙袋裝載，復在雜貨舖購畫冊明信片別針自來水筆數事，南非洲所產水菓，碩大無朋，而價極低廉，大蘋菓重半斤者，每打二先令，大橘子每袋約五六十只三先令，大香焦每打一先令，味之甘美，雖加列福尼亞之柑，肥城之桃，不足比之，此公司佈置彷彿上海之大新公司，有自動樓梯，乃登樓至餐室進食而返。

## 假鑽石魚目混珠

下午復登岸，同人議購鑽戒，惟向聞世界鑽石舖均為猶太人所設，非洲之猶太人常以假鑽作魚目之混珠，遂相約特別戒嚴，選擇務苛，審辨務精，勿為市儈所侮，蓋來往好望角者以過路客人為多，縱以贗品欺騙顧客，迨經發覺，則船已離埠，勢難回航以興問罪之師，開普鎮商人遂得施其鬼魅伎倆。

我們走鑽石舖數家，店員僅女子一二人，以紙盒存鑽石，每盒動輒數百枚，與美國鑽石商之用絲絨錦盒襯托者迥異，鑽石既未標明價格，亦不秤其重量，全憑店員漫天討價，友人顧紀常兄以美金七十元購得鑽戒一枚，後示之美國鑽石商，謂值美金二百元，顧非洲鑽戒之鑲工不及美國遠甚，按上等鑽石均產非洲，佳者運至荷蘭比利時加工，再運至美國鑲好脫售，因非洲居民購買力較弱，且鑽石來源不絕，供過於求，一至美國則身價十倍，火油鑽平均每克拉為美金七百元，非洲市價不及三分之一。

歐洲貨品傾銷南非，阿米加手錶每只自七鎊起，非洲鎊與英鎊稍有出入，惟此間歡迎美鈔，以一鎊折合美金四元強，我等使用美金者略為吃虧，美貨價格奇昂，商人視美貨為無上貢品，不肯輕易脫售，美國自來水筆極少發現，市上所售英貨，拙劣不堪一用，余所購者用一星期而筆尖已蝕去矣。

## 黑女敷粉灰色臉

傍晚華燈初上，濃粧艷抹之非洲土娼逐漸出現，或倚門賣笑，或徘徊街頭，大胆者竟強拉行人，殆如先施公司一帶之雉妓焉，黑西施一經敷粉，由張飛臉一變而為灰色臉，徒見其欲妍反醜耳，非洲少女均軋短髮，既無我國陸軍頭之樸淨




開普鎮市政廳

，又無和尙頭之光滑，半寸短髮，活似波羅蜜，惟乳部及臀部特別發育，約大於美國女子二至三倍，初至非洲者無不視爲奇觀，其着短裙者彷彿夏威夷女子之草裙，又似影片中所見之古裝西洋女子，傳聞當地妓女爲生活所迫，於接得客人後，往往將客人之財帛刼去，甚至衣服亦被剝去云。

居留開普鎭之華僑不滿百人，咸集居於離市區六英里之小鎭，組有中華會舘，余等以未會僱到汽車不克前往訪問并一觀其生活狀況，但探之當地人士，得知華僑生活均不甚富裕，且人數較少，事業無由展開，又以英人之種種留難，能苟延殘喘已屬非常之幸，遑求其他。

## 開普鎭古樸典雅

郊外有一極大之動物園，較孟買之維多利亞花園大數十倍，可乘街車直達，友人朱君邀余同往，以體弱不勝未克如願，朱君歸爲余言之如此。

綜觀開普鎭市容，較上海爲緊湊而整潔，稱得古樸典雅，有大都市之氣局而無大都市之煩囂，商店規模均極宏大，單間門面之店殊不多覯，蓋以當地生活程度頗低，即使營業平淡亦有利可圖。

開普鎭完全爲英國勢力圈，工商業均在猶太人控制之中，余平生未一履英倫三島，不知英人習性，在上海所識英人均係富商大賈，以主人翁之姿態演出，其豪華奢侈，非一般英人所可望其項背，今來南非，雖爲時僅僅一週，處處可見英人之嚴肅樸實，愛惜物力，當時海運暢通，瑞典紙可大量運非，而商店概不用紙包裝貨物，即此一端，可以推及其他，反視我國，片紙之微，亦從外國輸入，物力之艱，不堪想像，商店則以名貴之玻璃紙包裝大衣皮鞋錢袋，糖菓舖亦用以保護紙盒，報館則以巨幅廣告浪費紙張，未完成文化先鋒之使命，而已爲外國紙商推銷大宗產品，消耗外匯，轉而爲民族之罪人矣。余於英國之外交政策向所鄙棄，但於英國人民之刻苦精神，實深愛慕。

第七日上午九時啓碇，告別好望角，悶坐艙中，無以爲遣，友人羅君出所藏豆腐乳一罐，同人咸得鼎嘗一臠，日厭魚肉，得此良佳，余意乘外國船作長途海行者，宜帶鎭江醬菜雲南大頭菜四川榨菜杭州露香瓜，以增食慾。

◆ ◆ ◆

杭州第一紗廠
紡……織……印……染
商標：六和塔 ★ 三潭印月 ★ 三角亭
各支棉紗 各種棉布
彩花被單 鮮艷毛巾
總公司：上海虎丘路一三一號
管理處：杭州勞動路一〇一號
製造廠：杭州拱宸橋
門市部：杭州清河坊

# 海屋劍客羣（十四）

葉勁風

〔情節索引——天目迤西有深谷，四面絕嶺屏障，覺厂老人闢爲桃源，隱居其中，題名大覺谷。二十餘年以來，老人親友共居其中，爲數頗衆，老人擇其中優秀子弟，授以武功及養生術，且遣赴各國，研究新學。爲集思廣益計，在上海唐氏家祠，成立百忍莊，聯絡同志，研究新村計劃，以大覺谷爲實驗區，作全國新村先驅，以開闢邊疆爲最大目標。百忍莊成立後，數年內聚有若干新舊同志，學問之外，尤注意武事及養生術。蓋老人認爲，凡體格不堅強者，意志每薄弱；一遇困難，不沮喪，卽淪爲巧取豪奪，運用陰謀欺詐技倆以求達目的；實我國自私卑鄙怯懦之病源。百忍莊同志，疾惡如仇，嘗爲社會鏟除不平，有如劍客行爲。七七後，老人鑒於倭奴猖獗，乃決暫留「海屋」，指揮同志，暗中活動，補助我反間諜網人力之不足。廬山會議時，潯陽江頭，當地土劣，受倭命綁架代表；「海屋」同志，卽聯合我警務，剿平匪窟，破除其陰謀。次在首都集合同志，鏟除漢奸走狗之新青社。八一三前夕，滬地戰雲瀰漫，百忍莊同志，誓與倭奴鷹犬週旋。哨探鬼蜮動向，掃除恐怖根源。一日，同志曾守一，邂逅某秘密社員，告以日倭現方發動「失踪」陰謀，製造啓釁口實；並囑守一行釜底抽薪計，設法捕獲串演「失踪」主角宮崎貞夫，暴露日倭陰謀。守一義不容辭，以事急，乃立着手進行。尋跡宮崎至狄思威路，方擬單刀直入，誘脅此獠，雙臂忽爲日方便衣封住，宮崎亦乘勢用「冲天砲」拳法，迎面突擊守一……

## （二）又是一套「失踪」翻戲（下）

「冲天砲」，顧名思義，應當是一種以拳向前向上的動作，打擊對手。既是以拳向前向上，目標當然集中在對方的下顎。這一砲如若擊中目標，假設出手在一二百斤「動量」的話，對方可能發生神經震動，而致片刻頭暈目眩。這是指着普通身體的「忍受性」而說。設若對方經過二三成鍛鍊，或天生體質堅實，這一二百斤動量，並不能收到如何重大效果，至多不過捱了一下打，皮膚與顎骨受到些微疼痛而已。（動量斤兩：指測驗器上分量而言，與普通重量稍有出入。）

假設這一擊的動量在五百斤左右，則普通體質，必致立時暈倒，因神經受震太重，以致麻痺的原故。至於五百斤動量以上的冲天砲，所造成的效果，可說極端嚴重。普通忍受性的體力，經這一下，可能睡上一二天，也許還得留下神經上的永久性震傷，不時發生頭暈目眩。

那麼，普通人冲天砲的動量究竟有多大呢？根據西式拳擊家應用機械試驗器測驗的結果，不過一至二百斤之間。因普通人的提重力量，不過五六十斤，其拳擊的衝擊動量，按公式算，在二倍與三倍左右；其差別就在出手姿式的得法與不得法上。

「冲天砲」這個術語，在我國拳技中，本是一種出手。初級拳術十二路潭腿中就有這們一個動作。不過，如眞要應用這個動作去打人，除了眞內行以外，簡直可說純粹外行。爲什麼有這兩種天遠地隔的分別呢？因這一個動作，照規矩是雙拳合一腿，集中一擊。其動作大概先起左腿，作爲預動，發起全身膂力，運到合攏的雙拳和足跟上，借右腿起勢和左腿下落的反動槓捍力，向前向上奮擊。

在內行看來，這一出手之前，設若沒有虛招，誘致對方入彀，受這一擊，那可說是「輕舉妄動」；「輕舉」者，因左足未曾踏地，右足與雙手已經發出，全身都在騰空的狀況上，怎麼不是「輕舉」？那發出的一砲，對方如是內家，或避或破，極其容易。避，只須左或右閃過；破，方式甚多，只要應用各人所會，得心應手的辣招，一舉手即成。最簡單的方式，只是輕輕一托，托在來「砲」的砲頸上，避過直勁，趁其弱點，一切都完了；所以可說是「妄動」。

何以說眞正內行才可應用呢？第一，是眞內行，在這一招發出之前，必有虛招，引敵入彀，就是小說上常用的「賣個破綻」，讓對方打入，好比設個陷阱，讓人踏空。敵方如眞的買了這個「破綻」的話，在不可能逃避或破擊之下，必定要挨這一砲。

第二，是眞內行，必能估計得出對方的實

力和技能。他打算使這一砲，必是料到敵方的實力技能，在自已的敏捷動作和超出的動量上，無法逃避或破擊。記得前回在九江破奸的那一次，紹華被幾個僞裝的警察誘到山中，因要急於脫身的當口，也會使用這一招，把對方打倒；紹華也就是看出那傢伙並無多大本領，懶得跟他細打細磨，所以給他一下厲害，爽爽快快；省得多費手脚的道理。

至於這次宮崎貞夫這傢伙發出的冲天砲，並非雙拳合一腿的動作，僅僅是單拳打出，照理不該稱爲冲天砲；却因他打出姿勢和目標，與正式冲天砲相同，而普通人眼光也認爲是冲天砲，所以這裏也用着這個名詞。然這一擊，在我國拳術中應該是「霸王敬酒」，如果出手得法，却也相當厲害。

這時守一被側面襲出的人，冷不防將他雙臂封住，不僅不能動手抵擋，竟連前進後退都失了自由，宮崎看出了這點便宜，所以伸手就是一砲；這砲的動量，大抵也不在五百斤以下，因這傢伙練過柔道，程度很高，而且普通水兵或陸戰隊兵士，最低限度提重量爲二十五貫，合我國一百五十斤之譜。

不過日本柔道，多爲破解帶打的方式，換句話，多半誘人出手，然後帶破帶打。對方如不出手，他就得千方百計的誘致，挑逗。可見宮崎這一砲的出手，並非純粹柔道，看樣子他所採用的乃是西洋拳法，名叫「翻擊」Uprercut。

我這裏嚕嚕嗦嗦說了這半天，這才把宮崎的一擊，說到了地頭；也都是由於「冲天砲」這個術語，所招致的一大堆；一方面怕行家看了，要來質問：「日本柔術何會有這冲天砲」？一方面却是因我這些時在管氏莊上，跟着管氏兄妹學習初級擒拿，裏面就有破解冲天砲的各種方式，借此也好表露一下，冒充一個假內行的意思。

宮崎這一翻擊打來，守一如何招架呢？這一問，也是多此一問。讀者如不健忘的話，大概還記得前文說過，守一在百忍莊裏，除了百忍居士曉莊，和他令兄羽白，及華胄等三人之外，論武藝的話，比其餘的人，都要高出一籌。這時縱然雙臂被兩人封住，前面又來了這一擊，在守一方面，最多只值得哈哈一笑，簡直不能當他一回事。

以守一的技能和膂力而論，他的雙臂，豈是容易被人封得住的？況且練過功夫的人，下乘的脚色，也能辦到手疾眼快的地步，雖說冷不防，也不致讓人近身；何況守一的功夫練到了上乘，就那們輕易肯讓人貼近身來？退一步說，就算守一沒防着被人封住了，也不致於等人打到臉上來，才想着破解方式；恐怕早就運用最起碼的「雙起臂」，「仙人脫袍」，撤身而出。

詎奈守一這時身上担着重要使命，他早已規定了一個預定計劃，並不能像毛頭小伙子那樣，仗着有了兩手玩藝，來不來就賣弄一下。他可不能這麼辦。既不能這麼辦，難道眞的等着挨他這一拳？那又辦不到。那是絕對辦不到的；守一無論如何有涵養，涵養深到「唾面自乾」的程度，可也不顧挨這一拳。也就等於你我寧願寸磔寸割，也不顧挨日寇的耳光，同一道理。疼痛死傷的事小，那種恥辱，可難於湔雪！

可是宮崎拳頭已經打出，比之火燒眉尖還急，守一既不能施展武藝，怕破壞了自己的預定計劃，却又不願挨這一拳，致成終身湔洗不掉的恥辱，怎麼辦呢？你和我這樣手無縛鷄之力，武藝不高，甚且重文輕武，竟連花拳繡腿都沒動過，碰到了守一這種困難，當然沒有辦法；只好挨了打再躲到家裏去上吊，吞金，服毒。這在守一，可不成問題；只見他趁那宮崎的拳發而未出的當口，把身體微微向前一掙撼。封住他雙臂的兩個傢伙，經這一震，當然發出反動，向後一扳，以求力的平衡。這是很自然的一個動作。

就在這前掙後扳的迅疾動作之下，守一猛喝一聲「伊達」，順着這後扳的力量，加上自已的體重，和幾分後退的壓力，猛地向後一倒；並且順着這後退的姿式，很自然地蹺起左足，向上一踢。這麼一來，守一和身後帶住他的兩個，都倒在地上；守一的倒下，是有計劃的動作，那身後左右兩個，因那一掙一扳的微妙作用，猝不及防，重量又由守一的雙肩壓下，兩人腿下定住，來不及挪動，除了倒下，更無別法。同時守一那一踢，並未落空，却是不偏不斜，足尖正落在宮崎來「砲」的手肘上。

這個動作，當然沒有說話這麼慢；統計自從守一發見宮崎伸拳，直到一掙一喝一倒一踢，如要眞正把時間說準確一點的話，大概也不過這麼一秒鐘的十分之一吧。當眞有這們快？當時發生的事實經過，的確有這麼快。守一的這一個動作，何以能這麼快？有兩個解說，可以證明必有這麼快：

一，就普通不會練過手脚的人來說，只要這人神經沒有毛病，心下沒有胡思亂想，睛眼沒有東瞧西望，對面如有人伸手打來，不管是一拳或一掌，他最低限度，總有一躲。這一躲的用意就在避開這一打。至於打得中打不中，和打中之後的輕或重，那就要看打者和躲者動作的速度如何。設如二人動作速度相等，則打的快，躲的也必尤爲迅疾，因爲閃躲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之一：而其動作，簡直不必經過

五七—三八〇

大腦，單由隨意筋自由反應，所以迅疾。這足以說明任何人閃躲的動作，必定比較對方出手迅速，守一也不會例外。

第二，守一是個上乘的內家。所謂內家，就不說「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而普通程度的「動意接勁」總是可以做到的。什麼叫「動意」呢？凡是內家與人敵對之時，總是守着「彼不動，己不動；彼微動，己先動，」的原則的。這「動」的作用之中，有個「意」在內，就是「動意」。換句話說，自已的全神早巳注意敵人的「動」，就是以意控制敵人；所以敵不動，自已當然靜止潛察，直到敵人一有動意，自已却先一步動，與敵之「動」相合，故能接個正着，就是「接勁」。好比敵人伸手打來，在敵人動意伸手之前，自已却巳先一步準備「接」其伸手之「勁」；或打或避，都先一步，動作極其自然。這一點，守一當然能應付得綽有餘裕。

以上說明了守一巧妙的避開了宮崎的「砲」，巧妙得讓對方只覺他的動作，普通而自然，絕不是一個懂得拳藝的人。同時守一還喝了一聲「伊達」。這一喝是什麼用意呢？原來這個發音，是日人在挨打或驚怖時候的呼叫，等於我國的「哎喲」或「噯呀」。有這一叫，表示守一不懂不懂拳藝，簡直在宮崎打來的出其不意，還嚇得驚極狂叫。

「這簡直不是一個友好的行動哩！」守一咕噥着，一面慢騰騰地爬了起來。

「嗯？……誰同你是友好的？」那兩個襲擊守一的便衣之一，帶着些好奇的心理。

「貞夫兄，」守一沒有理會說話的便衣，只瞧着那還揉着手肘的貞夫；「不記得十幾年前淺草鄉下的老岩？」

「哪個老岩？」宮崎斜眼向空，儘量追憶着；從寂寞的田莊，搜索到城市的下等水手酒家和妓院裏。

「山本這兩個字還記得吧？……」守一試探着。希望這傢伙的巳往片段中，有這麼一個山本。

「山本……山本……」宮崎打量守一，從頭到脚，從脚到頭。「不能，不能……倒是有一個僧侶，叫什麼什麼龍，像你這個樣兒。」他很機警地拔起脚步，向前走着。

「老僊，這不是追念朋友的時候，快回去罷！」便衣之一，對宮崎下警告了。警告之後，兩個傢伙，各自走開。

「老兄的記憶不行哩，當日我本來說過是當僧侶的，」守一抓住這個淡淡的莫須有的影子，跟在宮崎身邊向前走着，似乎把火熱的友誼，向冰雪上澆灌着似的，「那時我們都吃醉了……十幾年哪，桃子怕都嫁了十幾嫁哩！」守一說着鬼話；他認爲是一個濫水手的流浪生活中，至少有一個桃子之類的女人。

「桃子……？」這濫水手很機警地回頭瞧了瞧那兩個回身走開的便衣，一面走一面也許在腦想中搜索着「桃子」。

「我記得那個女人，似乎說她名叫桃子咧。」守一害怕這傢伙記憶力太好，故意把桃子這兩個字晃動一下，如其沒有碰見過名叫桃子的，也好讓他想到一個別的名字上去；反正只要有些模糊影響就行。

濫水手可不知道眞的是在想「桃子」或在想着其他問題，只是沉默着，面孔上堆着不少心事似的，一面走，一面有時也向路上引人掠上一兩眼。守一也沒有再說什麼，他巳經說得太多；「言多必敗」。况且這時候簡直不能多說一句，只希望在巳經說出的兩句話上，同這傢伙發生一點點不管什麼之類的關係，以備實行「粘着」的監視。

爲什麼要同這傢伙粘着呢？因這傢伙的使命乃是「失踪」，「泯跡」；自己的使命乃在監視他，不讓他走掉。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本來只須遙遙釘住他，也就够了，但又不知道這傢伙的戲法，究竟是哪一套，如其沒有把握的遙遙釘住，不如粘着來得穩妥。

守一這個計劃，本來行得，他知道這傢伙的目標，在於藏身匿跡，自已粘住了他，再花上幾個錢，請他吃點喝點，也許眞的肯向守一吐出些心事；這一着，原是根據一般日人，沒有一個不喜歡貪小便宜的心理。就算他這傢伙，眞的不肯吐露秘密，守一可一直粘住他，直粘到有機會用方法或用武力，把他弄到一個相當有利的所在去，給他一擠，讓他無法藏匿。

殊不知守一這一着棋子，只顧下得太穩，却沒防到正是犯了這傢伙的忌晦，請想，這傢伙既是受了命令，要去「失踪」，不問你是日本人也好，朝鮮人也好，也不問你是如何知已的朋友，他豈肯讓你老是粘着？旁的秘密，也許可以吐露一兩句，這個本人卽要失踪的勾當，豈能讓人同着一路進行？有了人在一起，還能失踪？何况他根本想不起來守一究竟是誰哩。

二人走了一段，一個懷着鬼胎，一個正在伺候機會，兩人都沒有開口。他慢，守一也跟着緩緩的踱着；他快，守一便加緊幾步。快到一個岔道的時候，宮崎忽然停步，很細心似的，瞧了瞧東西南北，又向前面橫貫南北的一條大道，一再辨認。

「熊本先生，」宮崎眼中透露着狡猾的光芒，突地瞧着守一，「我仔細考察了一下，根本不記得在什麼地方碰見過你。我現在要回營去了。你跟住了我，於你毫無利益。瞧你樣子

，很不像浪人，倒有些像支那密探；手脚也很利便。於今我也不問你這些了，只告訴你一句話；你要是再胡鬧下去，後果一定是不好的！：：：再告訴你一句話，你如眞的和我過不去，過了明天，可以到海員同樂會來找我。請你記住，我名叫佐籐壽：：：佐籐：：：壽：：：！」說着的當口，眼睛裏似乎有火燄射了出來。

完了！守一到此爲止，可說完全失敗了。一切鬼畫桃符都算白使了。原來這傢伙竟沒有理想的那麼好對付，並不是一條普通日本的笨猪。

「嗐！」守一把眼神一正，還原了他的一股英毅面目，「你原來不是我要找的那個下流東西：：：很對不起，佐籐君：：：只是你這副面目太像他了。我們改天見罷：：：哈，改天見罷！：：：告訴你，你既不承認我是山本，我也不是熊本，只叫我老岩好了！」

計劃有時候是不能太週到的。有時自己認爲自己的計劃很週到，說不定後來的效果，也許適得其反。守一這時覺得他把事情的主題，太看得嚴重了，於是打算走一條穩妥的大路，——設法粘着這傢伙——無奈他把對方的能力，估計得太低，而計劃也穩妥得有些過了頭，犯了「過猶不及」的毛病，於是得到這麼一個閃失。就在這一來一往的談話中，守一悟到了這個理由，於是決定另起爐灶了。

請想，日本在中國的各色人等，當時不下二十餘萬，就以正規海陸軍來說，也在數萬，何以不選張，不選李，單單挑選這個宮崎貞夫？當然您要說這傢伙有柔術，劍道，且會游泳，是個合條件的「失踪」工具。萬一眞的有守一這樣的「中國密探」來釘住他，打擊他的「失踪」計劃，他可以一打一走了事。然而日本正規軍中，就沒有比這傢伙還厲利的人物？日本矮軍部把他挑選了出來，必是這傢伙還有其他專長。這專長是什麼？乃是他詭計多端；能够應付一切。

守一這時看出了這傢伙，不是一個平常濫水手，也知道這傢伙多少看透了自己的路數，就聽他那幾句話，不只含有警告，反有挑戰意味，因此也給了他一個反警告，答應了他「明天見。」換句話說，從此開始，「咱們各顯本領，瞧這最後的勝利，究竟屬誰。」

守一把話說完，立即返身便走。守一很知道，自己如其不走，那傢伙決不放心走，仍舊要弄成一個僵局。

可是守一這返身便走，究竟是個什麼主意？他的重大使命，是要釘住這傢伙，讓他無法「失踪」。這樣走了，將來何年何日何地再能找到他。找不到的話，就不說國家大事，守一如何回百忍莊？如何對得起林正岩，如何交代這副千斤重担？

如要說那個傢伙巳向守一挑戰，守一也答應他「明天見」，今天走了，明天自然可到海員同樂會去抓他。這，當然是一百二十個靠不住的話。日本人說話，向來以詐爲主，這傢伙是日本人中狡猾之尤，他那口裏的話，還能富他一句話？況且日本式的挑戰，與其他各國不同；好比我國的擂台，外國的決鬥，都是自己上場，而日本人則可請人替代。這是個什麼辦法？這個辦法北方人稱爲「癟種」，南方說是「癟包」，是個最不要臉面的辦法。就算守一第二天去了，安知這傢伙自己敢於露面？

那前面的一條橫道，名叫嘉興路，往北可以通到北四川路，往南只要繞過兩條路，也可通到北四川路。守一這時心下只有一個把握：他雖不知道這海員同樂會在什麼地方，他可知道日人藏垢納汚的所在，都在吳淞路這一帶，不能超過斐能路，四卡子橋，鴨綠路，虬江路，等等這些地方。然而這些地方，比較上海全境來說，範圍當然小得只有十餘分之一，然而要在這個範圍裏去找宮崎這麼個東西，怕也眞如大海撈針；顯然有些不可能。況且他是有計劃去「失踪」的哩。不過守一料到這傢伙說到海員同樂會這句話，有幾分眞實性，可不是「明天」，乃是「今天」即時。這是根據心理的下意識反應來確定的。而這同樂會，必在這個小區之中。

那麼，守一是否立即返身，繞道上海員同樂會去等他？這當然不是有把握的辦法。萬一這一着預料落空，豈非又將失敗？這個辦法太玄，決不可靠，守一的辦法，仍舊是那個老方式——釘！而且立刻着手釘。釘的路線，以吳淞路爲懸想目標。

守一的把握在兩個根據上。第一，那傢伙停步打量路線的時候，守一注意到他準定沿狄思威路向南，他那向嘉興路兩頭仔細打量，僅僅是個煙幕；因往日人中心區的吳淞路去，走嘉興路無論向北向南，都是繞道，而且繞得很遠；倒是走狄思威路簡便。這是一點。第二，這傢伙默默走了一段路，不先不後，直到這有橫岔道地點，才發動他的攻勢，大概他料定打發守一之後，守一不往南即往北，自己即可繼續向狄思威路，走他的淸秋大道。這一點也被守一看準了。

有了這兩點根據，守一却故意返身而走。這雖出諸那傢伙意料之外，却是叫他更加安了心；因係背道而馳；縱令守一回頭再來追踪，擺在前面的，却是三條岔路，比較嘉興路上或南或北回走，要多了一重揀擇的困難。

守一回身而走，走得異常急促，就像一個人，一旦發覺自身錯誤，十分灰心，對這錯誤

，絕不留戀，也絕不反顧。這一個動作，更加可以杜絕那傢伙的猜疑。守一三脚兩步，趕到前面不遠一條小路，名叫歐嘉路的轉角，回頭瞧了一眼，看見並無人跟踪，立即朝東南，上了歐嘉路。一上這路，更加放步急行，一面留意南面的岔道。他雖不大認識這裏路徑，却知道這一段地方，尚屬半開闢區，必有許多小路，可以通到嘉興路南，一到嘉興路上，即可回到狄思威路。所以他把握住方向，一面疾走，一面留心南面的小路。

果然走了不到幾分鐘，就發見一條窄巷，看樣子似乎可通大路。守一略一遲疑，便折向這條小巷。走了幾步，一想不妥，便放慢了脚步，很想賣賣紗帽，比較有把握。無奈這是上海一個偏僻地帶，行人極稀，而這條窄巷裏面，兩邊盡是牆壁竹籬，雖有幾個小門，却不便敲門問路。然而這是一個爭取時間的勾當，不能多事踟蹰。想了一想，還是返身出巷。

回到歐嘉路上，守一打定主意，不把這頂紗帽賣給路上的人：一方面守一素來機警謹愼，胡亂問路，怕有洩漏；二來，上海這個地方，隨意向人問路，決定得不到效果；弄得不巧，還得遭人白眼；甚至有意胡亂指引，讓你碰壁，以爲笑樂。況且這是一段小路，必是靠近住戶，才知道這路通與不通，通到什麼所在。一到大路上，守一兩頭一打量，便鑽到就近一家煙紙小店裏。這裏，自從守一担任這件工作以來，可說碰到一個僅有的好人；不僅把路程指引明白，並且始終是笑臉向迎！

守一這時的計劃，當然着重在時間上。他料到那傢伙看見他回身而走，根據日人多疑的心理，必要在路邊守候，直到看不見守一的影子，才肯上路。這一上路，也不會大步急走，因爲去了一個料邊，心事一鬆，必是舒舒服服，用普通的速度前進。這種速度，要走完這條狄思威路，總得十幾二十分鐘。那麼，守一雖說繞了一個小圈，再回原路，僅僅只要加上一倍速度，就可仍在這條路上，追獲他的目的物。事情雖然不能十分有把握，然而除此外，眼面前並無別的辦法。同時還有一點，守一必須防到；除了先前襲擊他的那兩個便衣之外，也許還有別的特務，暗地護送。假如他不這麼繞道，一則回身太快，一則更叫對方注意，如果眞有其他便衣的話。

守一雖說繞了一個小圈子，所幸費時不多。出了小巷，果然就是嘉興路，再西行一段，就可重新回到狄思威路上。估計這時，那個「失踪」傢伙，未見能走多遠，料到必能趕上。

誰知守一走完嘉興路，剛剛轉上狄思威路的當口，猛然瞥見轉灣的這邊小角上，却有兩個人直眼瞅着自己在那裏冷笑。這兩個人便是先前摔了一交的兩個便衣。又因兩人站的所在，在自己這邊轉灣的小角上，未轉灣前，自己無法看得出。比及看到，那兩個傢伙也早已看到自己了。這正合着俗話說的「寃家路窄」了。

怎麼辦呢？守一只有裝作沒有看見似的，仍舊跨步前進。

「站住罷！」兩個便衣之一，向守一這們喝了一聲。

守一當然不去理會，仍舊加速前進；已經掠過那兩個東西十幾步了。

「正是這個傢伙。」另一個粗暴的聲音，在守一身後叫着；好像在警告另外的同黨似的。

守一聽了這一叫，剛要回頭去看，却見自己面前，十餘碼外，路左路右，忽然有幾個短打流氓之類打扮的，向自己這裏直衝而來，而且各人手上都亮了傢伙，如臨大敵。只從那跑的姿式上看，守一早已辨認準確，一個一個，都是道地的東洋貨，僅僅穿的中國褲褂罷了。

到這時候，守一不能不收住脚步了。好在這裏人行道靠裏一面，乃是一道院牆。守一停步，立即背着院牆一站。那迎頭一面來的流氓型傢伙，共是五個；後面趕上來的，兩個便衣之外，也有兩個流氓型的東西跟着，手上也都提着手槍。九個傢伙，以守一爲中心，圍成了一個半圓。

這是一個大包圍形勢：東面是一堵牆，南北西三面都是敵人；九對一。

以多臨寡，是日人的傳統戰略，也是「瘤種」戰略。據日人說，這是用兵精法，是得之於中國的戰國策和孫子兵法的精華，倘若敵人多了，他們却能集結自己所有的兵力，向敵人一點上進攻，仍是以多臨寡的原則。

守一方面怎麼辦？以一敵九，而且這羣傢伙全有武器。普通人到了這個境地，當然只有兩條路可走：一，屈服；二，拚命。這兩條路守一又都不顧走。

單身一人，受了包圍，其作戰方式，大概只有兩種：第一方式，絕對要避去四面受敵，無論如何，必得保護背面，因我人腦後沒有眼睛，最怕顧到前面，而敵人却偷偷從後面襲來。守一靠牆一站，就是這個宗旨。換句話說，他這背心貼牆，已把四面受敵減成三面，甚至可說減成一面；三面的前左右，也只算得一面，假若精通武藝的話。

其他一個方式，以一敵衆，必須爭取主動。譬如這路邊上沒有牆壁，那就只能採取這個戰略了。什麼叫做爭取主動呢？那得運用身法的伶俐，聲東擊西，指南打北，虛虛實實，或誘或衝，叫敵人無從捉摸。這個方法，說得容

易，可是沒有上乘武藝，也只是想得到而做不到。爭取主動的理由，乃是以攻爲守，自動尋找對象奮擊。可是得動作敏捷，縱跳莫測，第一要撒得開擴，否則被人一擁而上，那就完了。

守一站定，日人便衣三面圍上，成了四五步半徑的一個半圈，守一就是這個半圈的中心。圈定之後，立即成功一個臨時對持局面。這個局面，也許就是那兩個便衣所計劃的戰略。

「你是個什麼路道？」九個之一，蓄有一撮卓別麟短髭的傢伙，突出了兩粒老鼠型眼珠子，操着八成熟的上海流氓腔，怪聲喝問。無疑地，這傢伙必是九個中的首領。

「什麼？」守一裝作不懂，反用熟諳的日語來反問；他要始終防衛自己的目標，假如可能的話。

「是台人，還是韓種？」短髭的傢伙，一聽守一說的日語，似乎緩和了一些，可是那一雙綠豆式的鼠目，反而露出更狡黠的閃光；外帶幾成蔑視的神情。

「沒有答覆你的義務！」守一並不那麼淺，能够把空氣緩和些，當然無好勇一逞的必要。但這句話却說得十分扎硬。

「我是軍部在職的便衣，有權查問你。」這傢伙被守一的氣派所攝，不能不拿出根底來說話了。

「就算你是軍部，可是有什麼職權來查問一個走路的人？」守一顯得理直氣壯。

「別搗鬼，走了又回來，難道不是想對我們的弟兄不利？」

「什麼弟兄？……誰？」

「……」那傢伙經這一問，反而怔住了，他又不能把宮崎貞夫這個名字說出來。「就是……就是你剛才跟他說話的那個弟兄。」

「哈……還是這麼一回事？……我以爲他是十多年前認得的宮崎貞夫，他硬說名叫佐籐壽，……他欠着我的一些人情，我爲什麼不可找他？」

守一仍舊貫澈他所製造的那個故事，先前宮崎雖說沒有上鈎，這時宮崎不在眼前，守一認爲這羣東西也許可以上鈎。他計劃着把這羣東西打發走了，還可追上去捉捕那個「失踪」東西。時間並不算晚。

「我不管你那些私事，可是我得照公事辦理，你跟我上軍部去一次！」口氣竟是命令了。

「爲什麼？」

「就爲你有嫌疑！」因爲守一說的日語，這傢伙始終有些捉摸不定；否則早大耳巴刮上來了。

「什麼嫌疑？」守一仍舊十分忍耐着。

「我認爲『嫌疑』的那個嫌疑！」

「這太滑稽，你不能干涉我走道的自由。」

「去！……像你這奴種的浪人，還有自由？」這傢伙相信守一不是台人，便是鮮人。

「誰是奴種？……」守一十分按捺不住了，「老爺是正正當當的紳士……別瞎了眼睛！」守一知道免不了一戰了；他又沒有這麼閒的工夫上軍部去。

守一這句話，無異觸動了炸彈的信管，要說這隻東洋炸彈，再不爆發，簡直不可能了。只見那短髭傢伙，先把那雙鼠眼瞇成一條細縫，射住守一，再把頭頸向前一探，左手抓住的手槍，緊了一緊，斜傾着半身，做出發威式子，兩隻矮脚，一步一頓地向守一前逼了過來，直等距離守一不到一尺遠近，那空着的一隻手，突地一耳巴，向守一臉上刷地掃來；其勢甚疾，有如閃電。

這裏立時發出兩種聲響——「嗆」……「哼」！——嗆，是守一左手往上一起，抓住那傢伙掃來的右腕；手與腕相擊，成功「嗆」的一響。「哼」却是因那傢伙急了，本能地舉起左臂，想拿手槍來擬住守一，甚或預備開槍都說不定。哪知守一的右手也沒閑着，早起手一把，捺住那傢伙左腕脈門，向外一擰，再加一震，鬼子這隻左臂，登時脫骱。這脫骱的玩意，相當痠痛，那傢伙大概有些吃不住這種痛苦，因此「哼」了一聲。

事情否則也未必有這等痛快。却是因爲守一自幼卽跟着電厂老人及曉莊等練功，又從專家練過達蝦蟆功，達摩掌；功夫之深，別說這麼一個癡鬆鬆的日本矮鬼，就令普通精於技擊的武師，也未見能與他鬥上幾個回合。他既練過達摩掌，就有「重手」功夫，普通的人哪裏禁得起他一抓一擰一震？這一震抖，就是錯骨分筋的手法；除非鐵鑄的臂膊，否則經這一震，沒有不立時脫骱的理。

那傢伙臂骱一脫，整隻手膀，頓時成了癱瘓一般，當然抓不住手槍，早被守一順手往下一滑，把槍搶過手來。這時那傢伙站在守一面前的姿態，確實有些不大健美：「武士道」的台型，早已坍塌。一隻預備打人耳巴的右臂，叫人高高撐起，就像國會議員，舉手贊成什麼提案似的。加之守一比他身量高出了一個頭，所以那隻手臂，被撐得相當之高。但是他那顆腦袋却又垂在一邊，垂得非常之低；大約左臂過分疼痛，禁受不住，全身都鬆了勁，那腦袋自然抬不起來了。那隻左臂既已脫骱，當然垂直線地掉在那裏宕着。綜觀這傢伙全身姿式，倒有些像奄奄待斃的一條狗熊，被守一拎在那裏，那個樣兒，何從健美得起來？

還有八個哪。難道他們看着自己的首腦人物，被人這般耍狗熊似的拎在那裏，却一點動作也沒有？有的。就在他們的首腦走近守一的當口，早已端正了各人的手槍，鎮住守一，怕他溜腿逃跑的意思。比及那傢伙突地一巴掌摑過去的那一霎；他來的快，守一也接的快，並且連眨眼工夫都不到，手槍早已被人奪去，大家先是一怔，緊接就像機器人上了法條似的，站在當地，有的伸手，有的頓足，儘着嗓子吆喝起來：「放下來」，「鬆手」，「去」，「上」，「咦」，「呀」，亂嘈嘈地喊着。

就沒有一個人敢上前？沒有。因守一奪過手槍之後，早唬嗒一下響，把保險機開了，同時冷笑着：

「誰敢亂動，老爺就要請他嚐嚐滋味！」守一說着，左手又攢動一收，只聽那個狗熊型的武士道，又「哼」了一聲，這一聲拖得相當長，等於病人一聲長長的「呻吟」，聽去確也十分悽慘。然而當着自己一堆人面前，這傢伙依舊咬着牙關，止於一「哼」，這是爲了硬撐面子的原故，否則怕也早已狂聲呼痛了。

「聽着！」守一對那一羣，高聲喝着：「老爺最講信用，說一是一！……各人快把手槍放下！」

爲什麼這一羣中，就沒有這們一個冒失鬼，對守一開槍？這，怕有些辦不到：一方面因爲守一面前，拎着那隻狗熊，是個現成的擋牌，萬一胡亂開槍，沒有擊中敵人，反把自己的首領傷了，都還得了？第二，守一言談動作，自有一股不可侵犯的神威，加上眼面前表現的這等本領，確能鎮攝這般鼠輩。第三，這般東西，也是有組織的軍部特工，雖說第一首領，被守一擒住，做聲不得，其中必有第二第三的頭腦，這第二第三頭腦沒有發令，其餘當然不敢亂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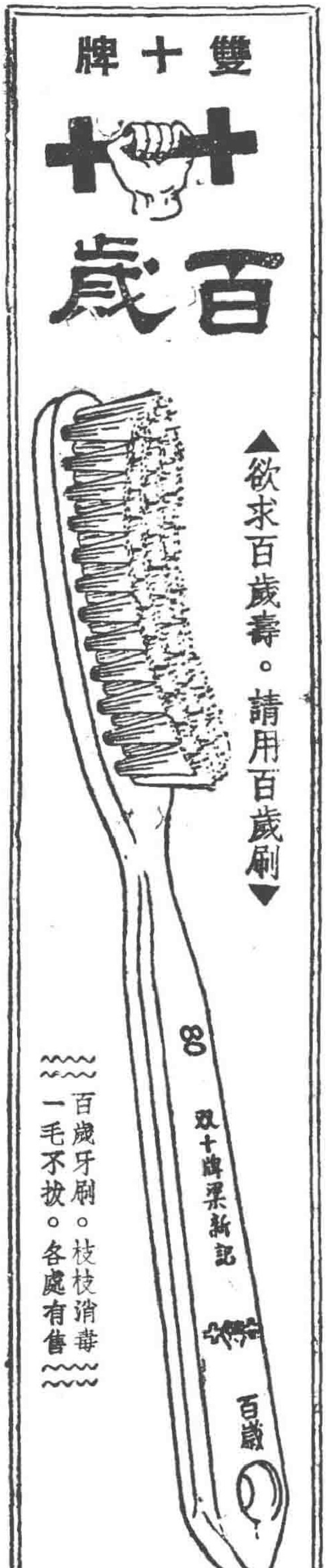
「唧唧啾啾……唧唧啾啾……」這是什麼聲音？照文字上講，寒露冷月，秋夜鬼哭，這鬼哭的聲音，文人每拿這「唧唧啾啾」來代表。可是這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下午五點多鐘，太陽還高高的懸在西邊，地點雖然冷落，那大路的兩端和左右遠處，還掩掩藏藏，站着不少又害怕又要看個明白的觀衆，清明世界，朗蕩乾坤，何來這鬼哭的聲音？

原來並非鬼哭，却是其餘八個「武士道」在那裏開圓桌會議了。他們唧啾了兩聲，就有決議，仍是兩個便衣之一，發出命令，叫自己的一羣，把各人手槍放下。不放下又怎樣？「一齊朝北退走三百碼！……放心！……老爺不要你們的槍，也決不傷害你們這個貴首腦，」守一用手槍托指了狗熊的腦袋。「等老爺走開，你們再來抬他回去！……快走！」守一發令了。

服從這兩個字，算是日人的美德；日人在娘胎裏就有印象，這印象也深深刻在那一片糊塗拙笨的腦筋裏。只要你的地位能够發令，他們沒有不服從的。所以守一這裏一發令，那個原來的便衣之一，立刻把命令轉達。這一轉達，立即遵辦。三百碼是一段相當遠的距離。

守一把這一段遭遇戰結束之後，立即撤開大步，沿着狄思威路南走，不到兩三百碼，斜插進了一條小徑，隱去了身形。他並非畏懼那羣東西再來與他尋鬥，却是要切斷他們的追踪尋跡。幸虧這裏，沒有拓成馬路的岔徑很多，很亂，守一脚底又有功夫，只繞了幾個灣轉，確也叫他們無法再去找他了。

這段遭遇，雖已結束，可也就誤了守一小半個鐘頭，再加穿入小徑，左繞右灣，也花上了十來分鐘，才能重又走上大路，前面正是斐能路的那座橋。跨過這橋，又是狄思威路；再走幾步，即吳淞路的北頭。但這一就擱，要叫守一再去追尋那個「失踪」主角，怕是困難而又困難了。



# 交通消息

## 中國中央兩航空公司復航

中國中央兩航空公司，前因屢屢失事後奉命停航，迄已月餘，茲已於三月十七日起復航，想今後爲春季天氣晴朗，當非冬令雨季之飛行困難而易失事矣。至於票價，亦經交通部核准調整，茲將自上海至國內外各重要都市之客票價格及飛行日期分錄於后：

### 普通客機票價

| | |
|---|---|
| 北平 | 七七〇、〇〇〇元 |
| 天津 | 七一〇、〇〇〇元 |
| 青島 | 四二〇、〇〇〇元 |
| 重慶 | 八〇〇、〇〇〇元 |
| 昆明 | 一、一二〇、〇〇〇元 |
| 廣州 | 七一〇、〇〇〇元 |
| 濟南 | 五八〇、〇〇〇元 |
| 西安 | 七〇〇、〇〇〇元 |
| 蘭州 | 九五〇、〇〇〇元 |
| 南京 | 九〇、〇〇〇元 |
| 哈密 | 一、四四〇、〇〇〇元 |
| 漢口 | 四二〇、〇〇〇元 |
| 桂林 | 六五〇、〇〇〇元 |
| 福州 | 三二〇、〇〇〇元 |
| 汕頭 | 五三〇、〇〇〇元 |
| 鄭州 | 四二〇、〇〇〇元 |
| 太原 | 一、一〇〇、〇〇〇元 |
| 香港 | 七七〇、〇〇〇元 |
| 廈門 | 四三〇、〇〇〇元 |
| 台北 | 三六〇、〇〇〇元 |

### DC—4型飛機

| | |
|---|---|
| 北平 | 九二〇、〇〇〇元 |
| 馬尼剌 | 二、七〇〇、〇〇〇元 |
| 加爾各答 | 三、六〇〇、〇〇〇元 |
| 香港 | 九二〇、〇〇〇元 |

### 航行班次（中國）

| | |
|---|---|
| 滬京漢渝 | 星期一至五 |
| 渝漢京滬 | 星期二至六 |
| 滬京青津平 | 星期二 六 |
| 平津青京滬 | 星期一 四 |
| 滬京徐青津平 | 星期四 |
| 平津青徐京滬 | 星期五 |
| 滬福（州）廈廣（州）港 | 星期一 五 |
| 港廣廈福滬 | 星期二 五 |
| 滬京漢廣港 | 星期日漢口住夜 星期一續飛 |
| 港廣桂漢京滬 | 星期二漢口住夜 星期三續飛 |
| 滬京西（安）蘭 | 星期四（隔週） |
| 蘭西京滬 | 星期六（隔週） |
| 滬台（北）滬 | 星期四 六 |
| 渝桂廣港 | 星期四 六 |
| 港廣桂渝 | 星期三日 |
| 渝西平 | 星期四 |
| 平西渝 | 星期五 |
| 渝漢平 | 星期二 |
| 平漢渝 | 星期三 |
| 渝昆渝 | 星期一 六 |
| 渝成（都）渝 | 星期一 六 |
| 平太平 | 星期三 日 |
| 平歸平 | 星期三 日 |
| 港廣海廣港 | 星期二 六 |
| 蘭肅哈 | 星期四（隔週） |
| 哈肅哈 | 星期五 |

（上述各線均係普通型飛機）

| | |
|---|---|
| 加昆港 | 星期四 |
| 港昆加 | 星期六 |
| 港滬平 | 星期一 三 五 |
| 平滬港 | 星期二 四 六 |

## 中法通航

自中法雙方簽訂航空協定後，法國航空公司曾兩度派機試航，自巴黎至上海間全程所有各站設備，亦經全部就緒，法國方面，並於上海設立辦事處，茲據該公司宣稱：即將正式通航，每月當有班機二次，全程四日可達，並規定自上海起票價如下：

| | |
|---|---|
| 西貢 | 二、二七〇、〇〇〇元 |
| 加爾各答 | 三、六八〇、〇〇〇元 |
| 加拉齊 | 五、〇七〇、〇〇〇元 |
| 開羅 | 七、一〇〇、〇〇〇元 |
| 突尼斯 | 八、〇一八、〇〇〇元 |
| 馬賽 | 八、二五〇、〇〇〇元 |
| 巴黎 | 八、五〇〇、〇〇〇元 |

## 中英通航

中英航空協定原則上雙方已同意，此間英國海外航空公司駐滬辦事處負責人稱，中英通航，目前已無問題，惟技術上，至少須一個月之準備，預計上海至倫敦間之通航，早至四月底，遲至五月初，票價約一百九十磅左右，航程由滬出發，經香港，曼谷，仰光，加爾各答，喀拉剌，巴林島，巴士拉，開羅，奧古斯大，馬賽，而抵倫敦，需時二日半云。

## 津浦路增加「和平」號對號車

津浦鐵路浦兗段管理處爲便利旅客起見自三月廿一日起增開浦蚌間「和平」號特別快車一次，與「勝利」，「建國」兩次徐浦特快車同樣辦理對號入座，至該路其他各車行車時刻於同日起略有變更，茲將「和平」號客票價目抄列於后：

| 浦口至 | 頭等 | 貳等 | 三等 |
|---|---|---|---|
| 滁縣 | 九、〇〇〇元 | 五、〇〇〇元 | 二、五〇〇元 |
| 明光 | 一五、〇〇〇元 | 八、〇〇〇元 | 四、〇〇〇元 |
| 臨淮關 | 一九、〇〇〇元 | 一〇、〇〇〇元 | 五、〇〇〇元 |
| 蚌埠 | 二一、〇〇〇元 | 一一、〇〇〇元 | 五、五〇〇元 |

# 京滬路時刻表

## 上海北站至南京

| 站名 ＼ 車次 | 54 滬京四等客車 | 52 滬京三等客車 | 4 凱旋號頭二等特別快車 | 76 滬錫二三等區間車 | 6 滬京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 8 滬京頭二等特別快車 | 78 滬錫二三等特快區間車 | 2 金陵號頭二等杭京直達特快 | 74 滬常二三等區間車 | 58 滬京四等混合車 | 80 滬錫二三等區間車 | 10 滬京頭二三等夜特快車 | 12 滬京頭二等夜特快車（臥） | 16 滬京頭二三等夜特快車 | 72 太湖號遊覽車 | 82 太湖號遊覽車 | 84 太湖號遊覽車 |
|---|---|---|---|---|---|---|---|---|---|---|---|---|---|---|---|---|---|
| 上北開 | 1.10 | 5.10 | 7.00 | 7.30 | 9.00 | 11.00 | 12.15 | 13.30 | 15.10 | 17.30 | 18.35 | 21.50 | 23.00 | 23.20 | 17.15 | 6.40 | 20.30 |
| 蘇州到 | 3.26 | 8.22 | 8.41 | 9.42 | 10.57 | 12.57 | 14.29 | 15.17 | 18.01 | 20.37 | 21.38 | 0.20 | 1.06 | 1.26 | 19.03 | 8.26 | 22.31 |
| 蘇州開 | 3.34 | 9.07 | 8.48 | 9.49 | 11.08 | 13.04 | 14.36 | 15.26 | 18.09 | 21.00 | 21.50 | 0.27 | 1.13 | 1.33 | 19.09 | 8.31 | 22.38 |
| 無錫到 | 4.45 | 10.23 | 9.36 | 10.50 | 11.57 | 13.5 | 15.25 | 16.14 | 19.23 | 22.23 | 22.55 | 1.22 | 2.08 | 2.26 | 20.00 | 9.25 | 23.30 |
| 無錫開 | 4.55 | 10.39 | 9.42 | | 12.06 | 14.02 | | 16.23 | 19.30 | 22.33 | | 1.29 | 2.15 | 2.35 | | | |
| 常州到 | 6.03 | 11.50 | 10.31 | | 12.59 | 15.01 | | 17.09 | 20.45 | 23.50 | | 2.27 | 3.13 | 3.33 | 本次車星期日停駛 | 本次車每星期日開駛 | 本次車每星期日開駛 |
| 常州開 | 6.18 | 12.11 | 10.40 | | 13.08 | 15.15 | | 17.19 | | 0.18 | | 2.37 | 3.25 | 3.45 | | | |
| 丹陽到 | 7.36 | 13.29 | 11.38 | | 14.00 | 16.13 | | | | 1.46 | | 3.56 | 4.29 | 4.49 | | | |
| 丹陽開 | 7.46 | 14.20 | 11.41 | | 14.03 | 16.17 | | | | 2.0 | | 4.00 | 4.33 | 4.53 | | | |
| 鎮江到 | 8.47 | 15.11 | 12.18 | | 14.40 | 17.01 | | 18.46 | | 3.06 | | 4.46 | 5.18 | 5.36 | | | |
| 鎮江開 | 9.27 | 15.24 | 12.25 | | 14.45 | 17.17 | | 18.53 | | 3.16 | | 4.55 | 5.27 | 5.47 | | | |
| 南京到 | 11.40 | 17.45 | 13.55 | | 16.10 | 18.50 | | 20.20 | | 5.40 | | 6.30 | 7.15 | 7.35 | | | |

## 南京至上海北站

| 站名 ＼ 車次 | 75 錫滬二三等區間車 | 73 常滬二三等區間車 | 51 京滬三等客車 | 1 錢塘號頭二等京杭直達特快 | 5 京滬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 77 錫滬二三等特快區間車 | 15 京滬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 7 京滬頭二等特別快車 | 79 錫滬二三等區間車 | 53 京滬四等客車 | 3 凱旋號頭二等特別快車 | 57 京滬四等混合車 | 9 京滬頭二三等夜特快車 | 11 京滬頭二等夜特快車（臥） | 71 太湖號遊覽車 | 81 太湖號遊覽車 | 83 太湖號遊覽車 |
|---|---|---|---|---|---|---|---|---|---|---|---|---|---|---|---|---|---|
| 南京開 | | | 5.0 | 8.00 | 9.00 | | 10.05 | 11.00 | | 14.15 | 15.45 | 16.30 | 22.00 | 23.00 | 本次車星期日停駛 | 本次車每星期六開駛 | 本次車每星期日開駛 |
| 鎮江到 | | | 7.14 | 9.24 | 10.21 | | 11.59 | 12.59 | | 16.26 | 17.15 | 19.33 | 23.56 | 1.00 | | | |
| 鎮江開 | | | 7.29 | 9.32 | 10.28 | | 12.07 | 13.07 | | 16.40 | 17.23 | 19.48 | 0.09 | 1.07 | | | |
| 丹陽到 | | | 8.20 | | 11.05 | | 12.55 | 13.55 | | 17.38 | 18.03 | 20.50 | 1.02 | 2.0 | | | |
| 丹陽開 | | | 8.27 | | 11.09 | | 13.05 | 14.05 | | 17.43 | 18.12 | 20.58 | 1.07 | 2.03 | | | |
| 常州到 | | 6.10 | 9.47 | 11.06 | 12.09 | | 14.08 | 15.08 | | 19.33 | 19.06 | 22.18 | 2.24 | 3.20 | | | |
| 常州開 | | | 9.58 | 11.17 | 12.22 | | 14.20 | 15.20 | | 19.47 | 19.16 | 22.38 | 2.35 | 3.30 | | | |
| 無錫到 | 6.00 | 7.18 | 11.13 | 12.04 | 13.18 | 14.10 | 15.21 | 16.21 | 17.05 | 20.57 | 20.03 | 23.52 | 3.33 | 4.19 | 10.15 | 20.55 | 15.40 |
| 無錫開 | | 7.24 | 11.19 | 12.11 | 13.24 | | 15.27 | 16.27 | | 21.07 | 20.10 | 0.17 | 3.39 | 4.26 | | | |
| 蘇州到 | 7.05 | 8.34 | 12.34 | 12.59 | 14.19 | 15.09 | 16.21 | 17.21 | 18.05 | 22.19 | 20.58 | 1.53 | 4.3 | 5.19 | 11.06 | 21.46 | 16.40 |
| 蘇州開 | 7.15 | 8.43 | 12.42 | 13.06 | 14.33 | 15.19 | 16.29 | 17.29 | 18.12 | 22.29 | 21.06 | 2.06 | 4.39 | 5.39 | 11.12 | 21.52 | 16.46 |
| 上北到 | 10.25 | 12.00 | 16.55 | 14.45 | 16.25 | 17.10 | 18.35 | 19.35 | 20.20 | 0.55 | 22.45 | 4.50 | 6.35 | 8.00 | 13.05 | 23.55 | 18.30 |

# 滬杭路時刻表

## 上海北站至杭州

| 站名 ＼ 車次 | 23 滬杭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 21 西湖號遊覽車 | 61 滬杭二三四等客車 | 67 滬杭四等混合車 | 25 滬杭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 1 錢塘號頭二等聯運特快車 | 41 滬杭二三等客車 | 27 滬杭頭二三等夜特快車 |
|---|---|---|---|---|---|---|---|---|
| 上北開 | 6.45 | 8.00 | 8.15 | | 11.30 | 16.00 | 16.15 | 22.45 |
| 松江到 | 7.49 | | 9.46 | 10.29 | 12.38 | 17.03 | 17.46 | 23.50 |
| 松江開 | 7.54 | | 9.56 | 10.40 | 12.43 | 17.08 | 17.51 | 23.55 |
| 嘉興到 | 9.02 | 10.02 | 11.40 | 12.50 | 13.50 | 18.16 | 19.23 | 1.06 |
| 嘉興開 | 9.16 | 10.08 | 11.50 | 13.15 | 13.58 | 18.26 | 19.33 | 1.16 |
| 長安到 | 10.31 | | 13.18 | 15.56 | 15.04 | 19.32 | 21.01 | 2.20 |
| 長安開 | 10.36 | | 13.26 | 16.10 | 15.11 | 19.37 | 21.06 | 2.25 |
| 杭州到 | 11.30 | 11.55 | 14.45 | 18.10 | 16.20 | 20.30 | 22.70 | 3.25 |

## 杭州至上海北站

| 站名 ＼ 車次 | 92 杭滬頭二三等特快車 | 42 杭滬二三等客車 | 2 金陵號頭二等聯運特快車 | 68 杭滬四等混合車 | 26 杭滬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 22 西湖號遊覽車 | 62 杭滬二三四等客車 | 94 杭滬頭二三等特快車 |
|---|---|---|---|---|---|---|---|---|
| 杭州開 | 4.25 | 6.10 | 8.00 | 8.30 | 14.00 | 16.00 | 16.25 | 18.25 |
| 長安到 | 5.17 | 7.22 | 8.54 | 10.27 | 15.02 | | 17.37 | 19.27 |
| 長安開 | 5.21 | 7.27 | 8.58 | 10.40 | 15.06 | | 17.42 | 19.34 |
| 嘉興到 | 6.26 | 8.55 | 10.04 | 12.45 | 16.11 | 17.47 | 19.12 | 20.50 |
| 嘉興開 | 6.35 | 9.04 | 10.13 | 13.10 | 16.20 | 17.54 | 19.25 | 21.00 |
| 松江到 | 7.47 | 10.38 | 11.21 | 15.22 | 17.39 | | 20.54 | 22.12 |
| 松江開 | 7.51 | 10.44 | 11.26 | 15.29 | 17.48 | | 21.00 | 22.17 |
| 上北到 | 9.15 | 12.15 | 12.35 | | 18.55 | 20.05 | 22.30 | 23.30 |